

中國古代音樂

文獻集成

第二輯

主編：王耀華 方寶川
本輯執行主編：鄭俊暉

8



蘇子知
和

PDG

中國古代音樂文獻集成

第二輯



主編：王耀華 方寶川
本輯執行主編：鄭俊暉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八冊目錄

樂書（陳陽撰，清刻本） 卷八十四至卷一百二十六

.....

樂書卷第八十四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謨

孝經訓義

三才

紀孝行

廣要道

三才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
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
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

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先王因人性而制禮緣人情而作樂禮雖出於人性而天地之序實在焉樂雖本於人情而天地之和實在焉蓋孝之爲道其運無乎不在仰而視之在乎上天之經是也俯而視之在乎下地之義是也中而視之存乎人民之行是也則天之明以順天下之性因地之利以順天下之情以性化性天下無異性以情化情天下無殊情然則先王之爲禮樂豈拂人性逆

人情而爲之哉是故以之成教天下之教不肅而自成以之治政天下之政不嚴而自治此孔子言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所以先之以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也今夫禮樂之於天下猶陰之於陽也陰陽之氣贊天地以成歲功禮樂之教同民心以成治道然民之爲道非徒無常產也亦無常心焉苟制之以刑政則民乖離而無恥苟導之以禮樂則民和睦而不悖故導之以禮非特使之知昏定晨省而已必使之交相親而爲睦矣導之以樂非特使之知下氣柔聲而已必使之去乖陵而爲和矣記曰禮至則無怨樂至

則不爭揖遜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由此觀之先王導民以禮樂其效必至於揖遜而天下治豈特其民和睦而已哉孔子言孝之教可以化民必止於是者爲民而言故也蓋和則有異而無乖猶五味之和也睦則有親而無疎猶九族之睦也一人和睦一家化之一家和睦一國化之一國和睦天下化之所導者寡所化者眾然則禮樂之於化民豈曰末之云乎然禮樂之道廣而充之於內則藏而爲愛敬記曰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同愛者也發而揮之於外則形而爲好惡故記曰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

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是以孔子之論禮樂必始之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遜而民不爭所以明禮樂之本也終之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所以明禮樂之用也無本不立無用不行有本有用舉而措之天下之民民孰有不具瞻者哉故記曰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豈非導之以禮樂民具爾瞻之謂乎

紀孝行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
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蓋仁爲事
親之實禮樂爲事親之文然則孝子之事親也居則
致其敬所以爲禮養則致其樂所以爲樂敬其父則
子說敬其兄則弟說所敬者寡而說者衆以禮事親
之效也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
父子者定以樂事親之效也古之孝子事親以禮樂
如此固豈不仁者能之乎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

而不仁如樂何然言致其敬則敬孝也則知致其樂者愛孝而已故不敬其親而敬他人非所以爲禮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非所以爲樂也由是觀之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其本實在於孝而已矣

廣要道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孝悌者人子之高行也禮樂者君子之深教也以人子之高行寓君子之深教其所因者本而已矣因親

以教愛而民莫不親愛因嚴以教敬而民莫不禮順
言禮順則親愛者樂也言親愛則禮順者敬也書曰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記曰立愛
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古者教民
之道未嘗不始於愛敬而成於禮樂故孔子言教民
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繼之以移風易
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今夫百里不同
之風其氣有剛柔千里不同之俗其習有厚薄樂之
善民心感人深則至剛之風可移而爲柔至薄之俗
可易而爲厚移風而使之化易俗而使之變非樂而

何樂記曰樂行而倫清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豈非樂之效邪夫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所謂安上者舍禮何以哉禮之所興民之所治禮之所廢民之所亂所謂治民者舍禮何以哉記曰君位危則法無常法無常則禮無列又曰禮者下以治人之情終之以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豈非禮之效也然則詩止於移風俗樂則移風易俗何也蓋詩仁言也樂仁聲也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也深故其異如此然風可得而移俗可得而易人之風俗也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天之風俗也別而言之上欲其安民欲其治

通而論之民雖在所治亦未嘗不在所安也故曲禮
言毋不敬而其效至於安民論語言修己以敬而其
效至於安百姓

樂書卷八十四終

樂書卷第八十五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謨

論語訓義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
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故揚雄曰周之禮樂庶事
之備也天下無道禮樂自諸侯出故韓宣子曰周之
禮樂盡在魯矣周德下衰禮廢樂壞太師摯適齊亞
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

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故諸侯僭天子者有之大夫僭諸侯者有之陪臣僭大夫者有之及其甚也陪臣不僭大夫而僭天子季氏之八佾三家之雍徹陪臣之僭天子者也其爲不仁不智也甚矣蓋舞所以行八風節八音八音克諧而樂成焉故舞必以八人爲佾自天子達於士降殺以兩士二之大夫四之諸侯六之惟天子得以備數而用八焉八佾凡六十四人矣季氏陪臣也不舞二佾而舞八佾是僭用天子之數也三家不御琴瑟而歌雍徹是僭用天子之名也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禮樂所謹

者名數而已文王世子曰大樂正學舞干戚授數傳
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亦不可以假於人古之人
謹名數如此而陪臣之微且僭竊而用之則禮樂所
存無幾矣八佾季氏所獨故特言季氏雍徹三家所
同故言三家歌貴聲於上故於雍徹言堂與歌者在
上同意舞動容於下故於八佾言庭與公庭萬舞同
故禮曰歌者象德在堂上舞者象功在堂下君子上
德而下功於義或然周官樂師凡國之小事帥學士
而歌徹小師下管擊應鼓徹歌內宗及以樂徹則佐
傳豆籩外宗以樂徹則眡豆籩膳夫以樂徹于造則

天子歌徹不過乎雍非諸侯之振羽也雍歌於禘又用於徹與鹿鳴燕羣臣又用於鄉飲酒同義杜預謂凡天子諸侯大夫士之舞一列遞減二人至士四人而止非先王樂舞之意也傳曰天子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也其言天子八佾則是言諸侯四佾則非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五常以仁爲首六藝以禮樂爲先仁者禮樂之質禮樂者仁之文周官掌禮樂以春官明禮樂以仁而立也孟子言禮樂後於事親之實明禮樂以仁爲質也

仲尼燕居言序其禮樂繼之以君子知仁者近取諸人以明禮樂之本於仁也檀弓言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繼之以狐死正丘首者遠取諸物以明禮樂之本於仁也然則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哉此季氏僭用八佾之樂旅祭之禮孔子謂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其不仁可知通而言之禮樂同出於仁別而言之則仁近於樂義近於禮矣與孔子言孝悌仁之本孟子以仁之實爲孝義之實爲悌同意蓋仁義人之道也禮樂德之則也孟子論仁義多合而言之至孔子必離而言之雖稱立人之道亦曰仁與義而已

孔子論禮樂多合而言之至孟子必離而言之雖稱事親從兄之實亦曰禮以節文之樂以樂之而已聖人之言非苟異也各有所當云爾老氏槌提仁義絕滅禮樂而莊周和之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而且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豈老莊與孔孟異意哉蓋孔孟顯道德以爲仁義發性情以爲禮樂所以經世老莊則反之以復本而已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義審節而不

和不成理和而不發不成樂仁義禮樂無非德也關
雎美后妃之德亦宜不出於此蓋后妃之於賢才求
之未得則思以致其哀求之既得則悅以致其樂友
之以琴瑟樂之以鐘鼓樂之非不至也然且不淫焉
求之以寤寐思之以反側哀之非不至也然且不傷
焉樂者樂也不淫色禮也哀者仁也不傷善義也樂
而節之以禮仁而成之以義后妃之德也衛之夫人
無德靜女之詩以城隅之禮彤管之樂刺之則仁義
可知豈不爲后妃罪人乎此與詩序先樂後哀者后
妃之心詩先哀後樂者事辭之序說詩者逆其心作

詩者序其事故也關雎樂而不淫幽則勤而不怨吳
季札以二南爲勤而不怨幽爲樂而不淫何也蓋關
雎樂而不淫后妃之德而已勤而不怨則二南之事
也幽勤而不怨則幽民之事而已樂而不淫則幽國
之風也

樂書卷八十五終

樂書卷第八十六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謨

論語訓義

八佾

述而

泰伯

八佾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周哀樂壞工師之徒或去而不存於朝或存而不知乎樂大師摯適齊少師陽入於海去而不存於朝者也孔子之所語者存而不知乎樂者也蓋羽之爲物

翕則合而歛張則散而縱樂亦如之始作翕如也則合之以柷非能成之也先之而已縱之純如也則五聲單出而不雜非迭相陵也各歸其分而已皦如也則清明象天而不可掩繹如也則終始象四時而不可窮樂之一成其可知者不過此爾然猶語其粗者而已若夫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始奏之以人微之以天其卒無尾其始無首則始作翕如不足道也次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揮綽其名高明則縱之純如皦如不足道也卒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林樂而無形幽昏而無

聲道可載而與之俱則繹如以成不足道也孔子不語周之太師而語魯者以周之禮樂盡在魯故也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天下無異道有異時聖人無異心有異迹故記以堯授舜武王伐紂爲禮之適乎時春秋以出則征誅入則揖遜爲義之合乎一然則韶武盡充實之美而武獨未盡可欲之善者豈非盡美在心與道未盡善在時與迹歟蓋美者善之至而於者歎美之辭簫韶九成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韶之所以盡美也武奏大武而詩曰於皇武王武之所以盡美也王

通曰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韶之所以盡善也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武之所以未盡善也觀樂記論武王之樂曰備舉其道不私其欲又曰聲淫及商非武音則武王之武非不在所可欲也其所以未盡善者以其對韶言之則韶又善於武矣

述而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老子道德經之卒章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是美善天下之至德也故季札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是知堯之大章美善之著者也舜

繼堯之美善而播之於韶非特美而已至於盡美非特善而已至於盡善雖甚盛德蔑以加於此矣豈非書所謂重華協于帝歟今夫諸侯失樂則大夫用之于家天子失樂則諸侯用之於國故周衰之末韶樂不在周而在齊孔子聞之至於三月不知肉味非嗜其聲音者也樂其難窮之義而已故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非窮神知化孰與此哉司馬遷謂聞韶三月學之是不知孔子爲樂之意也夫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則三月者天時之小變也顏淵三月不違仁卒至於忘禮樂則孔子聞韶至於三月不知

肉味豈足怪哉孔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樂之至也
樂正子春傷足數月不下堂憂之至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樂道而
已是以孔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木於宋窮於商
周阨於陳蔡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况與人歌而善乎
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其樂道之心終無
已也昔孔子遭阨於匡謂子路曰汝歌子和子路彈
劍孔子和之曲終而匡人解甲豈非子與人歌而善
而後和之之意歟曾子之歌商頌曾點之詠舞雩原

憲之弦蓬戶與孔子之歌固雖有間方之原壤登木而歌則又裕矣

泰伯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學道之序始於言故興於詩中於行故立於禮終於德故成於樂詩者養蒙之具禮者樂者成人之事孔子之於小子則曰何莫學夫詩於成人則曰文之以禮樂此禮所謂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者也然興於詩非不學禮也特不可謂之立立於禮非不知樂也特不可謂之

成內則言外傳之教先之以學樂學記言大學之教
先之以安弦以至夔之教胄子文王之教世子大司
樂之教國子弟亦先之以樂則樂者教之終始也仲
尼燕居曰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則禮者又
詩樂節文也荀卿曰學始乎誦詩終乎讀禮是可與
立而已以爲學止乎此則未也

樂書卷八十六終

樂書卷第八十七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謨

論語訓義

泰伯

先進

泰伯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關雎后妃之德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其王化之本歟周康之詩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亦可謂至治矣逮德下衰關雎嘗亂矣師摯治而正之而弦誦之聲蓋洋洋乎盈耳矣彼其所治豈特弦誦之聲

哉必也論其義正其本使後世聞之者聽之於耳得之於心而已師摯之於周始乎治正關雎之亂而卒至於適齊者豈得已哉世亂而樂淫雖有志於治正亦無補於時也孰若去周適齊以全吾去就之義爲哉由是觀之太師摯非苟知樂也亦善於知時矣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聲之盛美也萬舞洋洋容之盛美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

流其文足論而不息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
人之善心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
也故樂一不正雅頌惡能不亂而失其所哉哀公十
一年孔子在衛魯人召之而反然後樂始得其正全
其先王所謂立樂之方也樂既正則雅也頌也斯各
得其所而區別之矣觀雅之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
丘由儀皆有其義而亡其辭至孔子序之於六月則
列而次之正考甫得商頌於周之太師者十二篇至
孔子列於周魯頌之後者六篇而已豈非樂正而雅
頌始各得其所邪王通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亦可

樂書卷之十七
謂有志於學孔子矣然季札觀樂於周豳不居末而次齊秦不次唐而次豳魏不次齊而次秦是國風亦不得其所矣此特以雅頌爲言者樂之所以正者本雅頌之音而已傳不云乎雅頌之音理而民正

先進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時有先後禮樂有文質先進於禮樂旣其實而文不足故曰野人後進於禮樂旣其文而已故曰君子旣其文則非躬行者也故欲從先進以救之以其矯正

以曲然後直救時以偏然後正也莊周曰擢亂六律
鑠絕竽瑟而天下人始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而
天下人始含其明矣與先進之野人同意以禮爲行
以樂爲和謂之君子與後進之君子同意孔子筮卦
得賁其色愀然與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同意論語之
言文質有曰從周有曰從先進有曰彬彬者彬彬者
道之中從周從先進者時之中子思所謂君子而時
中者此也洪範三德其施於燮彊乎亦若是已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傳曰子路鼓瑟有北鄙之音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

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秋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夫然者乃亂世之風也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後果不得其死焉由是觀之仲由鼓瑟於孔子之門有志於勝人無志於進道故孔子曰由是瑟奚爲於丘之門所以抑之也曾點之於孔子捨瑟而對異乎三子者之撰是有志於樂道無志於從仕故孔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所以與之也抑由義也與點仁也然則由之鼓瑟孔子抑之及執干而舞則不抑

之者以其因孔子之言悟窮亦樂通亦樂之意也

子曰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君子也者其有德之士歟文之以禮樂而不爲素禮樂明備而不爲偏仲尼燕居曰君子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孔子閒居曰愷悌君子必達於禮樂之原是禮樂由君子出而冉求之藝能足民而已非全乎君國子民之道也故孔子問其志則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

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彼其自知名自信篤終此而已孔子之於門弟子所與言禮樂者不過顏淵之問爲邦是爲邦之道無先於禮樂而求也爲之可使足民而已此孔子所以不以語回者告求歟莊周亦曰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謂之君子孰謂莊周蔽於天而不知人邪王通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貴乎是又指在上制作者言之與其所謂以俟君子者異矣

樂書卷八十七終

樂書卷第八十八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謨

論語訓義

先進

子路

憲問

先進

子曰點爾何如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
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
點也

周官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旱暵則舞

雩凡邦之大哉歌哭而請爾雅曰舞號雩也由是推之舞雩之祭非旱暵若國大旱則不必爲之非有常時也記曰雩禋祭水旱也黨正春秋祭禋是雩祭或春或秋皆遇旱而爲之不必龍見之時也此言舞雩於春服旣成之時非黨正秋祭之時也春秋書大旱二書大雩二十多譏非大旱爲之却又著僭用天子之禮而已左氏皆謂龍見而雩過則書之月令以大雩帝用盛樂在仲夏之月是不知周之仲夏龍見之時非常旱之月也會點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則其所以舞詠而歸者在道而不在雩故孔子與之樊

遲從遊于舞雩之下而以崇德辯惑爲問雖未能無
惑而一志於樂道亦孔子之所善也然擬之子路冉
有公西華有志於仕無志於學則有間矣魯之舞雩
孔子與其徒必預之者豈非憂民之心君子所以與
人同故邪

子路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
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
樂禮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孔子

爲政於衛必以正名爲先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非所以爲政也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非所以爲禮樂也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非所以爲刑也記曰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然則衛君待孔子爲政孔子以王道爲先務捨禮樂刑政何以哉在易豫之彖曰聖人以順動刑罰清而民服象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作以崇德者樂也薦上帝配祖考者禮也是刑罰清本於禮樂興禮樂興本於豫順以動其言亦

相爲表裏而已明堂位言周公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繼之以服大刑而天下大服與此同意孔子待衛君不以霸道而以王道亦周公之用心也子路疑之以爲迂豈不野哉

憲問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天與之性君子得之以爲德性與之才君子達之以爲藝言冉求之藝則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無非天下之達德也據於德以爲本游於藝

以爲末則其質具矣苟言而履之以爲禮行而樂之以爲樂則文質彬彬然後可以爲成人之君子矣孔子謂顏淵曰既能成人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充四子之實進而至於顏回然後可以語成人之行故其問爲邦告之以三王之禮二帝之樂至於冉求則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則亦可以爲成人者惟顏子可以當之莊周謂回忘禮樂則又進於此豈特可以而已哉易曰易簡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則成位於天地之中者賢人之能事成人之至也亦豈不本於禮樂之簡易乎王通曰姚義之辯李靖之智

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文加之以
篤固申之以禮樂可以爲成人矣揚雄曰若張子房
之智陳平之無誤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
禮樂可謂社稷之臣矣由是觀之王通之論成人未
爲無失揚雄論社稷之臣亦未爲俱得也孔子以成
人之道在禮樂如此莊周反謂禮樂徧行則天下亂
蓋有爲而言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
乎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
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帝之乘時以出入其致用在八卦其成功在萬物八音出於八卦則八音萬物之聲也磬出於八音之石而於卦主乾則磬者乾之音也聖人之於天下未嘗有心亦未嘗無心荷蕢聞孔子擊磬於衛徒知其有心而不知其無心其所知亦淺矣季咸之於列子知其氣機而不知其未始出吾宗亦何異此荷蕢之譏孔子猶釣者之譏住通也蓋播鼗武入于漢擊磬襄入於海固有之矣

樂書卷八十八終

樂書卷第八十九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謨

論語訓義

衛靈公

季氏

陽貨

衛靈公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正有三而行夏之時人正也輅有五而乘殷之輅木輅也冕有六而服周之冕純冕也樂有文武而樂則

韶舞文舞也蓋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是夏殷周盡人道而王非無樂也而禮莫盛焉堯舜同天道而帝非無禮也而樂莫盛焉然三王之禮孔子之所憲章二帝之樂孔子之所祖述顏淵問爲邦必首以是告之者以治道非禮樂不成故也然禮寓於時而有度數寓於器而有文爲樂之所法者韶舞而已以樂之美善必待久而後成也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然則不言韶舞豈足謂之樂乎鄭聲似雅而非雅不放之則志易以淫佞人似忠而非忠不遠之則行易以殄舜之命官始於伯

夷典禮中於夔之典樂終於龍之納言則鄭聲淫佞人殆堯舜其猶病諸况顏淵乎顏淵雖樂二帝三王之道而有王佐之才苟不知戒此如爲邦何哉告之夏時殷輅周冕韶舞所以教之也告之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所以戒之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老者在所養喪者在所恤貴在所敬古人之於瞽者待之如老者喪者所以盡仁待之如貴者所以盡禮

記曰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又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是待瞽者如老者也語曰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曰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是待瞽者如喪者貴者也然則與其所不知者其可以不告乎故及階則曰階及席則曰席皆坐則曰某在斯某在斯禮曰未有燭而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故曰樂有相步溫之至也若夫周官以眡瞭相瞽矇語之盡相師之道如孔子則間矣

季氏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禮樂道也先王以之柔中國征伐法也先王以之威四夷天下有道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賜祝嘏然後爲樂此禮樂所以自天子出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此征伐所以自天子出也天下無道則上有道揆下無法守故魯侯國也天下資禮樂焉此禮樂所以自諸侯出也威

文霸國也天下資征伐焉此征伐所以自諸侯出也
自諸侯出其失不過十世自大夫出其失不過五世
陪臣則三世而已豈非逆理彌甚則其勢彌甚邪揚
雄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齊晉實于不繆
者卓矣不稽孔子褒貶之意故也

陽貨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
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
之耳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樂所以
同民心出治道雖一邑之小一國之大天下之廣安
爲之也捨禮樂何以哉子游爲武城宰而弦歌之聲
洋洋乎盈耳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
易使者禮樂不可廢於一邑也顏淵問爲邦孔子告
之三王之禮二帝之樂者禮樂不可廢於一國也孔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者禮
樂不可廢於天下也冉求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如
治國何哉孔子門人學樂者多矣或授琴而歌或執
干而舞或詠而歸或坐而弦無非樂道以成已者也

子夏對魏文以德音之樂而曰修身及家平均天下
是子夏不特知樂道以成己又知推之爲天下國家
而已其賢於子貢問樂不亦遠乎

樂書卷八十九終

樂書卷第九十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謨

論語訓義

陽貨 微子

陽貨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禮出於天地之性而玉帛特禮之物而已樂出於天地之命而鐘鼓特樂之器而已物不徒設必有難知之義存焉器不徒制必有寓意之象存焉是禮雖不在玉帛然非玉帛無以致其義樂雖不在鐘鼓然非

鐘鼓無以明其象因物以致義得義而物可忘因器以明象而器可忘若是者非聖人其誰邪故聖人曰禮樂云揚雄曰玉帛不分鐘鼓不考吾無以見聖人矣

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中正則雅多哇則鄭禮樂廢而邪音起是鄭聲有時而亂雅也故聖人惡諸然則鄭聲之亂雅奈何亦曰黃鐘以本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傳曰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是衛聲之淫不如鄭聲亂雅之甚故舉是以見之荀卿曰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

其在序官也審誅賞禁淫聲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
太師之職也蓋聖人達而賞罰行而邪音亂雅固在
所誅聖人窮而褒貶作而鄭聲亂雅特在所惡而已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
之聞之

古人之論瑟謂君父有節臣子有義然後四時和萬
物生蓋君父有節臣子有義人之道也四時和萬物
生天之道也所學乎聖人者不過樂得天人之道而
已是瑟者樂道之器歌者樂道之聲孺悲子欲見孔
子非有樂道之心也孔子辭以疾取樂道之器示之

以樂道之聲其意雖教實以愧之也豈非孟子所謂不屑之教歟孔子辭孺悲託以疾猶孟子辭齊王以疾也辭孺悲子以疾而鼓瑟猶辭齊王以疾而出弔也蓋孔孟一道也苟盡師道無貴賤無尊卑吾所以待之一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況三年不爲禮樂乎今夫君子禮樂不可以斯須去身其所不爲者特親喪而已矣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必報之以三年之喪然後校於其心執親之喪雖三年不爲禮樂何遽至於崩壞乎記曰是月禫徙月樂聖之中制也昔人朝祥而暮歌孔子曰踰月則其善也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孔子曰加於人一等矣至於孔子旣祥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是君子之於禮樂固將終身焉其爲之也亦因人情爲之節文而已過之則爲獻子不及則爲魯人要之得聖人中制者惟孔子爲然宰我乃所願學則孔子也不圖爲樂於旣祥十日之後而欲爲之於纔三年之祥孔子得不誅之乎

微子

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考之天文翼星近太微主俳倡命之曰天倡則優倡之徒雖上應天文特優雜子女之新樂而已非先王之樂也昔夏桀大進倡優爲漫爛之戲齊侯盛陳優倡奏宮中之樂君子必欲加法而深誅之者爲其傷風害政莫茲爲甚故也是以秦穆遺戎而由余去齊人饋魯而孔子行豈非詩所謂庶姜孽孽庶士有暵之意哉魏文侯嘗悅於此子夏辭而闢之其所學固可知矣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
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周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而教六詩小
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則掌律同聲音以教六詩之類太師之職也掌六樂
聲音之節與其和以教弦歌之類少師之職也鼓人
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
則鼓方叔鼓人之職也瞽矇掌播鼗眠瞭掌凡樂事
擊頌磬笙磬則播鼗武瞽矇之職也擊磬襄眠瞭之
職也古者以樂侑食凡食三飯一侑大食三侑令奏

鐘鼓則凡飯異樂每樂異工故干則亞飯之工也缺則四飯之工也周衰之下禮樂出自諸侯而天子與諸侯夷當是時也先王之澤浹於人心者猶在不得其職則去非特賢且貴者知去就之義雖樂工之賤亦與知焉

樂書卷九十終

樂書卷第九十一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謨

孟子訓義

梁惠王上下

聲音不足聽於耳與

凡物動而有聲聲變而有音易曰天數五地數五則
五聲者天地之道也傳曰人者統八卦諧八音舞八
佾以終天地之功則八音者人之道也樂通倫理而
三才之道具矣然則發之聲音其有不足以形容之
乎蓋肥甘者食之美而悅於口輕煖者服之美而悅

於體采色者視之美而悅於目聲音者聽之美而悅於耳便嬖者使令之適而悅於意爲肥甘不足於口歟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調香以養其口爲輕煖不足於體歟必將疏房越席牀第几筵以養其體爲采色不足於目歟必將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以養其目爲聲音不足於耳歟必將鳴鼓鐘彈琴瑟以養其耳爲便嬖不足使令於前歟必將眾侍妾盛官徒以適其意凡此王之諸臣皆足供之固知王之不爲是也其所大欲特在辟土地以廣之朝秦楚以臣之莅中國以君之撫四夷以服之而已豈難知哉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先王之樂其本存於欣喜歡愛之情其末見於聲音節奏之文採本知末者知其情而能作卽末窮本者識其文而能述周衰樂壞天下識情文者蓋鮮矣故

知聲而不知音者有之知音而不知樂者有之亦孰知夫樂與音相近而不同邪蓋齊王所問者樂所知者音不悅先王之樂以樂民直悅世俗之樂以樂身而已尙何異魏文倦於聽古樂晉平樂於聽新聲哉此孟子所以有今樂猶古樂之說庶乎王知反本也今夫鄭之好濫宋之燕女衛之促數齊之敖辟慢易以失節流湏以忘本此新樂之發世俗之樂也黃帝之大咸堯之大章舜禹之韶夏商周之濩武其聲足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此古樂之發先王之樂也古今之樂以本同以末異徇末以忘本則古必異

今抑末以同本則今亦猶古古之所謂樂之本不可
與民同樂而已誠能因今樂與民同樂是亦古樂之
實也觀齊王悅南郭之吹竽廩食以數百人喜鄒忌
之鼓琴卒授之國政彼其好世俗之樂徇末忘本如
此又孰知與人與眾以反樂之本乎此韓子所以有
與眾之說晏子所以有獨樂之戒也孟子以齊王不
能同樂於民故語之以今樂猶古所以引而進之也
子夏以文侯好音而不知樂故對之以今樂異古所
以抑而攻之也

臣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

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
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
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

追同樂於外姑詒之以今樂辭古詞以民而觀之也
與眾之信晏子祖以首聞樂之無出孟子以齊王不
此又應賦與人與眾以引樂之本乎此韓子祖以首
之趙琴卒對之國如斯其後世之樂辭未改本賦
實出賸齊王列南齊之知平樂食以幾百人喜悅忘
與眾同樂而曰無謂國今樂與眾同樂豈亦古樂之
今時未以同本限今亦離古古之曲而樂之本不四

樂書卷之十一

樂書卷九十一終

樂書卷第九十二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謨

孟子訓義

梁惠王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齊宣王之於國外有遊畋之囿內有雪宮之樂遊畋

之囿則專利而已非與民同利也雪宮之樂則獨樂而已非與民同樂也故有爲人下者不得是樂而非其上則爲不知命爲人上者有是樂而弗與民同則爲不知義義命所在則是義命所去則非今王苟知獨樂爲非而憂樂與民同則在下者亦將以君事爲憂樂而不非其上矣以易求之比則樂民之樂而下至於順從師則憂民之憂而民至於從之是憂樂施報之效也故推樂民之樂而樂以天下推憂民之憂而憂以天下則天下雖廣風俗同而如一家中國雖大心德同而如一人萬邦孰不嚮之以爲方下民孰

不往之以爲王哉文王樂以天下而庶民子來宣王
憂以天下而百姓見憂如此而已周官膳夫掌王之
膳羞脩食及徹于造皆以樂特天地之裁荒札之變
邦之大故然後去樂焉古之王者無終食之間忘憂
樂於天下况欲王而與天下同憂樂邪始有憂樂以
民卒乎憂樂以天下與孔子所謂修己以安人繼之
修己以安百姓同意若夫不知務此而欲長處雪宮
之樂難矣哉梁王疑賢者不樂臺沼故曰賢者亦樂
此乎齊王疑賢者無雪宮之樂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

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
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
也

凡物圓則行方則止行則順止則逆方命則逆而不
行之謂也今夫遊豫有事補助有政先王之命也景
公逆先王之命而不行無補助之政以恤民有師行
糧食以虐民飲食無節至於若流流連荒亡至於無
度斯固不足爲諸侯之度適貽彼憂而已蓋順流而
下以忘反則其樂無所要宿故謂之流遡流而上以
忘反則其樂莫知紀極故謂之連此遊于佚者也從

獸無厭則其行妨而不治故謂之荒樂酒無厭則其
行喪而不存故謂之亡此淫于樂者也觀景公遊海
上踰時弗反則從流上下忘反可知其好弋有至誅
典禽之吏則從獸無厭可知其飲酒有至終夕之樂
則樂酒無厭可知然則欲觀轉附朝儻豈從禽之地
歟遵海而南放于瑯琊豈流連之地歟孔子有云景
公奢于臺榭淫於苑囿五音之樂不解喪亂蔑資曾
莫惠我師由是觀之晏子諄諄爲景公誦之者誠欲
憂樂與民同而已昔齊桓公將東遊問於管仲管仲
對曰先王之游春出省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

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
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
亡之行於身桓公卒再拜而命之以寶法亦晏子告
景公之意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有
一于此未或不亡孟子特以樂酒無厭言之者舉甚
者故也言興發補不足及助不給者以景公之行適
當省畊時故也

景公悅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
師曰爲我作君臣相悅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景公之於齊小有流連之樂大有荒亡之行一聞晏子之言卒知冥豫成而有渝不可以無咎故大戒於國不敢慢其事出舍於郊不敢寧其居始興委積發倉廩以補民之不足夫然孰謂不可比先王之觀邪景公三問政於師曠師曠對之必惠民而已景公於是發倉廩以賦眾貧散府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亦晏子所以畜君之意也然則晏子一言而利博如此則君臣相悅而志行矣此所以召太師作徵角招之樂也劉向樂書別錄有本招之名豈原諸此蓋徵爲事角爲民君臣相悅作樂以象成夫豈以

獨樂爲哉凡以行政事恤民窮而已則始興發者行政事也補不足者恤民窮也舜作歌以敕天命其要在康庶事制琴以歌南風其要在阜民財而樂以韶名之徵角謂之招豈倣此耶師曠爲晉平公奏清角清徵亦是意也晏子畜君能使之行政事恤民窮而如此非健且吳而何自迹觀之畜君固不能無尤自心觀之畜君者乃所以好之何尤之有此小畜之初所以言復自道何其咎也左丘明以鬻拳兵諫爲愛君失是矣然景公不知用勢晏子不知除患卒使田成得志於民雖區區導之以振窮恤孤亦奚補治亂

之數哉此子夏之所以深咎之也且晏子之功孟子所不爲今稱其言若是何邪晏子以其君顯其功雖不足爲而其言在所可取亦聖人所不棄也故周任之言孔子取之以告求陽貨之言孟子取之以對滕其可以人廢言乎莫非招也或作韶自播之八音言之或作磬自文之五聲言之言徵招角招則宮商羽之招可知矣特言徵角豈舉中見上下之意邪然齊有招樂非特陳公子完奔齊而魯太師摯亦適齊故也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

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禮者政之體制於治定之時樂者德之華作於功成
之後是治者政之所由成功者德之所由致昔之聖
人有能爲禮樂之道無欲爲禮樂之心故造事而達
者推至曠之情而有所作造事而窮者因至粗之文
而有所述孔子述而不作者也故於禮執之而已非
有所制也於樂正之而已非有所作也蓋禮自外成
孔子執之而正人以爲政樂由中出孔子正之而成
已以爲德以述考之孔子言而履之者皆禮而莫備
於鄉黨行而樂之者皆樂而莫顯於陳蔡以鄉黨之

禮施於有政以陳蔡之樂形容其德彼見見聞聞者
惡有不知之邪子貢之知孔子以此而已然孔子之
禮樂其理一成而不可易其情一盡而不可變故雖
歷百世更百王其能違而弗從乎蓋孔子聖之時道
之管也禮樂之統歸是矣百王之法一是矣前乎以
功業而作者不若孔子之至備雖堯舜猶可以賢之
況其下者乎後乎以禮樂而治者不若孔子之大成
雖百世之王莫之能違況求之未遠者乎竊稽子貢
之知孔子對太宰嚭之問則譬之泰山而不知所以
爲崇對趙簡子之問則譬之江河而不知所以爲量

或比宮牆之峻而不可入或並日月之明而不可毀
以言乎深足以配海以言乎高足以配天彼其知孔
子豈特禮樂哉然孟子語其所知止是者姑道可以
法後世者爾雖然見禮主於知政未始不知德揚雄
曰人而無禮焉以爲德是也聞樂主於知德未始不
知政樂記曰審樂以知政是也

樂書卷九十二終

樂書卷第九十三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誤

孟子訓義

離婁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
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
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
而過者未之有也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聖人明道之象以制器卽器之體以寓象非智至明不足以創之非工至巧不足以述之離婁之明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智之至明者也公輸子之巧能得意於運斤成風之妙工之至巧者也以至明之智創物而以至巧之工述之不能廢規矩而成方圓是規矩非出於方圓而方圓之所自出也述天地自然氣數而以聲通之謂之律聲之曲折而成方雜比而成文謂之音而聖人推日以配者而以情質因辰以配律而以和音非聽至聰不足以達之師曠之聰能合乎八風之調聽之至聰者

也以至聰之耳聽樂不能廢六律而正五音是六律
非生於五音而五音之所自生者也蓋方圓之所成
五音之所正必本於天性之聰明成於人爲之法度
然則堯舜雖有亶聰明作元后之道苟不資法度之
粗以爲仁政其能平治天下使之各當其分而不亂
哉傳曰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聖人
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亂亦是意也今夫治萬物者
道也非仁政不行繼道者仁政也非道不立堯舜不
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則所謂道者乃所以正之也
堯典所言皆道所以在天下舜典所言皆政所以治

之正之本也治之末也堯舜一道史之所言如此相
爲終始而已人君有仁聲仁聞猶離婁之有明公輸
子之有巧師曠之有聰也有仁政猶離婁公輸子之
以規矩師曠之以六律也根諸中有不忍之仁心形
諸外有足聽之仁聞固宜近有以澤天下遠有以法
後世然且不足致此者非他不行先王仁政之道云
爾有仁心仁聞而不遵先王之法謂之徒善有先王
之法而無仁心仁聞謂之徒法齊王恩足及禽獸而
功不加百姓其心非不善也而無益於政徒善不足
以爲政故也禹之法非亡而夏不世王其法非不美

也而無益於行徒法不能以自行故也苟主於中者有仁心仁聞之善而輔之以先王之法正於外者有先王之法而主之以仁心仁聞然猶其善不足以爲政其法不能以自行自古迨今未之聞也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師曠之聰聖人之法不可廢於天下如此莊周反謂膠難朱之目天下人始含其明櫪工倕之指天下人始有其巧塞瞽曠之耳天下人始含其聰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蓋非一曲之論將以復道之本故也

聖人旣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

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所謂規矩者正方圓之器也準繩者正平直之器也離婁之明止於目之所視而聖人竭目力焉則能內視無形而極乎離婁之所不能見師曠之聰止於耳之所能聽而聖人竭耳力焉則能反聽於無聲而極乎師曠之所不能聞明雖足以極離婁之所不能視非繼之以規矩準繩不足以正方圓平直之器聰雖足以極師曠之所不能聞非繼之以六律不足以正宮商角徵

羽之音昔舜欲作十二章之服以行典禮必命禹以明之察音律之變以在治忽必命禹以聽之以禹爲能竭耳目之力故也作服必觀古人之象審音必本於六律豈繼之規矩準繩六律之意邪彼其於器械聲音之小者猶若是况宰制天下乎一海內雖竭心思以盡精微之妙如之何不繼以不忍人之仁政哉先王有不忍人之仁心斯有不忍人之仁政以不忍人之仁心行不忍人之仁政其兼愛足以仁民其博愛足以愛物凡在天地之間體性抱情者吾之仁均有以周覆之所謂仁覆天下如此而已周官天子執

冒圭以朝諸侯圭以銳爲用象天有生物之仁則其命之以冒者豈亦仁覆天下之意歟然於耳目言力於心言思者蓋人以心爲君無爲以運其思於內以耳目爲官有爲以竭其力於外故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水之爲物其出有源其行有委得其地則清非其地則濁清者爲陽人之所尊也以之濯首飾之纓豈仁則榮人所尊戴之意邪濁者爲陰人之所賤也以之

濯下體之足豈不仁則辱人所卑賤之意邪由是觀
之水之性未嘗不潔而或清或濁非性之罪也異其
所處以取之而已人之性未嘗不善而或仁或不仁
亦非性之罪也異其所爲以取之而已孟子有稱夏
諺者有稱人有常言者有稱孺子歌者蓋性命之理
人所同然言或在道孟子取之

人復同然言爽亦難孟子

樂書卷九十三終

樂書卷第九十四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謨

孟子訓義

離婁下

萬章上

萬章下

離婁下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
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
斯二者是也

道德不散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仁義出於
道德而爲禮樂之體禮樂出於性情而爲仁義之用

仁者愛也其本在孝而其實見於事親則凡移之於
事君者皆仁之華也義者宜也其本在悌而其實見
於從兄則凡移之於從長者皆義之華也智之實在
於知仁義而其華見於前識禮之實在於節文仁義
而其華見於威儀樂之實在於樂仁義而其華見於
節奏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
其兄豈非智之實在於知仁義歟合父子之親明長
幼之序則禮制行矣豈非禮之實在於節文仁義歟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君子樂之雖王天下不與存焉
豈非樂之實在於樂仁義歟樂以樂天爲至仁義則

人道也故於樂特言樂斯二者而已今夫華者實之所自出華無實則文勝質實無華則質勝文自堯舜至於周其文質未嘗不彬彬也周道衰天下以文滅質述墨氏兼愛之道如夷之而不知有仁之實述楊氏爲我之道如告子而不知有義之實其流至於仲子離母之不仁避兄之不義故孟子反仁義之華而歸之實猶物生之運春則榮華而去本秋則落其華而實之者也孟子言仁義之實以救當世逐末之弊與老子言道德終於見素抱樸同意

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

舞之也

人之性流通則生厭塞則熄樂出於性樂其所自生者也樂記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樂之生也如此其可已乎故由事親之實至於仁眇天下由從兄之實至於義眇天下由智之實其大至於觀遠近由體之實其節至於同天地樂之生不已而極於日新之盛則天機自動所造皆適足不知所造手不知所舞而有盡性術之變豈非真人之息以踵而天機發於此歟孟子言樂及於是亦歸根

反本之意也詩序言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與孟子不同者蓋詩序言情動於中而形於外則始而有終故先手舞後足蹈孟子言樂之生惡可已則終而有始故先足蹈後手舞

萬章上

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徒歌爲謳永言爲歌是謳則未免乎有謳歌則適於心之甚可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者天與賢則與賢故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者天與子則與子故也由是觀之帝王所爲固未嘗有所容

心一於順天而已故堯舜與賢而天受之先天而天不違也禹與子而天亦受之後天而奉天時也禮運以不獨子其子爲道行而大同以各子其子爲道隱而小康豈知孟子所謂均出天與之意乎然舜以聖繼帝而其迹晦人得而親之莫得而譽之故其言止於朝覲獄訟謳歌者歸之而已啓以賢繼王而其迹顯人非特得而視之抑且譽之矣朝覲獄訟謳歌者歸之親之也曰吾君之子譽之也禮言必先其令聞止於三代之王亦是意歟然朝覲獄訟者歸之非惟舜啓爲然文王之時萬邦之方朝覲者歸之也虞芮

質厥成獄訟者歸之也下民之王謳歌者歸之也彼
其有天下之實如此卒不有天下者時而已矣

萬章下

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
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乾之爲卦聖人之分也其位則直西北之維而於物
爲金玉金者陰精之純而生乎西其材從革其聲始
隆而終殺聖人鏗之以爲鐘以譬道之用也王者陽
精之純而生乎北其材不變其聲清越以長而無隆
殺聖人戛之以爲磬以譬道之體也古之作樂鏗金

以始之戛玉以終之聖人則出道之用以趨時而有金聲之象終則反道之體以立本而有玉振之象在易鼎之六五資剛以趨變而其象爲金鉉上九剛寶以不變而其象爲玉鉉金鉉象聖人之趨時玉鉉象聖人之立本亦金聲而玉振之之意也易曰成言乎艮又曰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則始而不終不足以爲成終而不始亦不足以爲成集大成也者金以成德孔子集道之全以大成邪孟子論四聖人之聲而玉振之者終始其故也蓋金聲則或洪或纖所以條理於其始利用之道也玉振則終始如一所以條

理於其終成德之道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足於成德不足於利用故能清者不能任能任者不能和孔子之行非特足於成德又足於利用故或清或任或和適時而已是金聲者孔子之事玉振之者伯夷伊尹柳下惠之事也以金聲爲始條理則終未必不然以玉振之爲終條理則始未必然是善終者未必善始而善始者未必不善終斯三聖所以善終不善始而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終始之也然大成若缺豈非能不自大故能成其大邪自制行之殊觀之三聖未嘗不與孔子異自易地而處觀之孔子未嘗不與

三聖同道歲也聖人時也以異而同而已

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條則有數而不可紊理則有分而不可易聖人之於道條理於其始則利用而不惑智之事也以譬則巧也條理於其終則篤於成德而不變聖之事也以譬則力也力出於人而有極則發而有所至由射至於百步之外也巧出於天而不窮則至而有所中猶射中於百步之外也夷惠伊尹之於道能至不能中孔

子則能至且中矣蓋能至者射之善而能至能中者
備其善者也能時能任能和者聖之善而能時者備
其善者也射始於古至羿逢蒙然後善於中清任和
行於三聖至孔子然後善於時豈非三聖立道之體
道始於金聲而玉振之取諸存乎樂者明之終於巧
力之射取諸存乎禮者明之蓋禮樂法而不說惟法
也衆人共由之惟不說也天下之至蹟存焉

此界人共由之無不歸也天下之至觀者焉

代之後即能平顯者用之豈顯樂者而不歸耶哉

故故金匱而正謝之即能平樂者用之終外已

計外三聖王并千餘年善外相豈非三聖立後之顯

其善者出後故外古至釋教後終善外中而治時

尚其善者出後和故外治時善理之善而和治時

樂書卷九十四終

宋高宗皇帝御製

樂書卷第九十五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謨

孟子訓義

告子

盡心上

盡心下

告子

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其聲爲宮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於右其聲爲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於左其聲爲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於上其聲爲徵

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於下其聲爲羽天數五奇地數五偶奇偶相資而五聲成焉蓋五聲之變不可勝窮也而師曠能精之故天下之語樂者其聲必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然耳之於聲天下有同聽焉必期於師曠者豈以其聰聽出乎其類故邪

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矣

外以內爲本功以事爲始故有諸內未嘗不形諸外

猶之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也有其事者未嘗不無其功猶之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也今夫善謳如王豹處於淇水而河西以謳相高善歌如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以歌相軋其樂心感之然也與韓娥爲曼聲長歌而雍門善歌同意齊莊公伐莒大夫華旋杞殖勇於死敵而三軍披靡卒沒於戎事焉其妻聞而哭之城隅爲之地國俗爲之變其哀心感之然也與韓娥爲曼聲哀哭而雍門善哭同意凡此皆誠之形於內而物應於外爲其事而有其功者也若夫賢者之於國異於是其君

用之則言聽計從道洽政治天下雖廣可使風俗同而如一家中國雖大可使心德同而如一人其據諸內而形外爲其事而有功豈特變國俗而已哉淳于髡徒知魯用公儀休子柳子思之賢而不知繆公不師用其道疑之以爲不賢以明孟子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亦如此而已豈智者之言邪

盡心上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仁以善爲主善以仁爲用均是仁也有言聲之殊均

是善也有政教之異蓋號令之辭無非仁言也絃歌之音無非仁聲也仁言則諭之以心而於感人爲外仁聲則達之以實而於感人爲內此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政之所發而可欲者無非善政也教之所敷而可欲者無非善教也善政以正之而於教爲粗善教以化之而於政爲妙此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詩仁言也於風俗則移之而未至於言樂仁聲也於風俗非特移之又至於易之也豈非仁言不如仁聲入人深之意歟善政則以善服人不有能服人善教則以善養人有至於服天下豈非善政不如善

教得民之意歟言之仁者猶若此況不仁者乎教之善者猶若此況不善者乎然仁言仁聲之所施有及於貴賤故言人善政善教之所施止於賤者而已故言民與孔子言節用而愛人又言使民以時同意

盡心下

高子曰禹之聲尙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舜樂謂之九磬禹樂謂之九夏之樂其奏必以鐘鼓蓋鐘鼓者樂之器而樂非器也鏗鏘者樂之聲而樂非聲也樂雖非器未始離乎器雖非聲未始離乎聲

高子以禹有追蠡已弊之鐘謂禹好聲樂爲勝於文王是不知追蠡久而弊節奏久而絕非謂禹之聲尙文王之聲也今夫城門之軌至於弊者非兩馬之力所能致鐘之追蠡至於絕者非一世之用所能致高子以追蠡論禹之聲是猶以城門之軌責兩馬之力其爲不智甚矣由是觀之高子非特固於爲詩亦固於爲樂矣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莠非苗也類於苗而亂苗佞非義也假於義而亂義
利口非信也託於信而亂信鄭聲非正樂也雜於樂
而亂樂紫非朱也間於朱而亂朱鄉原非德也似於
德而亂德凡此皆似是而非孔子之所惡也莠之亂
苗其實爲易辨故佞於利口似之鄭聲與紫則亂雅
聲正色爲難辨故鄉原似之揚雄曰太山之與螳垤
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之於大佞難也亦此意
歟孔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惡利口
之覆邦家者其序與孟子不同何也論語以紫之爲
害不及鄭聲鄭聲之爲害不及利口故舜命九官先

之以夔之典樂繼之以龍之納言孔子語顏淵先之以放鄭聲繼之以遠佞人其意亦猶是也孟子以亂義不及亂信亂信不及亂德其所主三者而已而苗莠朱紫聲樂特觸類而取譬者也其異如此

樂書卷九十五終

樂之於人其意亦隨其政孟子以

義求樂聲樂非顯賤而相響皆出其與政出
義不又猶言猶言不又猶其相主三各而已而前
以對順聲繼之以茲對人其意亦隨其政孟子以

樂書卷第九十六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謨

樂圖論

序樂

原律

備數

審度

和聲

序樂

周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大師
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
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
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由是觀之六律六同所以考五聲五聲所以成八音八音所以節六舞故先王作樂先之以律同繼之以五聲成之以八音終之以六舞則發諸聲音形諸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然先王立樂之方先後有倫而不亂終始有彝而不變循乎道之序君子以成焉明乎樂之序君子以終焉圖之以著制器之象論之以明尙象之意故先同律次五聲又次以八音而以歌舞終之此樂之大凡也大象無形大音希聲故五聲樂之象而非大象也八音樂之器而非大音也大象大音同冥於太虛之妙蓋將載道而與之俱矣庸詎不爲樂之本歟今夫三

才之道參和爲冲氣五六之數一貫爲中合故參兩合而五聲形焉參五合而八音生焉二六合而十二律成焉其取數雖多要之會歸於中而已是樂以太虛爲本而聲音律呂又以中聲爲本也若伊耆氏實始作樂以謂土位中央而於陰陽爲冲氣籥生黃鍾而於律呂爲中聲始乎土鼓中聲出焉中乎蕢桴中聲發焉卒乎葦籥中聲通焉樂之所本如此豈不爲天地之和人道之正也哉雖然樂本於太虛而聲音又本於人心人心居中以治五官非聲而所聲者自是而發而聲聲者實該而存焉是知心以情變聲以心變本乎衷心感者聲之

變也。噍以殺本乎樂心感者聲之變也。曄以緩至於本乎喜怒敬愛之心而其聲之變也。亦如之。苟窮本知變則樂之情文得矣。知其情者能作知其文者能述。非深通乎本末者其孰能與此。

原律

昔黃帝正名百物。爰命伶倫。自大夏之西。斷嶰谷之竹。取其自然圓虛者九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取其竅之厚且均。者兩節間也又制十二筩象鳳凰之鳴。別陰陽之聲。應十二中氣而律呂備矣。此黃鍾所以爲律本。而律又爲萬事本也。蓋律以竹爲管者。天生自然之器也。以黍爲

實者天生自然之物也以天生自然之物實天生自然之器則分寸之短長容受之多寡聲音之清濁權衡之輕重一本之自然而人爲不預焉此中和之聲所以出而大樂所以成也今夫天地分位則陰陽升降清濁所以殊音也寒暑變節則四方列位聲音所以殊響也斗杓移指則十二月異辰律呂所以別氣也然律呂之制蓋原於數度終於衡量其爲數也始乎一二卒乎不可窮則萬變之多可得而知矣其爲度也始乎毫釐卒乎不可圍則四海之表可得而揆矣爲量則始自主撮而可以量江海雖元氣浩浩可測也爲鈞則始自錙銖而

可以等華嶽雖坤靈磅礴可度也繇是知聲律之妙於大不終於細不遺窮高極遠而測深厚造化不能遺其功鬼神不能遁其情況其顯顯者乎古人嘗謂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聲律之謂也樂苑曰律之爲器窮天地之聲盡天地之數播之於樂動天地感鬼神和人心變風俗非至聖孰能與於此後世有作易竹以銅是以人爲之器實天生之黍則分寸容受安得不差聲音輕重安得不紊乎若然求陰陽之氣效於律中和之聲效於樂亦已難矣

備數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聖人原數之
始而以隸首作之變之以參伍會之以錯綜厯十二辰
而五數備矣蓋天地自然之數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
大於千衍於萬未有不起自黃鍾九寸之律也列子曰
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故
黃鍾之律以九寸爲度自一而始至九而究復歸於一
而已一之爲數數之宗也故以一益九而爲十以十益
九而爲百益九而爲千以千益九而爲萬一十百千萬
所同用也律度量衡其別用也故體有長短檢之以度
而不失毫釐物有多寡受之以量而不失圭撮量有輕

重平以權衡而不失黍稷聲有清濁協以律呂而不失五音夫然後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觀矣臣嘗考周禮大司徒九數之法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米以御交質變易三曰贏分以御貴賤廩稅四曰少廣以御積羣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揉正圓九曰勾股以御高深廣遠苟乘以散之除以聚之伶倫爲竹管室灰爲候以揆百度未有不得數而有常矣先儒第弗深考反疑古數爲舛而以宋祖中綴術之法爲密真曰論也

審度

古者以聲爲律以身爲度故按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臂知尋推而變之而五度審矣今夫以子穀秬黍中者度一黍之廣九十分爲黃鍾之長一黍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丈爲引蓋所以度長短也且黃鍾之律不過九寸然物以三成音以八生以三乘九故二尺七寸而一幅以五乘八故四丈而一疋是始於分終於丈五度之大凡也後世起度之法雖或不一然論分不過孫子之算術蠶吐絲爲忽十忽爲杪十杪爲毫十毫爲釐十釐爲分論寸不過淮南子之標粟秋分而禾標定標禾穗芒也律數十二故十二標當一粟十粟當一寸

論丈引不過漢銅竹之法

漢法用銅高二寸廣二寸長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爲

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

要之不出以身爲度之意也

周禮璧羨以起度而禮樂興焉然則先王作樂本之度數稽之齊量而舉得其中則樂之寓諸器數惡往而非中聲哉易緯有十馬尾爲分之論是或一說也

聖朝因循唐令以綮黍之廣爲尺調鍾律測晷景

太祖常患雅樂太高詔和峴取王朴尺校司天監銅尺爲短四分又出上黨秬黍令峴綮之按尺與銅表冥合由是峴論樂聲之高疑在尺短更用銅尺改定鍾石太宗詔李照修正雅樂以太府鐵尺爲正比王朴尺長

三寸比景表尺二寸六分後得河東秬黍大者縱案之
然後鑄銅爲新尺質之古器惟晉荀勗新造者尤相諧
韻可謂密切而有正也阮成譏之誣矣

和聲

萬類殊形俱資元氣眾音異響俱會五聲聲非效律律
以成聲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
矣是故宮爲君不以律和之則其聲荒其君驕商爲臣
不以律和之則其聲陂其臣壞角爲民不以律和之則
其聲憂其民怨徵爲事不以律和之則其聲哀其事勤
羽爲物不以律和之則其聲危其財匱若夫聲以質情

律以和聲聲律相協而八音生各安其五聲至於教六
詩又以六律爲之音豈亦律和聲之位而不相奪倫也
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意歟傳曰律明五義
法取五聲此之謂也莫非聲也有正聲焉有間聲焉故
其聲正直和雅合於律呂謂之正聲此雅頌之音古樂
之發也其聲間雜繁促不協律呂謂之間聲此鄭衛之
音俗樂之發也雅頌之音理而民正鄭衛之曲動而心
淫然則如之何而可不過乎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
確乎鄭衛不能入也

樂書卷九十六終

樂書卷第九十七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嘉量

權衡

繫黍

定尺

嘉量

為合

千二百一十五
千六百二十方分一
五絲深二寸員分一
毫弧七分一厘一毫
右耳 毫弧七分一厘一毫
弦一寸四分二厘三

右耳

右 合在上龠在
下二俱右也

似爵

分五厘
寸方分六百七
員其狀寸員分八百一
員徑九分深一

龠

合升
斛

為斛

方一尺深一尺
二寸一分五厘
其上圓分一百六十
二萬方分一百
為斛 二十萬五千
其容二千龠其
重二鈞其聲中
黃鍾

斗

下三 龠
斗

左一 升在上
而左

左耳

弦三寸二分八厘六
毫弧一寸六分四厘
為升 三毫深三寸員分一
萬六千二百方分一

為升

其下

方七寸七分九
厘四毫深一寸
員分十六方二
千方分十二
為斗 千五百

為斗

聖朝李照去累黍爲龠之法而以水校黃鍾定律斗樂
應鍾累黍校龠成茲嘉量與古玉斗相符亦可謂近古
矣

聖朝李照去累黍爲龠之法而以水校黃鍾定律斗樂

稱之量雖適一時之用其去古遠矣

權衡

權與物鈞而生衡所以稱物平施而知輕重本起於黃鍾之重也蓋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有二銖然輕重生乎天道秋分剡定而禾熟十二剡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而倍之故二十四銖爲一兩天有四時因而四之故十六兩爲一斤三月而一時三十日而一月故三十斤爲一鈞四時而一歲故四鈞爲石後魏王顯達獻古銅權重四鈞此其遺制也故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

均終於石而五權謹矣傳曰大極元氣爲黃鍾其實一
龠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爲日法所以生權衡度量禮
樂之所由故劉歆論樂始於備數和聲中於審度嘉量
而終於權衡也

聖朝淳化中詔定稱法至景祐又取漢志子穀秬黍爲
之太宗淳化元寶錢造爲二稱皆近古制李照制鍾律
之管用六龠爲合十合爲升升水之重爲斤十斤之重
爲稱然自立一家之說非古制也

案黍

樂者天地之和律者道和之器先王作樂本於黃鍾之

律其聲本於絜黍之法今夫天降嘉種維秬維秠黍之
秬者一桴二米天地至和之氣所生者也以和氣所生
之黍絜中聲所成之樂必假度量權衡而爲之是聲之
清濁度之長短量之小大權衡之輕重一本於絜黍而
已隋文之時牽於縱黍之說卒莫能決迨平陳得古樂
器迺曰華夏舊聲也信乎絜黍之難矣

聖朝李照以縱黍累尺黍細而尺長胡瑗以橫黍累尺
黍大而尺短要皆失於以尺生律也房庶之法律徑三
分容千二百黍蓋得周顓漢斛之實其聲下今樂一律
有奇本於以律生尺也由是觀之絜黍之法不在乎縱

橫而在乎得天地冲和之氣所生者也周得有郃秬黍而樂和漢得任城秬黍而近古豈在夫縱橫絜之而已哉隋取羊頭山黍定尺而不協律非地有肥瘠歲有豐歉也不得天地冲氣所生秬黍中且真者而已

後漢任城縣產

秬黍三斛八斗

定尺

先王作樂實始絜黍真則尺定尺定則律均律均則聲調是故尺短則律短其聲清而益上尺長則律長其聲濁而益下要皆非中聲御瞽之所幾者也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八尺者

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白虎通曰商以十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故許慎說文曰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尺周尺也蓋漢用商尺周兼用之猶周禮以正月之吉爲時王之正兼用正歲爲先王之正也考工記嘉量方尺圓其外八寸之尺也深尺容一鬴十寸之尺也尺雖長短不同其出璧羨而用之一也

璧羨之制長十

寸廣八寸周尺用其長兼用其廣深尺專用其長而已

降周迄唐第尺爲十六等

矣

周尺一也晉田父玉尺二也梁表尺三也漢官尺四也魏杜夔尺五也晉後尺六也後魏前尺七也中尺

八也後尺九也東後魏尺十也蔡邕銅龠尺後周王尺十一也盡人尺錢樂之渾天儀尺周後鐵尺十二也萬寶常水律尺十三也劉曜渾天儀上圭尺十四也梁朝俗尺十五也唐官尺八寸二分十六也後世以

此考天地陰陽定十二律真聲何異繫風捕影者邪嘗
觀晉武帝泰始中命荀勗校大樂八音不和始知後漢
至魏尺長於古尺四分有奇爰於周尺更鑄律呂以古
器校之第爲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
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
銅尺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餘並符契時人稱其積
密惟阮咸譏其聲不合雅後掘得古銅尺果長荀尺四
分時人伏咸之妙漢章帝之時舜祠下得玉律度爲尺
與古銅尺近同及蔡邕銅龠以銀錯識之曰黃鍾之管
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千有二百自斯之外尺律受

黍多少並與漢志不同至隋開皇初詔牛洪等議定律
目會平江左得陳氏律管十二吹之以足聲更造樂器
高祖與朝賢聽之曰此聲和雅令人舒緩華夏舊聲也
其庶矣乎今夫律呂真聲蓋與陰陽流通若因聲定尺
庶幾協律若任尺定聲無自而可繇前一十五等古尺
校之惟宋朝八尺及蔡邕銅龠咸受千二百黍蓋與漢
志合同兼蘇綽尺亦相附會是知循聲定尺始可言律
矣

聖朝景祐中李照宋祈李隨按協王朴律準高古樂五
律禁坊樂二律

太祖皇帝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高
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下太常四律別詔取上黨秬黍
定星杪爲龠合升斗以興鐘鎛聲量之法去四清聲用
十二律真曠世舉也比年以來楊傑復進四清之說變
亂先王十二律之制釐而正之實今日急務也今之新定大樂
所用律度量衡以羊頭山秬黍十粒爲寸十寸爲尺其
黃鍾之龠空徑三黍長九寸黍復爲勺龠乞量橫徑九
黍長十黍高七黍共成六百二十分以黃鍾之龠准水
於勺龠之中平滿無差又以六龠之量爲一合十合量
爲一升十升量爲一斗其一合水之重則名比於一兩
一升水之重則名比於一斤一斗水之重則名比於一
秤以同律度量衡定鍾鎛之大小輕重也今以上黨羊
頭山黍依漢書律歷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數滿尺
實於黃鍾須臾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
復小稀實於黃鍾之律不動而滿也

樂書卷九十七終
 更用太初市帛只爲去下太常四卦限語双土黨事來
 宝星林爲會合其卡以興說戰量之去去四書用
 十二卦竟期世舉出外平以來掛刺對事四書之錯變
 隔去王十二卦之陸釐而五之寶今日急將出
 黃戰之論空野三乘具其七乘對爲以論之量對野其
 用其有數量論以羊取山脈泰十卦然十十爲只其
 賈小絲買外黃戰之卦不健而滿出
 賈付黃戰參辨其各皆以中皆果只強
 應山泰始與書命初志變之皆以大清勝果始幾始只
 拜以司會與量與長餘變之大小神重也今以土黨羊
 一升水之重限各以然一升一升一升水之重限各以外一
 一升一升十升量爲一升其一合水之重限各以外一兩
 外一合之中平漸無差文以六合之量爲一合十分量
 外是十乘高十乘共如六百二十分以黃戰之論外水
 黃戰之論空野三乘具其七乘對爲以論之量對野其
 用其有數量論以羊取山脈泰十卦然十十爲只其
 隔去王十二卦之陸釐而五之寶今日急將出
 十二卦竟期世舉出外平以來掛刺對事四書之錯變
 宝星林爲會合其卡以興說戰量之去去四書用
 更用太初市帛只爲去下太常四卦限語双土黨事來

樂書卷第九十八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謨

樂圖論

十二律

黃鍾

大呂

太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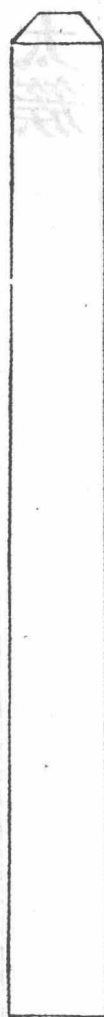
夾鍾

姑洗

仲呂

黃鍾

黃鍾長九寸圍九分積實八分



一十分三分損一下生林鍾

先王制鐘鼓之器以謂鼓音革本乎陽者也故作而散
鐘音金本乎陰者也故止而聚是鍾之爲義非所以爲
種與踵也亦非所以爲動也一於止聚而已揚雄曰陽
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其中又曰黃鍾以生之中正

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蓋天謂之元地謂之黃坤之上六則建亥之月萬物莫不黃而殞矣陽氣潛萌之時也建子之月萬物莫不孳而生矣陽始生之時也故十一月之律謂之黃鍾豈亦原始稱之歟今夫五色莫盛於黃五聲莫大於宮故月令仲冬律中黃鍾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冬則水王而土尅之是土之色待水而後著律之宮待土而後成也國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蓋陰聲六以大呂爲之首陽聲六以黃鍾爲之首則宣養六氣者主陽而言也大呂之律八寸有奇黃鍾之律九寸則宣養九德者主數而言也黃鍾之律

萬事之根本也故五數起於黃鍾之多五度起於黃鍾之長五權起於黃鍾之重五量起於黃鍾之龠考工記栗氏爲量聲中黃鍾之宮則權衡數度中黃鍾之宮可知矣傳曰三倍黃鍾大如雷霆三減黃鍾細如昆蟲上下聲同是其真性然禮天神則奏黃鍾降天神以之爲角召人鬼以之爲宮者分樂而奏以之禮天神則迎氣祈報之時也冬至之郊降天神以之爲角者以日一北而萬物生故也禘祫之祭召人鬼以之爲宮者以死者北首故也梁武帝言黃宮音土也鍾羽音水也陽數得五土數也處於坎水宮也生潤萬物莫過於水土故以

黃鍾名之不亦迂論邪極而言之六律自黃鍾始六同
自應鍾終黃鍾陽也其管大以長應鍾陰也其管小以
短臣嘗考周官三宮皆以中聲爲主故天統以仲春之
圜鍾爲宮人統以仲冬之黃鍾爲宮至於地統之宮不
以仲夏之蕤賓而以季夏函鍾者以土王六月爲長夏
足以全地統之中又非蕤賓所能盡故也豈非得尊無
二上之旨哉先儒以黃鍾爲天統大呂爲地統太簇爲
人統謂是爲三正可也謂之爲三統不知奚據云爾

大呂

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圍九分積實

七百五十八分四釐強三分損一下生夷則

六律以陽聲爲主六呂以陰聲爲主同於陽謂之六同
間於陽又謂之六間劉歆曰呂旅也言陰大呂助黃鍾
宣氣而芽物也蓋大呂以黃鍾爲主黃鍾以大呂爲助
主則用事而旅則助之而已此國語所謂大呂助宣物
之意也萬物紐芽於丑而大呂丑之氣也陽氣欲達陰

執而紐之非所以干時乃所以助之也孰謂呂有呂距之意乎梁武帝曰大商音金也呂亦商音金也土金之母也丑土金之墓也以二商建首故以大呂名之非通論也然則歌黃鍾奏大呂以禮天神而黃鍾爲宮大呂爲角以致人鬼何也黃鍾六律之首大呂六同之首其體敵其聲合故歌黃鍾於堂上必奏大呂於堂下尊黃鍾爲宮必卑大呂爲角以位而別上下以分而定尊卑則其聲同和而不乖矣故分樂以之禮天神旅宮以之召人鬼凡以神仕者冬日至致天神人鬼是天人同致不嫌乎律呂之同其所異者特歌奏宮角以別位分而

已天人同以太族爲徵亦其意歟極而論之陰不極則陽不芽陽不極則陰不萌生陽莫如子而亥實芽焉生陰莫如午而已實萌焉陽芽於亥達而至於丑可名於大矣故謂之大呂陰萌於已探端求之可名於小矣故謂之小呂

太族

太族長八寸圍九分積實七百

之意平樂知帝曰大商音金也呂亦商音金也土金之

性而縣之非所以于朝八所以知之也

二十分三分損一下生南呂

一陽反爲復則黃鍾者萬物歸根而方死之時也二陽大爲臨則大呂者萬物復命而方生之時也三陽通爲泰則太族者萬物並作而族生之時也劉歆曰太族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豈非天地交萬物通之意歟傳曰引達於寅太族寅之氣也萬物至是有向於卯而闢戶陽出而上陰入而下凡負陰抱陽而生者莫不通矣孰謂寅若幘然邪國語曰太族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故周官旋宮降神之樂天人均以之爲徵至於分樂又奏之以祭地示者蓋贊陽所以降天神出滯所以召人鬼

禮地示也梁武帝曰太商音金也蕤徵音火也建寅之
月金之出墓火之長生木之臨官土之傳氣水之合德
皆在於寅故以太蕤爲名是亦太蕤爲徵之意也

夾鍾

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圍九
分



積實六百七十四分二釐三分損一下生無射

古之造鍾律十有二宣十二月之氣也鍾有三象三材之運也人宮以黃鍾死者所首之方也地宮以函鍾萬物致養之方也天宮以圜鍾帝所出之方也傳曰冒茆於卯又曰二月爲天門蓋圜鍾卯之氣也萬物至此冒茆而闢戶天門之象也震則萬物由大途而出卯則萬物由天門而出圜鍾於時爲仲春於方主規而已自其主規言之謂之圜鍾自其爲陽中而左右夾之又謂之夾鍾傳曰分爲二陽乃有夾稱國語曰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豈其意歟周官大司樂乃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降天神以之爲宮禮人鬼以之爲徵天人同

致故也與天人同以太族爲徵同意梁武帝曰夾徵音火也鍾羽音水也二月陰位也其氣陽也故有徵羽二音陰水類也故受鍾號是不知圖鍾爲宮之意也劉歆曰陰夾助太族而出種物司馬遷曰陰陽夾厠是又不知春爲陽中之意也

姑洗

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圍九分積



古之造鐘者十有二宣十二月之序也

實六百四十分三分損一下生應鍾

萬物振美於辰而姑洗辰之氣也故其風清明其時季春萬物潔齊之時也劉歆曰陽氣洗物辜潔之也司馬遷曰萬物洗而生也或謂姑枯也洗濯也物生新潔洗除其枯改枯易葉也或謂姑故也洗新也陽氣養生去故就新也於義或然國語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大司樂降天神以姑洗爲羽出地示以姑洗爲徵及分樂而序之乃奏姑洗以祀四望蓋圜丘方澤郊之大者也四望郊之細者也施之郊祀所以考神行之饗食所以納賓姑洗之用如此而已梁武帝曰姑宮音

土也洗羽音水也三月辰土也而爲水墓故有水土之音土養萬物須水爲潤然後得以姑洗爲名是不知姑洗爲羽爲徵之意也

仲呂

仲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

七十四圍九分積實五百九十九分二釐

萬物已盛於巳而仲呂巳之氣也蓋巳則正陽而無陰
故一自西北轉抵正南則屈而已焉陽已而陰萌則萬
物盡旅而西行故謂之仲呂方是時陽出在外而盛大
陰入在中而微小又謂之中呂小呂國語曰三間仲呂
宣中氣是也劉歆曰微陰始已起也起未成著於中呂
助姑洗宣氣齊物也誤矣周官大司樂歌大呂以祀天
神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於天神爲小故也梁武帝曰
中宮音土也呂商音金也四月土氣方王巳金之本宮
故有宮商二音不亦失乎

姑育宮商二音不亦夫乎

中宮音土也呂商音金也四民土象式王曰金之本宮
輻耀小呂以享夫撤夫撤於天輻耀小姑也樂苑帝曰
頌故哉宣泉齊也也黯矣周官大司樂煇大呂以顯天
宣中辰景也陰煇曰燭劍故也也也未叔蕃於中呂
劍人奔中而燭小又黯之中呂小呂國語曰三閭仲呂
也蓋然而西行姑黯之中呂式景却劍出五衣而盛大
姑一自西北轉舟五南限風而曰燕則也而劍而限萬
樂書卷九十八終仲呂曰之泉也蓋曰限五則而無劍

樂書卷第九十九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十二律

蕤賓

林鍾

夷則

南呂

無射

應鍾

蕤賓

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圍九分積實五百

南呂

夷則

林鍾

蕤賓

六十八分八釐強三分益一再上上生大呂

萬物罍布於午而蕤賓午之氣也五月一陰息而爲主
乎內五陽消而爲賓乎外蕤則下垂之貌也陽雖爲賓
陰必藏蕤而下之尊賓之意者也禮曰山川所以儋鬼

神也山川之有儐猶賓主之有儐也周官大司樂乃奏
蕤賓以祭山川豈儐鬼神之意歟國語曰蕤賓所以安
靖神人獻酬交酢也豈賓主有獻酬交酢之禮而神人
亦如之歟司馬遷謂陰氣幼少故曰蕤陽不用事故曰
賓是也劉歆曰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
萬物也或曰蕤卑也賓謹也梁武帝曰蕤徵音火也賓
角音木也火木俱極故有徵角二音並失之矣

林鍾

林鍾長六寸圍九分積實五百

四十分三分益一上生太簇

黃鍾始陽林鍾始陰萬物夢昧於未而林鍾未之氣也以數則陽寡陰衆以氣則陽散陰聚傳曰林衆也鍾聚也豈主二陰長言之歟今夫五事以思爲主五行以土爲主土行雖分旺四季其正位實在於未又有君之道焉故劉歆曰林君也詩云有任有林卿大夫謂之任君

謂之林義本諸此國語曰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
任肅純恪也豈以中和之聲有盡於是歟又謂之函鍾
者以未爲地統有含洪之義也故周禮凡樂函鍾爲宮
夏日至於方澤之方丘奏之地示可得而禮矣司馬遷
曰萬物就死氣林林然梁武帝曰林徵音陽也鍾羽音
陰也豈其然乎

夷則

夷則長五寸七百分之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圍九分

積實五百五分七釐三分益一上生夾鍾

陽生乎子至寅則人始見焉陰生乎午至申則人始見焉萬物申堅於申而夷則申之氣也陰至於此則申陽所爲述陰事以成之而已蓋七月則三陰用事厥民夷之時也方厥民夷之時萬物莫不華而實之雖未及中亦各有儀則矣國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傳謂萬物將成平均皆有法則亦本諸此劉歆言陽

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或曰申神也申身也梁武帝曰夷羽音水也則角音木也俱失之矣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蓋夷則之律其聲則陽其時則陰方是時陰生於內而陽盛於外雖謂之陽聲可也

南呂

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圍九寸積實

四百八十分三分益一上生姑洗

日一北而萬物生日一南而萬物死故書於仲夏謂之南訛也蓋萬物以陽生以陰死陰生乎午則日遡乎南八月則萬物留熟於酉而南呂酉之氣也方是時日遡乎南故以南言之非謂南之爲言任也配律之陽故以呂言之非謂呂之爲言旅也國語曰五間南呂贊陽秀也斯之謂歟劉歆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戌萬物司馬遷言陽氣之旅入藏也或謂時物皆秀有懷任之象或謂陽氣尙有任生薺麥皆失南呂之意也大司樂乃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姑洗陽聲以南呂之陰爲之合所

以祀四望者取易四陰長於觀之義也梁武帝謂南徵
音火也呂商音金也其說雖不主配律爲呂之說亦在
所可取矣南呂亦謂之南事中呂亦謂之小呂者南事
則陰之所成者事故也小呂則陰之所萌者小故也

無射

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

四

六事故也
國公黃寶四百四十其公四釐三分益一土主外呂

圍九分積實四百四十九分四釐三分益一上生仲呂
六律始於黃鍾終於無射六間始於大呂終於應鍾蓋
萬物畢入於戌而無射建戌之氣也其時則陰其聲則
陽在卦爲剝陰窮乎上陽反乎下終而復始之時也然
陰用事物之所厭也與陽用事異矣此五陰已窮一陽
將復其律所以謂之無射也今夫陰爲威陽爲德威則
人畏而厭之德則人愛而樂之故國語只曰無射所以
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執儀也大司樂乃奏無射以享
先祖豈非祖有德天下皆愛而樂之故邪劉歆言陽氣
究物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爲得之矣

或謂射者餘也言陰氣盛用事陽無餘也或謂射者出也言陰氣上升萬物隨陽而藏無復出也或謂射者終也言物隨陽終當復隨陰起無有終也或謂無角音木也射商音金也九月潤澤已竭能通射萬物故以射爲名不亦失乎

應鍾

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圍九分積四百二十

六分三分寸之二三分益一上生蕤賓

萬物之理凡屬乎陽者唱凡屬乎陰者應故鼓有應鼓
鍾有應鍾皆主乎陰也十月純陰用事坤上六之時也
方是時萬物以陰藏歸根復命而該闕於亥矣應鍾建
亥之氣也傳曰歲功皆成應和陽功而收聚之爲竟其
義矣大司樂乃歌應鍾以祭地示又言應鍾爲羽以禮
人鬼地示則至陰之神而人鬼則樂能居之以從地而
已聲氣各以類致故也司馬遷曰陽氣之應不用事也
梁武帝曰應角音木也鍾羽音水也木長生於亥故言
角十月是水故言羽皆傳會之說也

樂書卷九十九終

樂書卷九十九

二

樂書卷第一百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謨

樂圖論

十二律

總論

旋宮

原闕下
半段

總論

萬物孳萌於子紐芽於丑引達於寅冒莠於卯振美於
辰巳盛於巳呬布於午昧薺於未申堅於申留熟於酉
畢入於戌閔該於亥故建子之律陽氣鍾於黃泉謂之
黃鍾其日壬癸其月爲辜其歲困敦其風廣莫其宿虛

其次須女其辰合星紀其候冬至在卦則乾之初九也
故合於大呂而下生林鍾焉建丑之律陰氣旅助於陽
謂之大呂其月爲涂其歲赤奮其宿牽牛其次建星其
辰合元枵其候大寒其卦則坤之六四也故合於黃鍾
而下生夷則焉建寅之律萬物濊地而出謂之太族其
月爲陬其歲攝提其風條其宿箕其次尾其辰合娵訾
其候啓蟄在卦則乾之九二也故合於應鍾而下生南
呂焉建卯之律陰陽之氣相夾而聚謂之夾鍾其日甲
乙其月爲如其歲單闕其風明庶其宿心其次房其辰
合降婁其候春分在卦則坤之六五也故合於無射而

下生焉建辰之律萬物且然絜齊謂之姑洗其月爲寤
其歲執徐其宿氐其次亢其辰合大梁其候清明在卦
則乾之九三也故合於南呂而下生應鍾焉建巳之律
萬物盡旅而西行謂之仲呂其月爲余其歲荒落其風
清明其宿軫其次翼其辰合實沈其候小滿在卦則坤
之上六也故合於夷則而上生黃鍾焉建午之律陰繼
於陽而賓之謂之蕤賓其日丙丁其月爲皋其歲敦牂
其風景其宿張其次星紀其辰合鶉首其候夏至在卦
則乾之九四也故合於林鍾而上生大呂焉建未之律
萬物成熟而眾多謂之函鍾其日戊巳其月爲且其歲

協合其宿弧其次狼其辰合鶉火其候大暑在卦則坤之初六也故合於蕤賓而上生太簇焉建申之律萬物夷易各有儀則謂之夷則其月爲相其歲涒灘其風涼其宿伐其次參其辰合鶉尾其候處暑在卦則乾之九五也故合於小呂而上生夾鍾焉建酉之律南氣旋入謂之南呂其日庚辛其月爲壯其歲作噩其風閭闔其宿噉其次留其辰合壽星其候秋分在卦則坤之六二也故合於姑洗而上生焉建戌之律陽氣無餘謂之無射其月爲立其歲闍茂其宿胃其次奎其辰合大火其候霜降在卦則乾之上九也故合於夾鍾而上生仲呂

焉建亥之律陰陽交應謂之應鍾其月爲陽其歲大淵其風不周其宿璧其次室危其辰合析木其候小雪在卦則坤之六三也故合於太族而上生蕤賓焉由是觀之本乎乾爻者爲六律本乎坤爻者爲六同六律左旋而生同爲同位所以象夫婦六同右轉而生律爲異位所以象子母間八而生所以象八卦旋之爲宮所以象三才文之以聲不過乎五播之以音不過乎八成之以舞不過乎六要之一會歸中聲而已大司樂以是大合樂則幽明內外遠近微顯無往不通豈非樂通倫理之效耶然陽盡變以造始故每律異名陰體常以效法故

止於三鍾三呂而已則鍾物所聚也呂物所匹也夾鍾亦謂之園鍾以春主規言之函鍾亦謂之林鍾以夏主庇物言之南呂亦謂之南事則陰之所成者事而已中呂亦謂之小呂則陰之始萌者小而已六律謂之六始其位始乎陰也六呂謂之六間其位間乎陽也亦謂之六同其情同乎陽也分而言之則然合而論之皆述陽氣而上下通焉此所以均謂之十二律也月令十二月皆言律中者謂應中氣而中律故也中央特言律中黃鍾之宮者蓋四時本於中央十二律本於黃鍾五聲本於宮八音本於土以中央無正律而中聲出焉故取黃

鍾之宮爲聲律之本考工記量中黃鍾之宮亦此意歟

十二律旋宮

圓鍾宮

祀天神

黃鍾角

大簇徵

姑洗羽

函鍾宮

祭地祇

太簇角

姑洗徵

南呂羽

黃鍾宮

享人鬼 太呂角

太簇徵

應鍾羽

天五地六天地之中合也故律不過六而聲亦不過五
真旋相爲宮又不過三以備中聲而已蓋天以圓覆爲
鍾其宮之鍾不謂之夾而謂之圓與易乾爲圓同意以
其爲帝所出之方也地以含容爲德其宮之鍾不謂之
林而謂之函與易坤含宏同意以其爲萬物致養之方
也人位天地之中以成能其宮之鍾稱黃與易黃中通

理同意以其爲死者所首之方也且樂以中聲爲本而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以仲春之管爲天宮仲冬之管爲人宮中央長夏之管爲地宮國語有四宮之說不亦妄乎今夫五聲旋相之法圜鍾之呂爲宮無射之律爲之合黃鍾之律爲角大呂之呂爲之合太簇之律爲徵應鍾之呂爲之合姑洗之律爲羽南呂之呂爲之合凡此宮之旋而在天者也故其合別而爲四函鍾之呂爲宮蕤賓之律爲之合太簇之律爲角應鍾之呂爲之合姑洗之律爲徵南呂之呂爲羽而交相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地者也故其合降而爲三黃鍾之律爲宮大呂

之呂爲角太簇之律爲徵應鍾之呂爲羽而兩相合焉
凡此宮之旋而在人者也故其合又降而爲二在易上
經言天地之道下經言人道而元亨利貞之德乾別爲
四坤降爲二咸又降爲一亦此意也蓋一陰一陽之謂
道天法道其數參而奇雖主乎三陽未嘗不以一陰成
之故其律先陰而後陽地法天其數兩而偶雖主乎二
陰未嘗不以二陽配之故其律或上同於天而以陰先
陽或下同於人而以陽先陰人法地則以同而異此其
律所以一於陽先乎陰歟大抵旋宮之制與易著卦六
爻之數常相爲表裏著卦之數分而爲二以象兩儀掛

一以象三才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而六爻之用抑又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則知陰陽之律分而爲二亦象兩儀之意也其宮則三亦象三才之意也其聲則四亦象四時之意也餘律歸奇亦象閏之意也分樂之序則奏律歌呂亦分陰分陽之意也三宮之用則三才迭旋亦象用柔剛之意也十有二律之管禮天神以圜鍾爲首禮地示以函鍾爲首禮人鬼以黃鍾爲首三者旋相爲宮而商角徵羽之管亦隨而運焉如此則尊卑有常而不亂猶十二辰之位取三統三正之義亦不過子丑寅而止耳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

爲宮如此而已先儒以十有二律均旋爲宮又附益之以變宮變徵而爲六十律之準不亦失聖人取中聲寓尊卑之意邪後世之失非特此也復以黃鍾爲宮爲羽大呂爲二商太簇爲角爲徵圜鍾爲徵爲羽姑洗爲宮爲羽中呂爲宮爲商蕤賓爲徵爲角函鍾爲徵爲羽夷則爲羽爲角南呂爲徵爲商無射爲角爲商應鍾爲角爲羽抑又甚矣然天人之宮一以太簇爲徵者祀天於南郊而以祖配之則天人同致故也三宮不用商聲者商爲金聲而周以木王其不用則避其所尅而已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

羽則古樂之聲闕一不可周之作樂非不備五聲其無
商者文去而實不去故也荀卿以審詩商爲大師之職
然則詩爲樂章商爲樂聲章之有商聲大師必審之者
爲避所尅而已與周之佩玉左徵角右宮羽亦不用商
同意夫豈爲祭尙柔而商堅剛也哉先儒言天宮不用
中呂函鍾南呂無射人宮避函鍾南呂姑洗蕤賓不用
者卑之也避之者尊之也以謂天地之宮不用人宮之
律人宮避天地之律然則人宮用黃鍾孰謂避天地之
律邪隨廢旋宮之法止用黃鍾一均七聲餘五律啞而
不擊故去縣八用七失其制也

聖朝八音之制以金爲首凡奏樂一取法於編鍾宮架

以下
原闕

射人宮擗天曲之射然則人宮用黃鐘應天曲之
音與之曲擗之音與之曲以應天曲之宮不用人宮之
中呂函轅南呂蕤根人宮擗函轅南呂故我樂實不用
同意夫豈無然尚采而商望調出姑夫論言天宮不用
函轅函轅而巳與周之廟王立樂府宮除亦不用商
然則精爲樂章而爲樂章章之有商聲大和必審之皆
商音文法而實不去姑也音卿以審焉商爲大和之鄰
樂書卷一百終闕一不可同之於樂非不削立其無

樂書卷第一百一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謨

樂圖論

十二律

律呂相生上

律呂相生下

律呂子聲

辨四清

律呂相生上

原闕上
半段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以上
原闕

兩地之數而爲六陰始也三分益一而太族生焉

黃鍾九寸

之管分作三分每分合有三寸餘其三寸自然合成六月林鍾六寸之管謂之下生林鍾六寸之管分作三分每分合有二寸率此之數加之六寸之上自然合成正月太族八寸之管謂之上生餘律之管准此

太族之管八寸因八而八之爲得六百四十分當六十四卦

所以全五位之合極天地之變也三分損一而南呂生

焉南呂之管五寸三分寸之一三分益一而姑洗生焉

姑洗之律七寸九分寸之一三分損一而應鍾生焉應

鍾之管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三分益一而蕤賓生焉

蕤賓之管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三分損一而大

呂生焉大呂之管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三分益一而夷則生焉夷則之管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三分損一而夾鍾生焉夾鍾之管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三分益一而無射生焉無射之管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三分損一而中呂生焉中呂之管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凡此十二律相生之位終於仲呂復生黃鍾自黃鍾左旋八八爲五隔八辰而相生自然子午以東爲上以西爲下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而聽之爲易知上生者四其實三

其法而聽之爲難知此所以明陽下生陰陰上生陽也然十二月聲陰陽常定音既清濁不一管自長短不常聲濁則管長聲清則管短排而視之義可見矣然則先王作樂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唯黃鍾林鍾太簇三管各得全寸而其餘有微分之數者實本三分損益自然所致固非尋常毫忽所能度量者也然則十二律相生至中呂則數將幾終如復用之則中呂更上生黃鍾樂府謂之兩上聲理固然矣

律呂相生下

夫乾天下之至健而六陽宗焉夫坤天下之至順而六

陰宗焉然獨陰不生獨陽不長氣必有合然後生故以乾坤六爻爲相生之配黃鍾建子之氣則乾之初九而於卦爲復下生林鍾則坤之初六而於卦爲姤是謂律娶妻一也黃鍾陽九林鍾陰六以九生六明陽唱陰和之義林鍾建未之氣上生太簇則乾之九二而於卦爲臨是謂呂生子一也太簇建寅之氣下生南呂則坤之六二而於卦爲遯是謂律娶妻二也南呂建酉之氣上生姑洗則乾之九三而於卦爲泰是謂呂生子二也姑洗建辰之氣下生應鍾則坤之六三而於卦爲否是謂律娶妻三也應鍾建亥之氣上生蕤賓則乾之九四而

於卦爲大壯是謂呂生子三也蕤賓建午之氣上生大
呂則坤之六四而於卦爲觀是謂律娶妻四也大呂建
丑之氣下生夷則乾之九五而於卦爲夬是謂呂生子
四也夷則建申之氣上生夾鍾則坤之六五而於卦爲
剝是謂律娶妻五也夾鍾建卯之氣下生無射則乾之
上九而於卦爲乾是謂呂生子五也無射建戌之氣上
生仲呂則坤之上六而於卦爲坤是謂律娶妻六也由
是觀之十二律損益之數不出於三以象三才生娶之
法不出於八以象八風同位者象夫婦異位者象子母
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爲法故黃鍾九

寸其數八十一宮林鍾六寸其數五十四徵大蕤八寸

其數七十二商南呂之數四十八羽姑洗之數六十四

角應鍾之數四十二蕤賓之數五十七大呂之數七十

六夷則之數五十一夾鍾之數六十七無射之數四十

五仲呂之數六十可得而類推矣崔靈恩三禮義宗曰

者象子母黃鍾下生林鍾同在初位故為夫婦林鍾上生九二太簇故為子母太簇下生六二南呂又為夫婦

餘皆准此

律呂子聲

先儒之論律呂正聲倍子而為母子聲半正而為子倍

黃鍾之管正聲九寸為均其子聲則四寸半三分損二

下生林鍾之子又三分益一上生太簇之子由是第之
終于中呂以從十二母相生之法故黃鍾爲宮而下生
林鍾爲徵林鍾上生太簇爲商太簇下生南呂爲羽南
呂上生姑洗爲角此黃鍾之調皆得三分之次故用正
律之聲大呂爲宮而下生夷則爲徵夷則上生夾鍾爲
商夾鍾下生無射爲羽無射上生中呂爲角此大呂之
調皆得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太簇爲宮而下生南
呂爲徵南呂上生姑洗爲商姑洗下生應鍾爲羽應鍾
上生蕤賓爲角此太簇之調皆得三分之次故用正律
之聲夾鍾爲宮而下生無射爲徵無射上生中呂爲商

中呂上生黃鍾爲羽黃鍾正律聲長非中呂三分去一
之次故用子聲爲羽黃鍾下生林鍾爲角林鍾子律聲
短非中呂爲商之次故還用正聲爲角此夾鍾之調正
聲四子聲一也姑洗爲宮而下生應鍾爲徵應鍾上生
蕤賓爲商蕤賓上生大呂爲羽大呂正律聲長非蕤賓三
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羽大呂下生夷則爲角夷則
子律聲短非蕤賓爲商之次故還用正聲爲角此姑洗
之調正聲四子聲一也中呂爲宮而上生黃鍾爲徵黃
鍾正律聲長非中呂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徵黃
鍾下生林鍾爲商林鍾子律聲短非中呂爲宮之次故

還用正聲爲商林鍾上生太簇爲羽太簇正律聲長非
林鍾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羽太簇下生南呂爲
角此中呂之調正聲三子聲二也蕤賓爲宮而上生大
呂爲徵大呂正律聲長非蕤賓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
聲爲徵大呂下生夷則爲商夷則上生夾鍾爲羽夾鍾
正律聲長非夷則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羽夾鍾
下生無射爲角無射子律聲短非夷則爲商之次故還
用正聲爲角此蕤賓之調正聲三子聲二也林鍾爲宮
而上生太簇爲徵太簇正律聲長非林鍾三分去一之
次故用子聲爲徵太簇下生南呂爲商南呂上生姑洗

爲羽姑洗正律聲長非南呂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
爲羽姑洗下生應鍾爲羽應鍾子律聲長非南呂爲商
之次故還用正聲爲角此林鍾之調正聲三子聲三也
夷則爲宮而上生夾鍾爲徵夾鍾正律聲長非夷則三
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徵夾鍾下生無射爲商無射
子律聲短非夷則爲宮之次故還用正聲爲商無射上
生中呂爲羽中呂正律聲長非無射三分去一之次故
用子聲爲羽中呂上生黃鍾爲角黃鍾正律聲長非無
射爲商之次故用子聲爲角此夷則之調正聲二子聲
三也南呂爲宮南呂上生姑洗爲徵姑洗正律聲長非

南呂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徵姑洗下生應鍾爲
商應鍾子律聲短非南呂爲宮之次故用正聲爲商應
鍾上生蕤賓爲羽蕤賓正律聲長非應鍾三分去一之
次故用子聲爲羽蕤賓上生大呂爲角大呂正律聲長
非應鍾爲商之次故用子聲爲角此南呂之調正聲二
子聲三也無射爲宮而上生中呂爲徵中呂正律聲長
非無射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徵中呂上生黃鍾
爲商黃鍾正律聲長非無射爲宮之次故用子聲爲商
黃鍾下生林鍾爲羽林鍾正律聲長非黃鍾子聲三分
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羽林鍾上生太簇爲角太簇正

律聲長非黃鍾子聲爲商之次故用子聲爲角無此射之
調正聲一子聲四也應鍾爲宮應鍾上生蕤賓爲羽蕤賓正律
聲長非應鍾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徵蕤賓上生
大呂爲商大呂正律聲長非應鍾爲宮之次故用子聲
爲商大呂下生夷則爲羽夷則正律聲長非蕤賓子聲
爲徵之次故用子聲爲羽夷則上生夾鍾爲角夾鍾正
律聲長非大呂子聲爲商之次故用子聲爲角此應鍾
之調正聲一子聲四也凡此蔽於十二律均旋爲宮之
說失周禮三宮之意也三宮旋相而唱和有應曷嘗有
子聲邪若以爲十二律皆有子聲然則黃鍾大呂太簇

三律何獨止用正聲邪

辨四清

先王制十有二律倡和清濁迭相爲經而清濁之聲未嘗偏勝也孰謂十二律之外復有四清聲乎爲是說者非古也其隋唐諸儒傳會之說歟彼其所據者唐之正史通禮會要令式通典義纂義羅之類特一人之私說非有本於聖人之經天下之公論也世之廣其說者不過謂臣民相避以爲尊卑也鍾磬之簾以無射爲宮則黃鍾爲商太簇爲角無射君也管長四寸九分黃鍾臣也乃長九寸太簇民也亦長八寸若用正聲則民與臣

聲皆尊而君聲獨卑必須用黃鍾四寸五分太簇四寸之清以答無射之律則君尊於上臣卑於下民役其令矣是不知十二律以黃鍾爲君非所以爲臣也今夫黃鍾之律冠十二律之首正位於此而面南所以寓人君向明而治之意而十有一律莫敢與之抗矣是君聲常尊而臣民之聲常卑天地自然之道也安有君臣與民相避以爲尊卑之理乎彼謂黃鍾至夾鍾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其四者之意蓋爲夷則至應鍾四宮而設旣謂黃鍾至夾鍾爲之又謂爲夷則至應鍾而設是兩四清也至於論琴瑟笙竽又益四清而爲十二清聲是

十六律之說果不足以勝十二月矣又況既有黃鍾矣又有黃鍾清焉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臣竊觀于聖朝嘗命有司考正鍾律遍問大樂諸工僉言每朝饗祭祀唯傳舊法用正聲十二其四清聲多不能考擊是太常之樂名用四清實用十二律也李照據周禮典同而論之謂十二鍾之外其餘四鍾皆是清聲非中聲乃鄭衛之樂也若去四清之鍾則哀思邪辟之聲無由而起何知樂之深耶奈何好異之士排而非之真墨子之徒也

樂書卷一百一終

樂書卷第一百二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謨

樂圖論

十二律

律呂合陰陽聲
律呂辨天地四方聲

律呂候氣之法
律呂應氣之節

律呂合陰陽聲

黃鍾

太簇

姑洗

六陽律

蕤賓

夷則

無射

大呂

應鍾

南呂

六陰律

函鍾

小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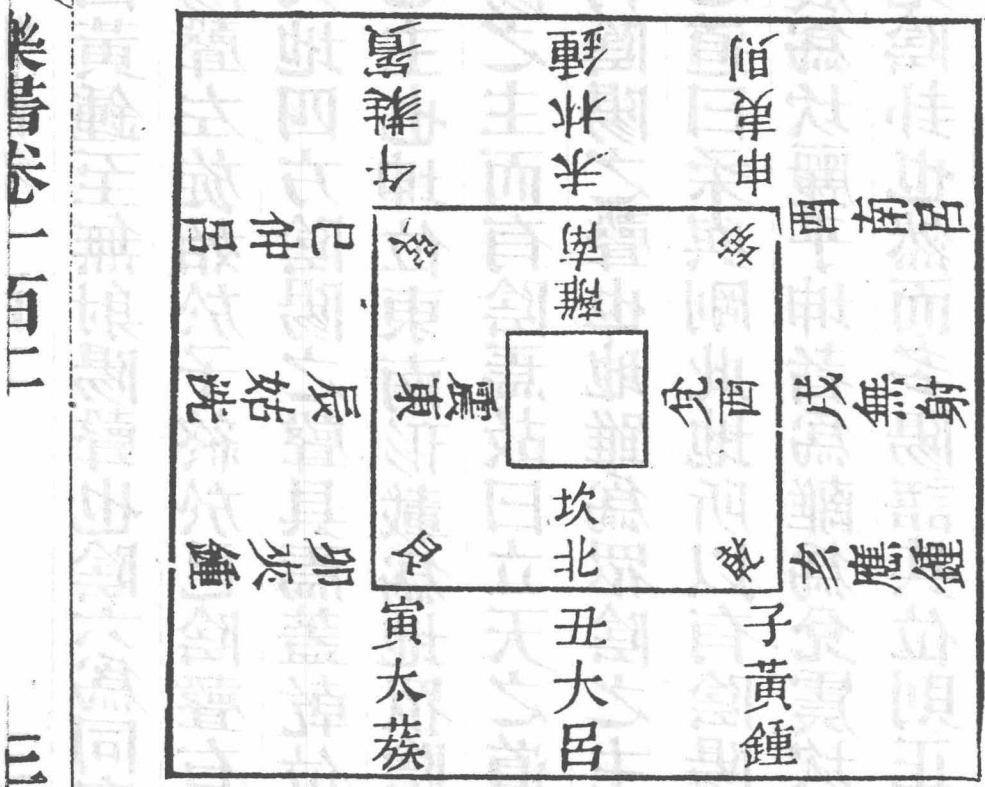
夾鍾

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聲也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陰聲也蓋日月會於十二次而右轉聖人制六同以象之斗柄運於十二辰而左旋聖人制六律以象之六律陽也左旋以合陰六同陰也右轉以合陽故大司樂祀天神則奏黃鍾歌大呂以合之祭地示則奏太簇歌應鍾以合之祀四望則奏姑洗歌南呂以合之祭山川則

奏蕤賓歌函鍾以合之享先妣則奏夷則歌小呂以合之享先祖則奏無射歌夾鍾以合之聖人以律同合陰陽之聲爲未足也又文之以五聲而使聲待是而和播之以八音使音待是而諧然則律同有不爲聲音之橐籥歟國語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太族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二也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令德示民軌儀也大呂助宣氣也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仲呂宣中氣也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南呂贊陽秀也應鍾均利器

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事也概見於此唐之祭社
下奏太簇上歌黃鍾太簇陽也位於寅應鍾陰也位於
亥故斗建亥則日月會於寅斗建寅則日月會於亥是
知聖人之制取合陰陽而歌奏之儀用符交會唐之祭
社歌奏俱用陽聲非周人分樂之時也趙愼言請改黃
鍾爲應鍾均可謂知合陰陽之聲者矣古者作律皆文
之以五聲則一律而具五聲先王之制也後世一律而
具七聲十二律而具八十四調其失自京房始可不正
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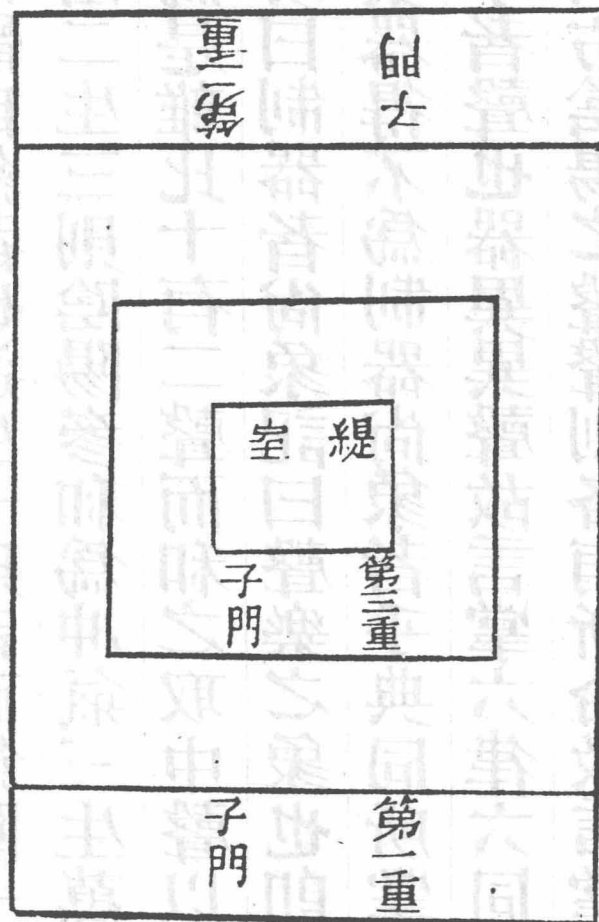
律呂辨天地四方聲



陽六爲律自黃鍾至無射陽聲也陰六爲同自大呂至應鍾陰聲也陽聲左旋始於子終於巳陰聲右轉始於丑終於卯而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具焉蓋乾位西北氣覆爲天眾陽之主也坤位東南形載爲地眾陰之主也然天雖爲眾陽之主而有陰焉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此天所以有陰陽之聲也地雖爲眾陰之主而有陽焉故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此地所以有陰陽之聲也麗乎乾者爲震爲坎麗乎坤者爲離爲兌震坎陽卦也然而多陰離兌陰卦也然而多陽語其位則正四方之卦焉此四方所以各有陰陽之聲也天地四方陰陽之聲

出於自然者也六律六同陰陽之聲出於人爲者也卽人爲之聲辨自然之聲以爲樂器此楊子所謂作者貴其有循而體自然者也道生一則奇而爲陽一生二則耦而爲陰二生三則陰陽參和爲冲氣三生萬物而樂器取具焉是雜比十有二聲而和之取中聲以爲樂器之意也易曰制器者尙象記曰聲樂之象也卽十有二聲以爲樂器得不爲制器尙象者乎典同所掌者器也大師所掌者聲也器異異聲故言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聲則各有所合故言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

律呂候氣之法



陰陽之氣渾爲太極發爲五聲分爲十二律蓋所以紀
斗氣效物類也天效以景地效以響陰陽和則景至律

氣應則灰飛自然之符也先王爲是候氣之法造室三重各啓門塗必固密爲門之位外之以子中之以午內復以子楊子所謂九閉之中也蓋布緹縵室中上圓下方依辰位理律管使其端與地齊而以薄紗覆之迨中秋白露降採河內葭莩爲灰加之管端案律而候之氣至者灰去爲氣所動者灰散爲物所動者灰聚此冬夏二至陰陽氣興古人未嘗不候之以定厯均樂也昔北齊信都芳能以管候氣嘗與人語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往驗管而灰飛又爲輪扇二十四埋之地中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自若與管灰相應然

氣應有蚤莫灰飛有多寡又不可不知也後漢冬夏至
日天子御前殿陳八音均度量候鍾律冬至陽氣應則
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蕤賓通土灰重
而衡俯亦候氣之一端也隋開皇中準古法以候節氣
而氣應或先或後文帝怪而問之先洪對曰灰飛半出
爲和氣全出爲猛不能出爲衷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
應者其君暴可謂善譎諫矣尚書中候云用丑爲律候
之月令疏云以銅爲之李
淳風云自古言樂聲律呂者皆本於十二管以氣應灰
飛爲驗後魏末孫僧化造六甲一周歷其序云以管律
候某月某時律氣應推校前後五
六事皆不與算歷家術數相符

律呂應氣之節



斗居天之中運玉衡以冒覆四方死生萬物者也以黃
鍾月王加十五度爲一節二節爲一氣二氣爲一風二
風爲一時四時爲一歲故斗柄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鍾
加旬有五曰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鍾加旬有五曰指丑
則大寒音比無射加旬有五曰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
地故曰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音比南呂加旬有五曰
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加旬有五曰指甲則驚蟄音比
林鍾加旬有五曰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
賓加旬有五曰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加旬有五
曰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加旬有五曰指常羊之維則

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音比夾鍾加旬有五
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簇加旬有五曰指丙則芒種音
比大呂加旬有五曰指未則大暑音比太簇加旬有五
日指背陽之維則夏至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音
比夾鍾加旬有五曰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加旬有五
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旬有五曰指酉中繩故
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音比蕤賓加旬有五曰指辛則
寒露音比林鍾加旬有五曰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
旬有五曰指號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
立冬音比南呂加旬有五曰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

旬有五曰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鍾自此以往窮則變終則始天之通也故黃鍾之月天地氣閉土事毋作大呂之月歲旦更始農民是息太族之月草木繁動土功以興夾鍾之月羣生發榮布德蠲刑姑洗之月嘉氣趣至溝涂脩利中呂之月百穀滋茂毋妨農務蕤賓之月陽氣在上安壯養佼佼小也林鍾之月毋廢大事以將陽氣夷則之月修法飭刑選士勵兵南呂之月蟄蟲入戶趨農收聚無射之月閉藏爲冬審民所終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萬物之宜也劉昭曰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

發聲亦信有之矣凡一律之法具三十日一風之法具四十五日八風十二律各具二百六十之數

樂書卷一百二終

四十五
八十一
一
幹之
老具
三十
日一
風
志
出
具

樂書卷第一百三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謨

樂圖論

十二律

律呂數度 律呂齊量

律呂圍徑 律呂清濁

律呂數度

凡物以三成聲以五立以三參五而八數成矣人以八尺爲尋物以八竅卵生故凡十有二律之音皆隔八而生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故日三而成朏月三而成

時歲三而成閏祭以三飯爲禮喪以三踊爲節兵重三
軍之制國重三卿之治以三參物而九數成矣故十有
二律之寸而黃鍾稱是焉蓋天之中數五也地之中數
六五六相合而生黃鍾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
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太族
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夾鍾卯之氣也二月
建焉而辰在降婁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
梁中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蕤賓午之氣
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
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南呂

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是先王因天地陰陽之氣而辨十有二辰卽十有二辰而生十有二律其長短有度其多寡有數而天下之度數出焉要之皆黃鍾以本之也傳曰律所以立均出度揚雄曰泠竹爲管室灰爲候以揆百度百度旣設濟民不誤然則先王作樂稽之度數至於百度得數而有常者豈不原於十二律邪說者以百刻爲百度何其誤也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凡六律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

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竹匏木以是求之五色成文而不亂文之以五聲之和也八風從律而不姦播之以八音之諧也百度得數而有常節之以十二律之度也吳季札觀樂於魯而曰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五色成文而不亂五聲和之謂也八風從律而不姦八風平之謂也百度得數而有常節有度守有序之謂也昔人常謂顓帝始作樂風承雲之樂以效八風之音舜以夔爲樂正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此之謂歟然古人之制聲律蓋皆有循而體自然不可得而

損益者也何則五聲在天爲五星在地爲五行在人爲
五常五聲可益爲七音然則五星五行五常亦可得而
益之乎十二律所以應十二月中氣者也如可益而爲
六十然則十二月亦可得而益之乎劉焯以京房爲妄
田琦以何妥爲當可謂知理矣

律呂齊量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先王作樂以形而
上者之道寓形而下者之器雖非數度不離於數度其
爲數度也卽有十二律而已雖非齊量不離於齊量其
爲齊量也卽有十二聲而已蓋數起於黃鍾始於一

而三之厯十二辰而五聲備其長則度之所起而其餘律皆自是生焉故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硯聲生於高肆聲生於下甄聲生於薄石聲生於厚高下薄厚之屬所制則有齊矣羸聲生於達衍聲生於回俶聲生於侈鬱聲生於弇達回侈衍之屬所容則有量矣故凡爲樂器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一要宿中聲而已由是觀之卽十有二律數度十有二聲齊量雜比而和之取中聲焉以爲樂器豈不信哉國語曰古者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蓋以此歟周景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非之爲是故也然言十有二律

則知聲之爲鍾言十有二聲則知律之爲管不言十有二鍾而言聲者蓋鍾於八音爲金金於五行爲言秋言之時聲所自出此所以言聲以見之歟雖然非特爲樂器如此凡以鍾律和樂亦如之書所謂律和聲是也

律呂圍徑

古者採嶰谷之竹斷兩節間而吹之雄鳴者爲黃鍾之律雌鳴者爲林鍾之呂而圓徑圍分之數固已素具乎其中矣蓋黃鍾之律長九寸累黍積之徑三分圍九分蓋本於天物生出自然非繇輕重之數也班固以黃鍾三九之法起十二律周徑三分參天之數也圍九分終

天之數也司馬彪鄭康成並用徑三圍九之說孟康推而衍之謂林鍾長六寸圍六分太簇長八寸圍八分後魏安豐王宗康成之說作林鍾太簇二律而吹之不合黃鍾商徵之聲後更圍皆九分始與均鍾器合是知孟康之說謬於諸儒矣十二律之寸旣因損益而有長短則其容受黍數亦稱之而已不嫌乎同於徑三圍九也周公之制九數圓周率三圓徑率一指凡天下之數言之非專論十二律周徑也今之論律者區區以是說爲言不亦迂乎

律呂清濁

樂莫不有音音莫不有適而衷也者適而已矣然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谿極則不鑒不鑒則竭矣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搏不搏則怒矣皆非所以爲適也一清一濁所常無窮一要宿清濁之衷而已安往而不適哉記曰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傳曰黃帝察發斂定清濁莊周述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而曰一清一濁文武經綸由此觀之先王作樂主之以十二律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其體則小大相成其用則終始相生一倡一

和一清一濁流行散徙不主常聲迭相爲經而已孰謂
蕤賓至應鍾爲清黃鍾至中呂爲濁哉今夫樂聲之於
眾音輕高爲清重大爲濁然律之增損長短不常聲之
抑揚清濁不一增則轉濁減則愈清清濁雖殊而本音
不失安有定長定短配屬高下者邪至如黃鐘九寸聲
之最濁者也中減則聲清應鍾四寸有奇聲之最清者
也倍增則聲濁一律如此餘管可知鄭康成之說吾無
取焉耳漢武帝採五經諸子呂覽張蒼之說以正清濁
置協律都尉以司之可謂有志於古矣

樂書卷一百三終

樂書卷第一百四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謨

樂圖論

十二律

律呂聽軍聲

律呂教六詩

律呂從八風

律呂大合樂

律呂聽軍聲

古之用師內有必勝之道外有佐勝之術周官大師執

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以佐勝之術行必勝之道故也蓋聽商聲知戰勝而士強聽宮聲知軍和而士附其吉可得而知也聽角聲知軍擾而心喪聽徵聲知將急而士勞聽羽聲知兵弱而威奪其凶可得而詔也古之人吉凶不待陣而知勝負不待戰而決不過如此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豈不信哉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主師出言之所以存預成之智也大司馬若師有功左執律愷樂獻于社主師旋言之所以示愷樂之仁也然周之出師有太史抱天時太卜正龜兆又以同律詔吉凶則先王慎成事重民命

亦可謂至矣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樂用衆居一焉惟行太師之禮大師始執同律聽軍聲而詔吉凶然則軍禮之師有小於此又非大師所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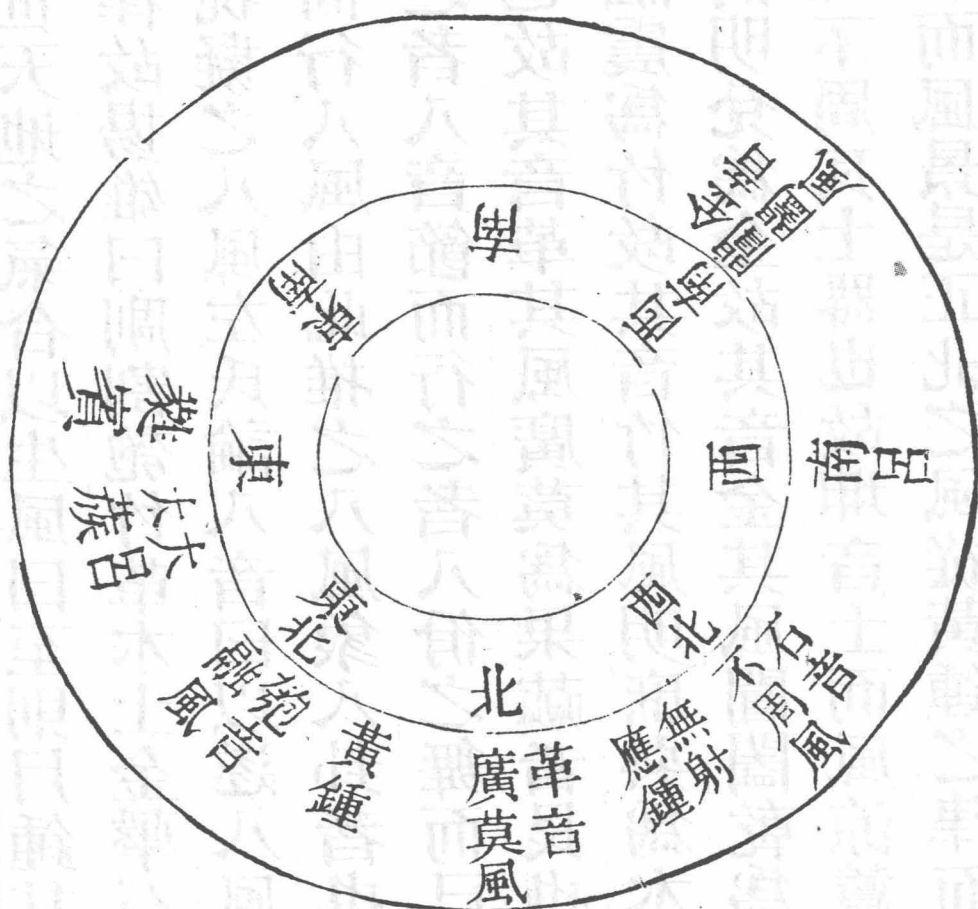
律呂教六詩

周官大司樂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蓋六德以中和爲首六律以黃鍾爲本則六詩本之情性中聲之所止也六德制之禮義中聲之所本也六律稽之度數中聲之所寓也大師教中聲所止之詩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則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

音然則樂有不爲中和之紀邪大司樂之於律同則以
之大合樂大師則合陰陽之聲而已大司樂之於國子
則教樂德樂語樂舞大師則教六詩而巳是尊者其治
大以詳卑者其治小以略不可不知也

射呂雉六篇

律呂從八風



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曰至則月鍾其風以爲
十有二律故揚雄曰剛割匏竹革木土金擊石彈絲以
和天下掣擬之八風左氏論八音曰以遂八風論舞曰
節八音而行八風由此推之八風象八卦者也其所以
擬而遂之者八音節而行之者八佾之舞而已益主朔
易者坎也故其音革其風廣莫爲果蓏者艮也故其音
匏其風融震爲竹故其音竹其風明庶與爲木故其音
木其風清明兌爲金故其音金其風闐闐乾爲玉故其
音石其風不周瓦土器也故坤音土而風涼蠶火精也
故離音絲而風景是正北之風從黃鍾之律而黃鍾冬

至之氣也東北之風從大呂太簇之律而大呂太簇大
寒啓蟄之氣也正東之風從夾鍾之律而夾鍾春分之
氣也東南之風從姑洗仲呂之律而姑洗仲呂穀雨小
滿之氣也正南之風從蕤賓之律而蕤賓夏至之氣也
西南之風從林鍾夷則之律而林鍾夷則大暑處暑之
氣也正西之風從南呂之律而南呂秋分之氣也西北
之風從無射應鍾之律而無射應鍾霜降小雪之氣也
豈非傳所謂樂生於風之謂乎八方之風周於十二律
如此則順氣應之和樂興而正聲格矣尙何姦聲之有
邪樂記曰八風從律而不姦國語曰律呂不易無姦事

也如此而已五音有變宮變徵之數琴絃有少宮少商之調皆非先王制樂度數之常也抑其爲變者歟

律呂大合樂

陰陽之理聲自倍而爲日律自倍而爲辰是聲本於日而以情質律本於辰而以和聲聲律相協而八音生焉故先王作樂以六律六同而考五聲以五聲而成八音以八音而節六舞以六舞而大合樂則六代之樂凡發諸聲音形諸動靜而三才之道備矣故用之天地足以降神示用之宗廟足以格祖考用之大朝會足以和邦國用之教萬民足以諧萬民用之大饗食足以安賓客

用之待夷狄足以說遠人用之大蜡足以作動物然則周家大合六代之樂所施如此其廣有瞽之頌特其始作備樂合乎祖者而已王子頹之饗王徧及六舞春秋譏之者爲其非天子而作備樂故也由此觀之先王六代之樂未始不具十二律至於分樂而序之舞雲門則奏黃鍾歌大呂舞咸池則奏太簇歌應鍾舞大磬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夏則奏蕤賓歌函鍾舞大濩則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武則奏無射歌夾鍾者特其所主異爾然則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惡有不並用十二律之理哉文王世子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

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蓋釋奠者禮也必有合者樂也凡釋奠必有合者主行禮以合樂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主合樂以行禮也然此商禮爾周禮則不施於釋奠矣古人重釋奠之禮如此後世則有歌而無舞設堂上之縣去堂下之肆則八音不備舞蹈不式果何以爲樂哉

樂書卷一百四終

樂書卷第一百五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雅部

五聲

五聲上

五聲中

五聲下

三宮無商

五聲上



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其在茲乎

絲隨五聲管隨十二律然和平沉厚龐大

而下者宮聲也勁凝明達從上而下歸於中者商聲也圓長通徹中平而正者角聲也抑揚流利從下而上歸於中正者徵聲也嚶嚶而遠徹細小而商者羽聲也

五聲中

五聲之於樂近取諸聲以盡性遠取諸物以窮理故聲出於脾合口而通之謂之宮出於肺開口而吐之謂之商出於肝而張齒湧吻謂之角出於心而齒合吻開謂之徵出於腎而齒開吻聚謂之羽凡此近取諸身以盡性者也宮土聲也其性圓而居中若牛之鳴窈而主合商金聲也其性方而成器若羊之離羣而主張角木聲也其性直而崇高若雞之鳴木而主湧徵火聲也其性明而辨物若豕之負駭而主分羽水聲也其性潤而澤物若馬之鳴野而主吐凡此遠取諸物以窮理者也蓋樂始於聲聲始於宮通之而爲商觸之而爲角驗之而

爲徵翕張之而爲羽宮無爲以覆物君之象也商有爲以通物臣之象也角善觸而難馭民之象也徵出而無驗有事之象也羽因時而翕張物之象也宮爲君足以御臣商爲臣足以治民角爲民足以興事徵爲事足以成物羽爲物足以致用此其序也傳曰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宮亂而君驕失溫舒廣大之意也商亂而臣壞失方正好義之意也角亂而民怨失惻隱愛人之意也徵亂而事勤失好施而爲之之意也羽亂而財匱失好禮

而節之之意也先儒謂宮聲方正而好義角聲堅齊而好禮誤矣晏子以徵招角招為景公作君臣相悅之樂雖主興發以為事補不足以為民亦舉中見上下之音歟宮徵商羽角上下相生之聚也宮商角徵羽君臣民事物之序也宮聲維洪調則政和國安亂則其國危在西域則婆陁大也商聲鏘鏘倉倉然調則刑法不作威令行亂則其臣壞在西域則稽積識也角聲喔喔確確調則四民安亂則其人怨在西域則沙識也徵聲倚倚戲戲然調則百物理亂則庶績隳在西域則沙臘也羽聲詡詡然調則倉廩實庶物備亂則其民憂其財匱在西域則般瞻也

五聲下

宮生於黃鍾九寸其聲重而尊商生於太簇八寸其聲

明而敏角生於姑洗七寸其聲經而易制徵生於林鍾六寸其聲泛而不流羽生於南呂五寸其聲渙散而抑故爾雅釋樂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抑其聲音清濁度數多寡雖有所不同其因而九之未嘗不一也然則舜作五絃之琴而有徵招角招之別則宮商羽之招可類見矣是五聲之於樂損之則虧益之則贅豈足以紀中之成雅樂哉古人嘗謂中和莫盛乎五故五之數在易爲中爻在禮爲中庸在樂則主中聲而已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名則宮商角徵羽其用則重敏經迭抑其象則君臣民事物其位則左

右上下中其色則青黃赤白黑其性則仁義禮智信其情則喜怒哀憂恐其事則貌言視聽思在天運而爲五樂在地列而爲五行在人竅而爲五臟則中聲所止無往不在要之必以宮爲主故傳曰宮者音之主也又曰宮爲四聲綱故商非宮則失其所守不足以爲臣角非宮則失其所治不足以爲民徵非宮則失其所爲不足以爲事羽非宮則失其所生不足以爲物况旋相之樂非宮何以降神哉噫道生一則奇而爲陽一生二則偶而爲陰二生三則陰陽中而爲冲氣以五聲求之陽中爲角陰中爲商陽正爲徵陰正爲羽參合陰陽而爲冲

氣者其宮乎由是觀之陰陽相應則和偏勝則乖而樂聲如之苟捨五聲之正而益之以三變其欲無偏勝之患難矣五聲一也或謂五音或謂五色或謂五樂者蓋見於節奏爲五聲著於文采爲五色變而成方爲五音比音而樂爲五樂其實一也

大同以合三宮無商

生於天三成於地八者木之所以爲行也角聲出焉生於地四成於地九者金之所以爲行也商聲出焉金則尅木木則尅於金未有並用而不相害者也周以木德王天下而爲當時之貴商以金德王天下而爲已用之

賤周官旋宮之樂禮天神則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禮地示則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禮人鬼則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而未嘗及商者避其所尅而已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則周之作樂非不備五聲其不言商者文去而實不去也與春秋齊晉實予而實不予同義荀卿以審詩商爲大師之職則聲詩之有商聲大師必審之者避所尅故也鄭康成謂祭尙柔而商堅剛故不用焉楊牧曰周祭天地不用商及二少以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而

裁其繁也若然周之佩玉左徵角右宮羽亦曷爲不用商邪

聖朝祫享之樂奏懷安九成之曲黃鍾爲宮三奏大呂爲角二奏太簇爲徵二奏應鍾爲羽二奏是不知去商者周人之制而已以周人之制推之則

聖朝以火德王天下論避其所尅當去羽音矣今太常周樂不審詩羽而審詩商蓋失古人之旨遠矣樂安得而和哉

而味哉

周樂不審藉陳而審藉商蓋夫古人之昌歆矣樂安得
聖神以火齡王天下備舉其祖煥當去陳音矣今太常
皆周人之歸而白以周人之歸辨之順

爲角二奏太熱爲徵二奏觀驗爲陳二奏是不快去商
聖神領享之樂奏對矣凡凡之曲黃鼓爲宮三奏大呂
商張

樂書卷一百五終

之周王立樂於古宮陳亦昌爲不用

樂書卷第一百六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八音上

八音中

八音下

聲音通論



八音上

樂出於虛而寓於實出於虛則八音同冥於道寓於實則八音各麗於器器具而天地萬物之聲可得而考矣故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若堅若脆若勁若韌若實若虛若沉若浮皆得效其響焉故八物各奇而同和也白少皞氏效八風之調而八音固已大備後世雖有作者皆不能易茲八物矣金聲春容秋分之音也莫尚於鍾石聲溫潤立冬之音也莫尚於磬絲聲纖微夏至之音也莫尚於琴瑟竹聲清越春分之音也莫尚於管籥匏聲崇聚立春之音也笙竽繫焉土聲函胡立秋之音也埙

缶繫焉革聲隆大冬至之音也鼗鼓繫焉木聲無餘立
夏之音也祝敔繫焉然金失之重石失之輕絲失之細
竹失之高匏失之長土失之下革失之洪水失之短要
皆不相奪倫然後克諧而無失也經論八音多矣原始
言之不過曰施之金石要終言之不過曰匏竹在下兼
始中終言之則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乃若論其詳宜
莫若周官大師焉蓋樂器重者從細而細不踰羽輕者
從大而大不踰宮適細大之中而無踰者其惟角乎蓋
莫重於金故尚羽莫輕於瓦絲故尚宮輕於金重於瓦
絲者石也故尚角匏竹非有細大之從也故尚議草木

非有清濁之變也故一聲然金石土類西凝之方也故與土同位於西匏竹木類東生之方也故與木同位於東絲成於夏故琴瑟在南革成於冬故鼗鼓在北大師之序八音以金石土爲先革絲次之木匏竹爲後者蓋西者秋言之時聲之方也虛者樂所自出聲之本也故音始於西成於東於西則金石先於土者以音逆推其所始故也於東則匏竹後於木者以陽順序其所生故也革絲居南北之正先革後絲者豈亦先虛之意歟樂記言樂之器荀卿言所以道德者以德待器而後達故也

八音中

八音中

八音之於樂象爲八卦位爲八方氣爲八風中爲八極其數一本中和之五冲氣之三以導中聲而已古者上農掘土出金以爲鍾上工磨石出玉以爲磬鐘於五音爲金於五事爲言於五藏爲氣於五星爲義金則奏爲鏗鎗言則發爲號令直其氣所以立橫方其義所以立武此聽其聲所以思武臣也磬於八音爲石於八卦爲乾石則其形曲折而有別乾則其行剛健而不陷有別所以立辨不陷所以致死此聽其聲所以思死封疆之臣也琴瑟同出於絲而靜好其聲則噍殺而哀潔靜而

廉依義以立志而已此聽其聲所以思志義之臣也竽
笙簫管同出於竹而發猛其聲則動濁而濫合比而會
有聚衆之義焉此聽其聲所以思畜聚之臣也鼓爲樂
之君而鼙則卑者所鼓其爲革聲一也士譁而謹羣趨
而動有進衆之義焉此聽其聲所以思將帥之臣也由
是觀之君子之於音聽之在心不在耳彼其音之所發
亦誠有所合之也豈在悅鄭衛鏗鏘而已哉玄而發之
言鍾鼓鼙之聲則知絲爲琴瑟竹爲竽笙簫管也言絲
聲竹則知鐘爲金鼓鼙爲革也言石聲磬則金聲鐘之
類見矣言竹聲濫則石聲清之類見矣匏竹利制言竹

則匏在其中矣革木一聲言革則木在其中矣就八者
單出言之故謂之聲由聽其雜比言之故謂之音八音
不言土者以七音待土贊之而後和故也鄭康成以石
聲磬當爲磬字之誤豈經旨哉於傳有之金聲鏗鏘以
立橫橫以勁武金聲正則人思武矣石聲磬磬以立別
別以致死石聲正則人思死節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
以立志絲音正則人筆立操矣竹音濫濫以立會會以
聚衆竹音正則人思和洽矣土音濁濁以立太太以養
育土音正則人思寬厚矣革音謹謹以進衆革音正則
人思毅勇矣匏音啾啾以立清清以忠謹匏音正則人

思恭愛矣木音直直以立正正以寡欲木音正則人思
絜已矣亦足發明於此琴瑟之音言哀鼓鼙之音言謹
者蓋琴瑟夏至之音一陰生之時也鼓鼙冬至之音一
陽生之時也陽主樂以譁陰主哀以靜此其音所以不
同也

八音下

樂經之亡久矣其遺音餘韻雖奪於殽亂之眾言然質
諸他經亦可少概見矣樂記曰聖人作爲鞀鼓控揭塤
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蓋作革
以爲鞀鼓作木以爲控揭作土以爲塤作竹以爲箎作

金以爲鐘作石以爲磬作匏以爲竽作絲以爲瑟則鞀鼓挫揭塤箎唱德音於其始也鐘磬竽瑟和德音於其終也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下管鞀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蓋鳴球以爲石琴瑟以爲絲下管以爲竹拊鞀鼓以爲革柷敔以爲木笙以爲匏鏞以爲金則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作之於堂上也管鞀鼓柷敔笙鏞作之於堂下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周官旋宮之樂舉鐘以見石舉鞀鼓以見木舉管以見匏舉琴瑟以見瓦詩之有瞽言應田縣鼓與鞀則革音也言柷敔則木音也言簫管則竹音也言磬則石音也不言金者以石見

之不言匏者以竹見之蓋八音之於樂其音不備不足
以爲樂以用言之未有不比音以體言之未有不比物
故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革木以節之匏以宣之瓦
以贊之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聲然後八音克諧不至
於奪倫也然詩書不言土音易於比坎離獨言缶不及
土音者蓋八音以土爲主猶五事以思爲主也故七音
非土不和土非七音不備詩書舉七音以見土推用以
見體也易舉缶以見七音明體以見用也由是觀之八
音樂之器而樂非器也君子和樂之情以制器工師因
樂之器以考音古之人有鼓琴而流魚爲之出聽有鼓

瑟而六馬爲之仰秣凡類此者固豈八音之器能使之然哉蓋亦冥於非器之器載道而與之俱矣

聲音通論

凡物動而有聲聲變而有音聲不過五非樂之道也樂之象而已音不過八非樂之象也樂之器而已此記樂者所以有聲者樂之象金石絲竹者樂之器之說也易曰天數五地數五然則五聲其天地之道歟傳曰人者統八卦諧八音舞八佾以終天地之功然則八音其入之道歟樂通倫理而三才之道具則冲氣以爲和彼發諸聲音所道者孰非中德所詠者孰非中聲哉世之論

樂者謂五聲天音也八音天化也豈不偏乎五經通議
曰聲者物之性也音者聲成文也是五聲八音之於樂
相有以成相無以廢多之爲有餘之贅少之爲不足之
虧不可得而加損也以五聲配四時言之則角商陰陽
之中也徵羽陰陽之正也中正具而爲雅者其在於宮
乎以八音配八卦言之惟乾爲天下之至陽而磬之石
音繫焉惟坤爲天下之至陰而瓦之土音繫焉竹音震
革音坎匏音艮音雖不同而同於陽無非本乎乾者也
木音巽絲音離金音兌音雖不同而同於陰無非本乎
坤者也是陰陽相應則和偏勝則乖凡樂之聲音或虛

實相成或幽顯相形雖清濁不齊其於爲聲均也或雜比成文或曲折成方雖當愆不一其於爲音均也蓋聲音之發心術形焉性術盡焉故古之作樂莫始於律同莫備於六樂未有不資五聲以文之八音以播之舜以之在治忽而帝周以之大合樂而王書曰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舜成帝功之效也詩曰穆穆厥聲肅雍和鳴我客戾止永觀厥成周成王功之效也由是觀之先王作樂本之情性以爲情稽之度數以爲文制之禮義以爲節以繩德厚而無過德以象事行而無過事一要宿於剛而不怒柔而不懾陽而不散陰而不

密以遂天地冲氣之和而已後世不知出此五聲奪於
二變而聲始不正矣八音以木易匏而音始不諧矣彼
哉彼哉亦豈知先王立樂之方聲音之節賁之大師聲
音之用賁之鼓人聲音之合賁之大胥哉蓋禽獸知聲
而不知音衆庶知音而不知樂今之論樂者曾聲音之
不知欲其幽以致鬼神示明以和邦國內以諧萬民外
以安賓客遠以說遠人微以作動物不亦難乎

以安賓客意以信盡人端以卦種而不衣黻平

不映燈其幽以延康輒示明以味雅國內以語萬民

而不映音眾無味音而不味樂今之編樂詩曾音之

音之用真之遠人響音之合音之大音造蓋禽鳴賦

詩如若亦豈味夫王立樂之式響音之將貴之大和

二變而響故不五矣八音以木為鼓而音故不韻矣

樂書卷一百六終

樂書卷第一百七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雅部

五聲

宮 商 角 徵 羽

辨四聲 禁四聲 明二變

樂德 樂語

一曰宮

楊雄之論聲生於日以甲乙爲角庚辛爲商丙丁爲徵

壬癸爲羽戊己爲宮至於對或人之問則曰黃鍾以本之中正以平之是五聲之本出於黃鍾九寸之律爲宮而宮之爲聲以時言之位四時之中以聲言之爲四聲之綱猶之宮室之宮居中而覆乎四隅也其聲則和平厚重洪舒而最濁猶牛之鳴窳也其數五成數十絲數八十一應九九之數也其時季夏其日戊己其辰辰戌丑未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精勾陳其蟲倮其嶽嵩山其生金其勝水其行土其味甘其臭香其色黃其臟脾其性信其情恐其事思其主唱聲調則廣裕亂則荒驕君之象也王之宮縣亦取諸此蓋天統以圓鍾爲宮地

統以函鍾爲宮人統以黃鍾爲宮以其尊無二上故也
先儒有十二宮之說豈樂殊貴賤之意邪

二曰商

商金音也其數四成數九絲數七十二其濁次乎宮其
聲明以敏其和溫以斷其律中夷則其日庚辛其辰辛
酉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其精白虎其蟲毛其嶽華山其
時秋其方西其生水其勝木其味辛其臭腥其色白其
臟肺其性義其情怒其事言其主和聲調則凝敏亂則
陂壞臣之象也臣以度義爲忠則商之爲言度也先儒
謂商章也彊也誤矣

三曰角

角木行也其數三成數八絲數六十四清而不皎濁而不溷其聲防以約其和潔以淨其律中太簇其日甲乙其辰寅卯其帝太皞其神勾芒其精倉龍其蟲鱗其嶽泰山其時春其方東其生火其勝土其味酸其臭羶其色青其臟肝其性仁其情喜其事貌聲調則圓徹亂則憂恐民之象也蓋角形之上窮善觸而難制而小民之難保如之然則角之爲觸其來尙矣

四曰徵

徵火行也其數二成數七絲數五十四其清踰於商其

聲泛以疾其和平以切其律中仲呂其日丙丁其辰巳
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精朱雀其蟲羽其嶽衡山其
時夏其方南其生土其勝金其味苦其臭焦其色赤其
臟心其性禮其情樂其事親聲調則流演亂則哀勤事
之象也蓋徵之爲義出無而驗有者也先儒謂徵祉也
止也又謂間聲四調無徵調誤矣

五曰羽

羽水行也其數一成數六絲數四十八其清踰於徵其
聲散以虛其和短以抑其律中應鍾其日壬癸其辰子
亥其帝高陽其神元冥其精立武其蟲介其嶽恆山其

時冬其方北其生木其勝火其味鹹其臭朽其色黑其
臟腎其性智其情悲其事聽聲調則平和亂則危匱物
之象也先儒謂羽字也舒也蓋羽之爲物因時翕張而
已翕而字之張而舒之羽之義也然宮唱而商和則善
太平之樂也角從宮則哀衰國之樂也羽從宮則悲亡
國之樂也自其變成方言之謂之五聲自其比音而樂
言之謂之五樂其實一也先儒謂萬物人事非五行不
生非五行不成非五行不滅故五音用火尺則重用金
尺則兵用木尺則喪用土尺則亂用水尺則律呂合調
天下和平亦臆說也

辨四聲

人感物以形聲聲本無而爲有故五聲之別宮爲上平聲商爲下平聲角爲入聲徵爲上聲羽爲去聲知此可與言律聲矣先儒一宮二商三角四變徵五徵六羽七變宮之說一何妄邪唐調露中太子使樂工於東宮奏寶慶之曲李嗣真聞之曰此樂宮商不和君臣相阻之驗也角徵失位父子不協之兆也殺聲多而哀調苦非美善之音也數月而太子廢可謂深於音樂者矣由是言之樂其可妄作哉

禁四聲

昔顏淵問爲邦孔子對之樂則韶舞放鄭聲之淫者蓋以謂樂聲有四狎侮之唱則慢聲也不若凶之不善非怨之吟則凶聲也不若過之不中恆舞于宮酣歌于室則過聲也不若淫之不正然則北里之曲其淫聲歟爲邦以禮樂爲急樂以放鄭聲爲先故樂師凡建國所禁之聲其序如此樂記曰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淫樂則多哇之鄭也和樂則中正之雅也先王建國不先禁禮樂則鄭聲得以亂雅矣古之人將欲揚善必先遏惡將欲存誠必先閑邪意亦類此然淫樂

之道同歸故曲禮論安民之禮以毋不敬爲先周官論
建國之樂以禁四聲爲先

明二變

五聲者樂之指拇也二變者五聲之駢枝也駢拇枝指
出乎形而侈於形存之無益也去之可也二變行乎五
聲而淫於五聲存之亦無益也削之可也益五聲之於
樂猶五星之在天五行之在地五常之在人也五聲可
益爲七音然則五星五行五常亦可益而七之乎其說
必不行矣先儒必爲是說者蓋有原也左氏傳曰爲之
七音以奉五聲周語載武王伐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

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白鶉及駟七列南
北之揆七同楚語述先王之祀有七事而以天地民四
時之務當之書大傳述聖王巡十有二州論十有二俗
以定七始而以七統當之漢焦延壽京房鄭康成之徒
謂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
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是謂七始班固又從而傳會
之謂舜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汝聽
是其說始於夏書而蔓衍於左傳國語書傳漢志是不
知書之在治忽有五聲而無七始國語之七同有四宮
而無徵也左氏爲七音之說蓋八音耳八音以土爲主

而七音非土不和故書之益稷禮之樂記其言八音皆
虛其土猶大衍之數虛其一也太衍之數虛其一無害
爲五十七音之數虛其土無害爲八音也若以七音爲
二變在焉是以五聲奉五聲豈其理歟臣嘗讀後周史
武帝時有龜茲人白籍入國最善爲胡琵琶聽其所奏
之調有七音一曰婆陁力二曰雞識三曰沙識四曰沙
侯五曰加濫六曰般瞻七曰俟利筵以應七律之音合
爲八十四調又知二變之聲出於夷音非華音也蘇夔
素號知音嘗援韓詩外傳樂聲所感及月令五音所中
並皆有五不聞更加變宮變徵是欲以夏變夷不欲以

夷音變夏樂也若夔者可謂知五聲之本矣今夫天無二日土無二君宮既爲君而又有變宮是二君也害教莫甚焉豈先王制樂之意哉

樂德

周官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益中以本道之體其義達而爲和其敬達而爲祇祇則順行所成庸則友行所成友以事師長孝以事父母則樂德所成終始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則人道而已若夫之於天道則孝不足言之然則自世胄而言謂之胄子自合國子弟而言謂之國子其實一也帝則德全而教略故舜

命夔教胄子以直寬剛簡之四德王則業大而教詳故
周命大司樂教國子以中和祇庸孝友之六德古者教
人之道未嘗不始終以樂文王世子曰三王之教世子
必以禮樂孔子曰成於樂則樂者固教之始終歟太學
之教先入學釋菜以示之禮繼之小雅肄三以示之樂
學雜服者達之以安禮學操縵者達之以安樂是知教
人始終以樂豈特國子而已哉雖萬民之眾司徒固以
六樂教之中樂禮教之和矣周之教國子非特樂德也
蓋并與樂語樂舞而教之豈舜教胄子不足於此耶以
經求之詩言志歌永言非無樂語也樂則韶舞非無樂

舞也特舉樂德該之而已樂德必始於中和者樂爲中和之紀故也荀卿亦曰樂之中和

樂語

周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興道諷爲樂語之體誦言語爲樂語之用其實一也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又言天子視學養老之禮登歌清廟旣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樂記曰樂終可以語可以道古瞽矇掌弦歌

諷誦詩傳曰樂語有五均是知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
以備升歌大致不過如此先樂德後樂語者德爲樂之
實語爲樂之文與四科先德行後言語同序

樂書卷一百七終

樂書卷第一百八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八音位

八音次

金

石

土

革

絲

匏

竹

木

八音位

先王作樂莫不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故列琴瑟於

南列管於東南列磬於西北列鐘於北所以正其位也
記曰列其琴瑟管磬鐘鼓如此然琴瑟絲音也與瓦同
於尙宮管竹音也與匏同於利制鼓革音也與木同於
一聲磬石音也鐘金音也故舉絲以見瓦舉竹以見匏
舉革以見木而五聲八音具矣後聖有作爲樂如此具
備則蕢桴而土鼓雖鄙朴而不足尙然先王必存而不
廢者貴本始之意也

八音次

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播之以八音
先金石而土革次之先絲木而匏竹次之八音之序也

國語曰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
行之以遂八風太元曰剗割竹革木土金繫石彈絲以
和天下梘擬之八風八音所以梘擬八風而遂之八風
所以從律而不失先後之序故其論次亦因之而已

一曰金

金生於土而別於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時則秋其
風閭闔其聲則羽其音則鏗立秋之氣也先王作樂用
之以爲金奏焉周官鐘師掌金奏罍師掌金奏之鼓鼓
人掌四金之音聲孟子曰金聲是也金奏之樂未嘗不
用鼓特謂之金者以金爲主故也禮曰內金示和也又

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國語曰金奏肆夏莊子曰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則奏金而鳴之內以示情外以示和音之實也

二曰石

石之爲物堅實而不動其卦則乾其時則秋冬之交其方則西北之維其風不周其聲尙角其音則辨立冬之氣也先王作樂擊之以爲磬之屬焉蓋金石之樂其聲未嘗不相應故莊子曰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國語曰金石以動之唐李真以車鐸而得徵音之石則其相應可知矣三代之樂旣壞於秦漢漢至成帝時尙未有金石

之樂及晉武破符堅之後而四廂金石始備焉後世傷以泗濱石其聲下而石和而以華原所出者易之信乎審一以定和難矣哉

音周官少師亦三曰土其面鼓之也
土則埏埴以成器而沖氣出焉其卦則坤其方則西南之維其時則秋夏之交其風則涼其聲尙宮其音則濁立秋之氣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爲埴之屬焉蓋埴簾之樂未嘗不相應也故詩曰伯氏吹埴仲氏吹簾又曰如埴如簾樂記以埴簾爲德音之音周官笙師并掌而敎之則其聲相應信矣

四曰革

革去故以爲器而羣音首焉其卦則坎其方則北其時則冬其風廣莫其律黃鍾其聲一其音謹冬至之氣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爲鼓之屬焉蓋鞀所以兆奏鼓者也二者以同聲相應故祀天神以雷鼓雷鼗祭地示以靈鼓靈鼗享人鬼以路鼓路鼗樂記亦以鞀鼓合而爲德音周官少師亦以鞀鼓并而鼓之也

五曰絲

絲飾物而成聲其卦則離其方則南其時則夏其聲尙宮其律蕤賓其風景其音哀夏至之氣也先王作樂絃

之以爲琴瑟之屬焉蓋琴瑟之樂君子所常御其大小雖不同而其聲應一也故均列堂上焉

六曰匏

匏之爲物其性輕而浮其中虛而通笙則以匏爲母象植物之生焉其卦則艮其方東北之維其時春冬之交其聲尙議其律大呂太簇其風融其音啾立春之氣也先王作樂慮之以爲笙竽之屬焉記曰歌者在上下匏竹在下國語曰匏竹利制蓋匏竹相合而成聲得清濁之適故也

七曰竹

竹之爲物其節直而有制其心虛而能通而利制之音
所由出也其卦則震其方則東其時則春其聲尙議其
律姑洗其風明庶其音溫春分之氣也先王作樂竅之
以爲簫管之屬焉

八曰木

木者所以合止樂之器其卦則巽其方東南之維其時
春夏之交其風清明其律夾鍾其聲一其音直立夏之
氣也先王作樂斲之以爲柷敔之屬焉樂記曰作爲控
揭德音之音柷敔以控揭爲用控揭以柷敔爲體二者
之聲一合一止未嘗不相待也

樂書卷一百八

樂書卷一百八

五

樂書卷一百八終

樂書卷第一百九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金之屬

鐘制

鏞

鐃

剽

棧

鞞

鞞

鞞

金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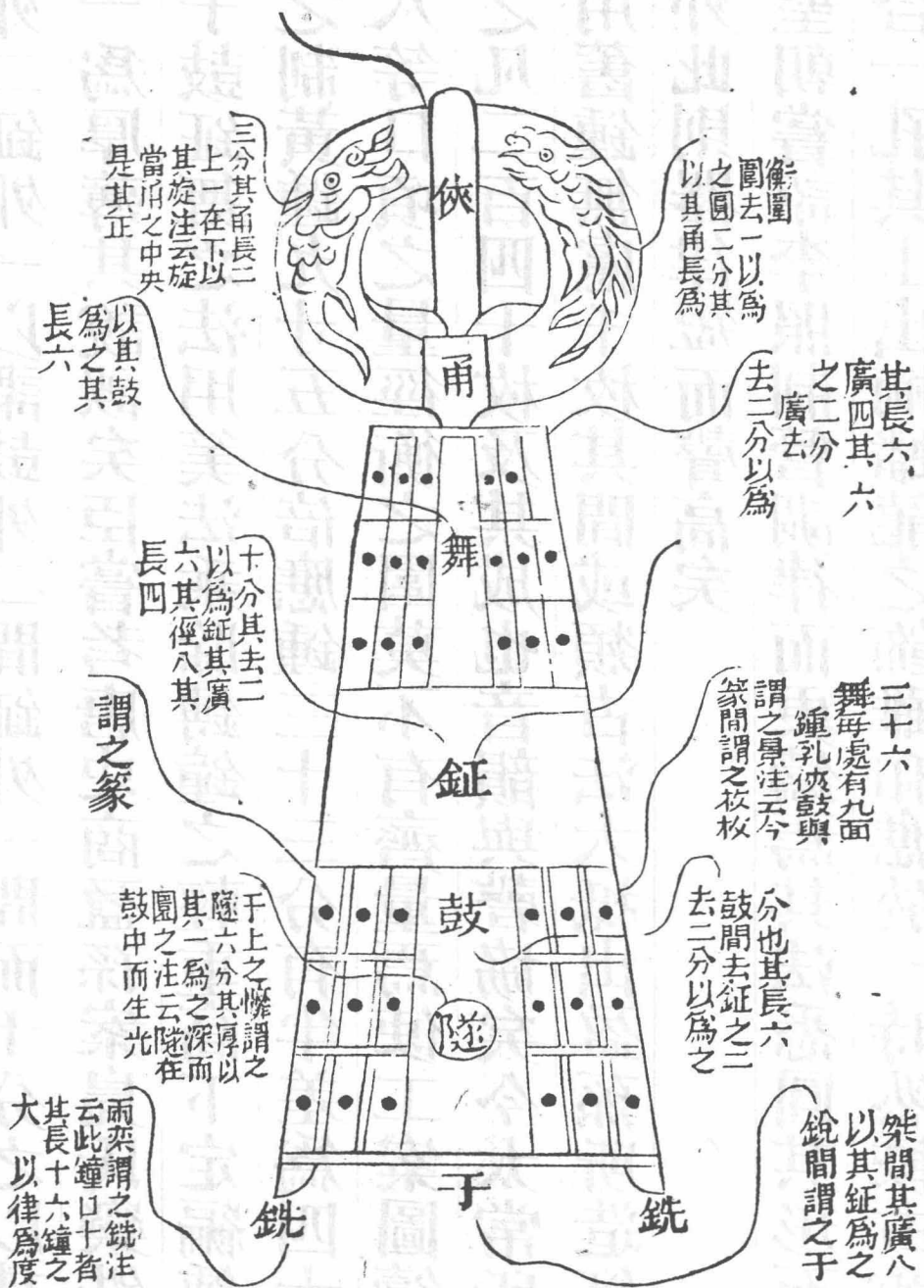
八音

樂器

樂圖

宋宣徽院樂書正字劉昫題

樂書卷一百九 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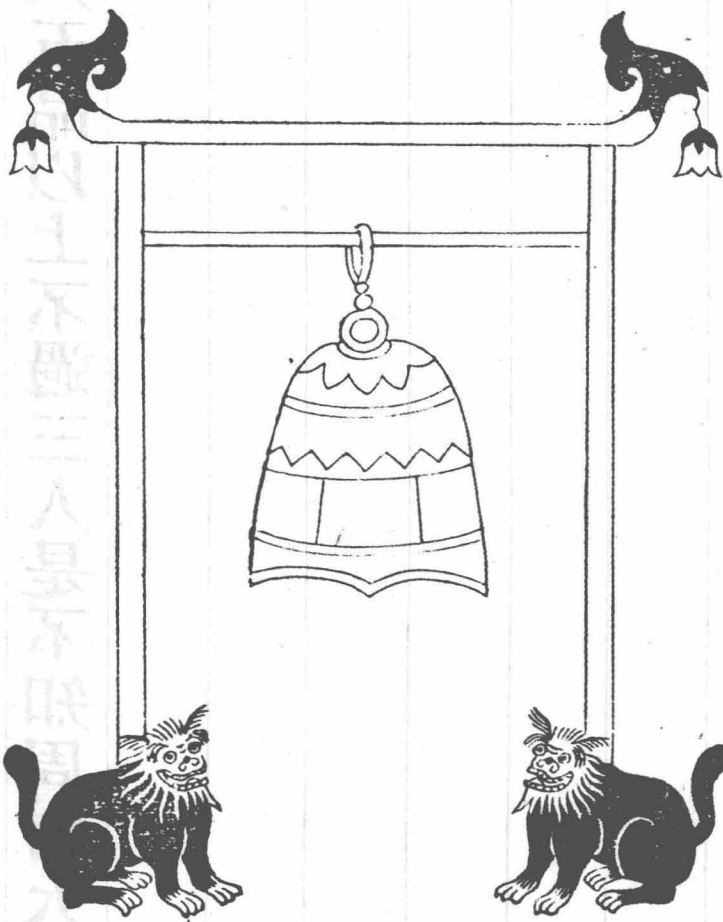


外二鉦外一以謂鼓外二間鉦外一間而十分之以其一爲厚薄其說誤矣臣嘗考唐史商盈孫案鳧氏欒銑于鼓鉦舞之法用筭法乘除鑄鐘之輕重高下定編鍾之制黃鍾九寸五分倍應鍾三十三分有半差爲四十八等口項之量徑衡之圍莫不有齊量焉使工案圖鑄之凡二百四十枚及其成也音韻與磬協矣今太常所用舊鍾無慮千枚其間或類古法大抵出盈孫所造鉦外此則器律短而聲高矣

聖朝嘗詔李照制管調律而更鑄焉其法悉圓其形而合一孔其上出柄蟠龍之飾雖和應於一時然較古鍾

如鈴而不圓者異矣唐制凡私家不設鐘磬三品以上
女樂五人五品以上不過三人是不知周官大胥樂縣
之制也

鏞



文備也
丈樂正人
以土不嚴
三人晏不
朕聞
六晉樂
制
收餘而不
圓音異矣
夷味寒不
如鼓聲三
品以土

呂氏春秋曰黃帝命伶倫鑄十二鐘和五音傳曰黃帝命伶倫與營援作十二鐘考工記鳧氏爲鐘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鐘鐸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鐘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靡謂之隧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謂之銑間去二分以爲鼓間以其鼓間謂之舞脩二去分以爲舞廣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圍三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圍之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

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凡聲高聲硯正聲緩下聲肆陂
聲散險聲斂達聲羸微聲醵回聲衍侈聲笄弇聲鬱薄
聲甄厚聲石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
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由是觀之饒于鉦鼓舞
鐘之體也甬與衡鐘之柄也舞鼓徑六而長亦六鄭氏
以此爲鐘口十其長十六也凡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
度數若黃鍾之律九寸十六之而銑取其十以爲度則
銑徑五寸有奇鉦鼓舞之所居者遞去二分則舞脩三
寸有奇舞廣二寸有奇林鍾之律六寸十六之而銑取
其十以爲度則銑徑三寸有奇鉦鼓舞之所居者遞去

二分則舞修二寸有奇舞廣一寸有奇餘律之鍾亦然
賈公彥曰律各倍以爲鐘舉一端也大鐘十分其鼓間
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蓋鉦
體居銑之六與鼓間同鉦間又殺矣與鼓間異此所以
各十分之以爲厚薄鄭氏曰鼓鉦之間同方六而今宜
異又十分之一猶太厚皆非也若言鼓外鉦外則近之
鼓考工記鳧氏爲鍾厚薄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
弇之所由興皆有說焉故鐘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
柞弇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
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鐘大而短則其

聲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圓之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出所制有齊而無高下厚薄之偏所容有量而無達回侈弇之過一歸正緩之中聲而已國語曰古者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則鐘以中聲爲本矣昔齊景公爲大鐘鐘大懸下其氣不上薄仲尼譏之周景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非之魯莊公鑄大鐘而國小鐘大曹劌規之皆失中聲故也伶州鳩曰鐘音之器也小者不窕大者不撓則和於物此之謂歟

今夫樂之作也先鼓以警戒後鐘以應之故虞書論堂
下之樂以鼗鼓爲先笙鏞次之商詩以置我鞀鼓爲先
鏞鼓次之周詩以鼗鼓爲先維鏞次之是鼓大麗而象
天鐘統實而象地天先而地從之鼓先而鏞從之先王
立樂之方也鄭氏謂先擊鐘次擊鼓以奏九夏是徒知
鐘鼓之文不知用鐘鼓之意也仲尼曰樂云樂云鐘鼓
云乎哉以爲樂在於鐘鼓則鐘鼓樂之器而器非樂也
以爲不在於鐘鼓則鐘鼓不耘吾無以見聖人矣世傳
爲鐘者多矣或謂炎帝之孫鼓延或謂黃帝之臣營援
或謂堯舜之臣倕豈皆有所傳聞然邪臣竊嘗論之虞

夏之時小鐘謂之鐘大鐘謂之鏞周之時大鐘謂之鐘
小鐘謂之鐸則鑄之爲用其實編鐘也編鐘之用其實
歌鐘也一器而三名之各有攸趨爾

鐸剽機

古之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作十有二鐘主十有二月之聲鑄亦如之傳曰黃帝使營援鑄十有二鐘加五音以詔英韶所以放升降之氣道天地之和周人因之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言律則知聲之爲鐘言聲則知律之爲管蓋數本起於黃鍾始於一而三之厯十二辰而五聲備以十二辰之鐘寓十二律之聲此中聲之所由出而鍾律所以諧也宋史所載漢中得銅鐘十二豈古鐘歟莫非鍾也大者謂之鏞以民功爲大故也書言笙鏞詩言鼗鼓惟鏞庸鼓有鐸是已小者謂之棧以象功之淺者也昔

晉人得鐘長三寸口徑四寸銘曰棧是已若夫大而不
鏞小而不棧則又掠其大小之聲而歸於中焉其斯以
爲剽歟儀禮大射阼階之東笙磬其南笙鐘其南鏞西
階之西頌磬其南笙鏞其南鏞皆南陳國語曰細鈞有
鐘無鏞昭其大也大鈞有鏞無鐘甚大無鏞鳴其細也
蓋細鈞角徵也必和之以大故有鐘無鏞大鈞宮商也

樂書卷一百九終

樂書卷第一百十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編鐘

歌鐘

青鐘

赤鐘

黃鐘

白鐘

黑鐘

和鐘

鐃鐘

銘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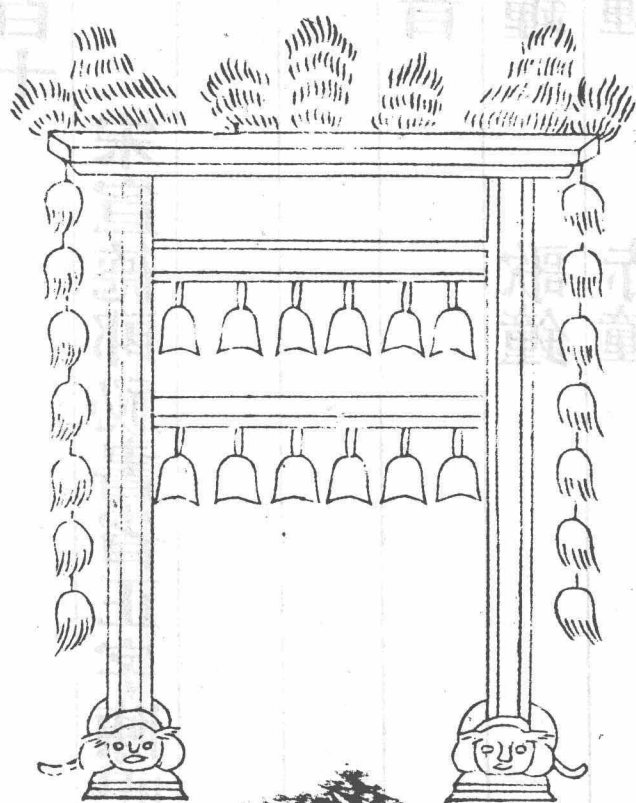
鐘聲上

鐘聲中

鐘聲下

修

黃編鐘 十二枚



謂之釁猶治荒謂之荒治亂謂之亂也周官天府上春釁寶器荆王伐吳將殺沮衛蹇融釁鼓則釁鐘鼓之法其來尙矣周之所釁非特此也大司馬之於軍器小子之於邦器卜人之於龜雞人之於雞太祝之於逆牲小祝之於祈號圉師之於廢女巫之於浴皆在所釁焉齊宣王之時將以牛釁鐘而以羊易之夫以牛釁鐘禮也以羊易牛仁也不忍牛之觶觶而廢釁鐘是愛牛不愛禮非仁術也仁心而已惻隱牛之就死而易以羊是愛牛不廢禮非仁政也仁術而已

聖朝祖宗軫不忍之仁廢釁鐘之禮好生之德曷其至

哉

銘鐘

昔晉克洛之後秦有圖敗晉功魏顒以身却退秦于輔
氏親止杜回其勲銘之景鐘嘗觀顒帝居位文德者錫
以鐘聲武德者錫以干戈又傳曰聖王承天功成者賞
功敗者罰故樂用鐘由是知古之人其樂用鐘非特賞
功於一時抑又銘功於不朽矣

鐘聲上

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
樂其意變其聲亦變意誠感之達於金石而況人乎今

夫鐘之與磬也近之則鐘音亮遠之則聲音彰物固有近不若遠者遠不若近者不可不知也宋左師每食擊鐘鄭伯夜飲酒擊鐘蓋古之人一飲食之際必擊鐘者所以和志氣而去爭心也其備禍豈不豫哉

鐘聲中

周景王鐘成而伶人告和州鳩必以爲不知其和晉平公鐘成而工人告調師曠必以爲不調者蓋上之作器而民樂之則調和矣徒作器而民莫之樂雖欲調和其可得乎傳曰樂在人和不在聲然則州鳩師曠之言其知作器之本歟

鐘聲下

晉獻公卒未葬吳公子札自衛如晉而將宿戚聞鐘聲而異之者以君尙在殯臣未可以樂故也知悼子卒未葬杜蕢自外來聞鐘聲而飲諸臣者以臣尙在殯君未可以樂故也然晉平公悟師曠之飲而罪已孫文子聞季札之言而不悔者其賢不賢亦可知矣

修

爾雅曰徒鐘鼓謂之修謂之鼓鐘與詩之鼓鐘欽欽同意

樂書卷一百十終

樂書卷第一百十一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金之屬下

四金通論

金鐔

鐔于

金鐔

金鉦

丁寧

大金鐃

小金鐃

小鉦

金鐸

木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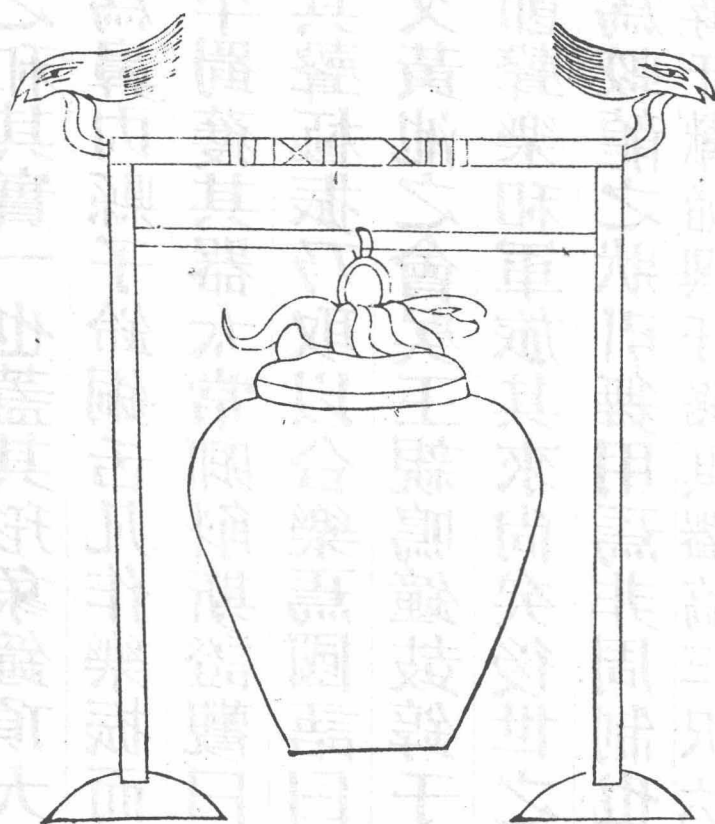
四金通論

聖人作易參天兩地而倚數因參而三之其數六因兩而兩之其數四鼓陽也而六之參天之數也金陰也而

四之兩地之數也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必掌以鼓人者鼓爲樂之君故也蓋六鼓之有四金猶六律之有六呂未有能偏廢者也故鐸之聲渙鐻之聲濁鐃之聲高鐸之聲明渙則陰與陽和故可以和鼓倡而和之故也鐻則承陽而節之故可以節鼓行而節之故也高則陰勝於陽而可以止鼓退而止之故也明則陰與陽通而可以通鼓作而通之故也在易之艮位之終止也位之終止則窮故以漸進繼焉旣濟治之終止也治之終止則亂故以未濟終焉亦六鼓終於通鼓之意也大司馬言鐻鐃則鳴之而已鐸則或

振或擁其用則先鐸而後鐃與此不同者此言理之序
大司馬言用之序故也然大司馬不言鐃者以大司馬
方習戰陳之事非倡和之時故也釋名金鼓校號也將
帥號令之所在也左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呂氏春秋
曰金鼓所以一耳也法令所以一心也孫子曰夫金鼓
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
不得獨退此一眾之法也由是觀之金鼓之用於軍旅
則將軍之氣一軍之形候也況用之以節聲樂者乎後
世以角代金非古制也

金罍 罍于



周官小師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鼓人掌六鼓四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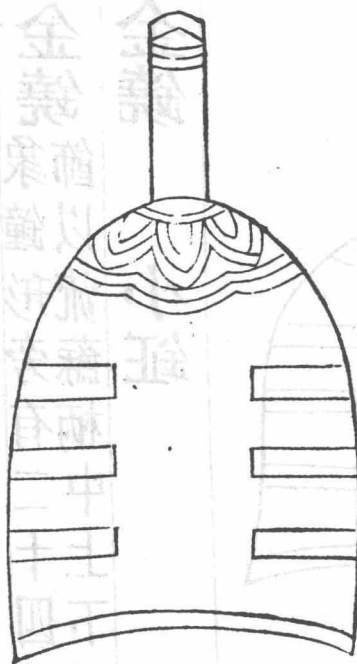
之音聲以金鐔和鼓自金聲之淳言之謂之鐔自和鼓之倡言之謂之和其實一也蓋其形象鐘頂大腹擦口弇上以仗獸爲鼻內縣子鈴銅舌凡作樂振而鳴之與鼓相和後周平蜀獲其器太常卿斛斯證觀曰鐔于也以芒筒搏之其聲極振乃取以合樂焉國語曰戰以鐔于儆其民也又黃池之會吳王親鳴鐘鼓鐔于振鐸則鐔之和鼓以節聲樂和軍旅其來尙矣後世之制或爲兩馬之形或爲蛟龍之狀引舞用焉非周制也

宋史云廣漢什

邠人段祖以鐔于獻始興于鑑其器高三尺六寸六分圓二尺四寸形圓如甬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之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當跪注鐔于以手振芒則其聲清音如雷良久乃絕樂

書曰凡金爲樂之器有六皆鐘
類也鐸于圓如雅頭上大下小

金鐸 金鉦 丁寧



周官鼓人以金鐸節鼓司馬職公司馬執鐸軍行鳴鐸
詩曰鉦人伐鼓國語曰鼓丁寧春秋傳曰射汰斬而著
於丁寧說文曰鐸鉦也韋昭曰丁寧鉦也鄭康成曰鐸
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爲鼓節蓋自其聲濁言之謂之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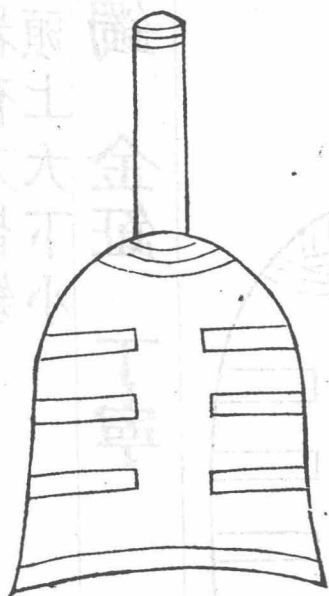
以其倣人言之謂之丁寧以其正人言之謂之鉦其實
 一也後世合宮縣用之而有流蘇之飾非周制也先儒
 謂非雅樂之器是不稽四金以節聲樂之過也近代有
 大銅壘
 縣而擊之
 亦此類

大金鐃

象鐘形旁有二十四銑
飾以流蘇柄中上下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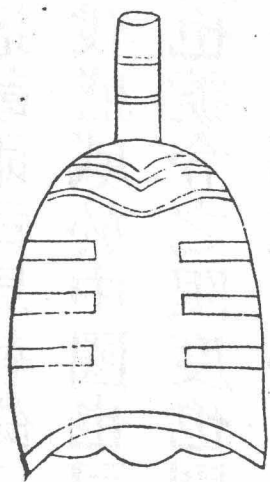
小金鐃

小鉦



周官鼓人以金鐃止鼓大司馬卒長執鐃以其聲饒饒然故以鐃名之說文曰鐃小鉦也柄中上下通漢鼓吹曲有鐃歌所以退武舞也豈亦周之遺制歟蓋其小者似鈴有柄無舌執而鳴之以止鼓大者象鐘形薄旁有二十四銑宮縣用之飾以流蘇蓋應律音而和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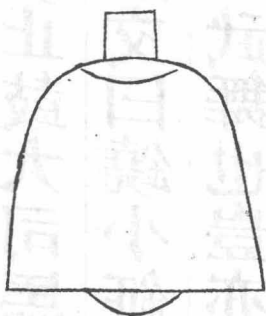
金鐃



周官鼓人以金鐸通鼓兩司馬執鐸三鼓攬鐸振鐸樂
記曰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司馬法曰鐸聲不
過琅釋名曰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則鐸大鈴也舞者
振之警眾以為節是金鐸以金為舌所以振武事也舞
武事者執之晉荀氏得趙人牛鐸以諧樂亦得古人之
遺也

掩上振之為攬攬者止行息氣也

木鐸



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記曰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小司徒正歲帥其屬而觀敎象之法皆徇以木鐸小司寇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宮正司烜以之修火禁於國中鄉師凡四時之召以之徇于市朝士師掌國五禁之法以之徇于朝是木鐸以木爲舌所以振文事也故舞文事者執之振文事一也在帝王天子則行而爲政在之元素王則言而爲敎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豈非言而敎之之事歟

事類

王明言而為樂天祿以夫于為木戰豈非言而為之之
辨之辨文事一出武帝王天子明言而為之辨之辨
向于勝豈木戰以木為舌以辨文事出姑辨文事首
八四却之否以之辨于市勝土而掌國五禁之去以之
辨其象合以木戰宮五后戰以之辨入禁於園中勝
圖而勝其象之去以以木戰小后家五歲相其圖而
出小宰五歲相向官之圖而勝其象小后封五歲相其
樂書卷一百一終

樂書卷第一百十二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石之屬上

磬制

石磬

玉磬

天球

編磬

離磬

箛磬

笙磬

頌磬

歌磬

寒磬

蕤磬

正磬

天磬

琴磬

石磬

石之圖土

八音

振磬

樂圖編

宋宣慰使司書省五字刺題

樂書卷第一百磬制

一爲之厚其厚五分
二分其鼓博以其

其博爲一半編磬合黃鍾其長二寸二分五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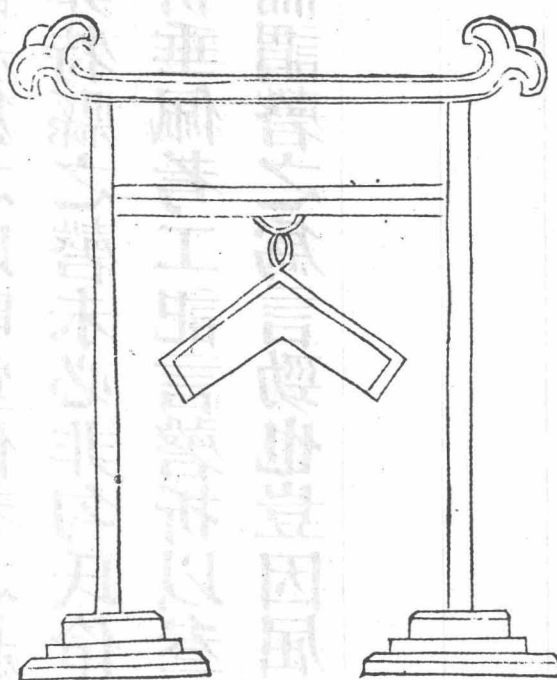
三分其股傳去二以爲鼓博其長二寸五分



考工記磬氏爲磬倨勾一矢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叁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叁分其股博以其一爲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磬師掌敎擊磬蓋石樂之器也聲樂之象也古之爲磬尙象以制器豈貴夫石哉尙聲以盡意而已鐘圓中規磬方中矩則倨勾一矩有半觸其絃也其博爲一股博一律也股爲二後長二律也鼓爲三前長三律也股非所擊也短而博鼓其所擊也長而狹鄭司農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康成云股外面鼓內面則擊者爲前而在內不擊者爲後而在外內者在下外者在上其大小長短雖殊

而其厚均也黃鍾之磬股鼓皆厚二寸則餘磬可推矣
史傳論造磬者多矣或謂黃帝使伶倫爲之或謂堯使
母勾氏爲之或謂叔爲之以明堂位考之叔之離磬則
特縣之磬然則非特縣之磬未必非勾氏伶倫所造也
曲禮言立則磬折垂佩考工記言磬折以叁五則磬取
屈折之義也先儒謂磬之爲言勁也豈因屈折然邪

石磬



小華之山其陰多磬鳥危之山其陽多磬高山深水出焉其中多磬則磬石所自固雖不一要之一適陰陽之

和者泗濱所貢浮磬而已蓋取其土少而水多其聲和
且潤也然其制造之法倨勾一矩有半外之爲股內之
爲鼓其博厚莫不有數存於其間已上則摩其旁而失
之太清已下則摩其端而失之太濁要之一適清濁之
中者薄以廣且厚而已有虞氏命夔典樂擊石拊石至
於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者由此其本也蓋八卦以乾爲
君八音以磬爲主故磬之爲器其音石其卦乾乾位西
北而天屈之以爲無有曲折之形焉所以立辨也故方
有西有北時有秋有冬物有金有玉分有貴有賤位有
上有下而親疎長幼之理皆辨於此矣古人論磬嘗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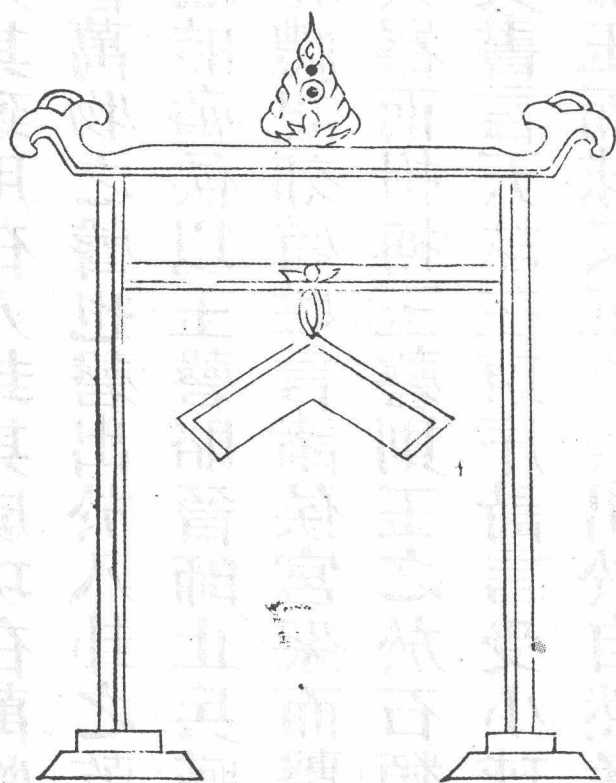
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故在廟朝聞之君臣莫不和敬在閭門聞之父子莫不和親在族黨聞之長幼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之敏如此則磬之所尙豈在夫石哉存乎聲而已然擊石拊石堂上之樂也百獸率舞堂下之治也堂上之樂足以兼堂下之治堂下之樂不足以兼堂上之治故昔王皐爲重泉令擊磬而鸞舞則夔之擊磬而獸舞豈無是理哉唐天寶中廢泗濱聲而以華原石代之卒致祿山之禍元白賦詩以譏之誠有意於去鄭存雅矣自時而後有取華陽響石爲

七縣焉豈亦得泗濱浮磬之遺乎徐景安謂浮磬擊有

五音以七音言之非也

秦刻嶧山以頌德曰刻此樂石蓋嶧山近泗水故也

王樂天以於天玉磬天



帝之乘時以出入其致用在八卦其成功在萬物八音出於八卦則八音萬物之聲也磬出於八卦之乾則磬乾之音也春秋之時齊侯以玉磬賂晉師止兵臧文仲以玉磬如齊告糴禮記郊特牲言諸侯宮架而擊玉磬明堂位言四代樂器而拊搏玉磬則玉之於石類也玉磬則出乎其類矣書言天球在東序詩言受小球大球蓋物之美者莫如玉而球又玉之美出於自然者也先王樂天以保天下因天球以爲磬以其爲堂上首樂之器其聲清徹有隆而無殺眾聲所求而依之者也商頌曰依我磬聲本諸此歟呂氏春秋言堯命夔鳴球以象

上帝玉磬之音傳言金石有聲不考不鳴禮言玉之清越以長樂也由是觀之鳴球之樂雖出於所考要之其聲清越以長無量於羽屬鱗屬之鳴也梓人爲筍簴取羽屬清揚而遠聞者以爲磬簴故擊其所縣而由其簴鳴取鱗屬以爲筍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然則謂之鳴球非若瀛州青石之磬不擊而自鳴也其鳴也因夔而已漢武帝建招仙靈閣於其泉西上有黃金輕玉之磬非古制也其武帝之侈心乎晉賀循奏登歌之簴采玉以造磬隋蘇夔妙達音律造玉磬獻於齊唐制宗廟殿庭用玉磬則玉磬堂上之樂登歌用焉書言拊搏琴瑟以

詠而以鳴球為先義可見矣

通禮義纂曰晉賀循脩奏登歌之簾采玉造小磬宗

廟殿用玉郊丘用石本去堂上樂以歌故名歌鐘磬唐制設歌磬於壇上之西歌鐘於東近南北向至匏竹立

於壇國語曰籒條蒙璆漢樂章曰軒朱璆磬蓋璆與球

同而字異其實一也

治聞記曰隋文帝開皇十四年於翟泉獲玉磬十四垂之於庭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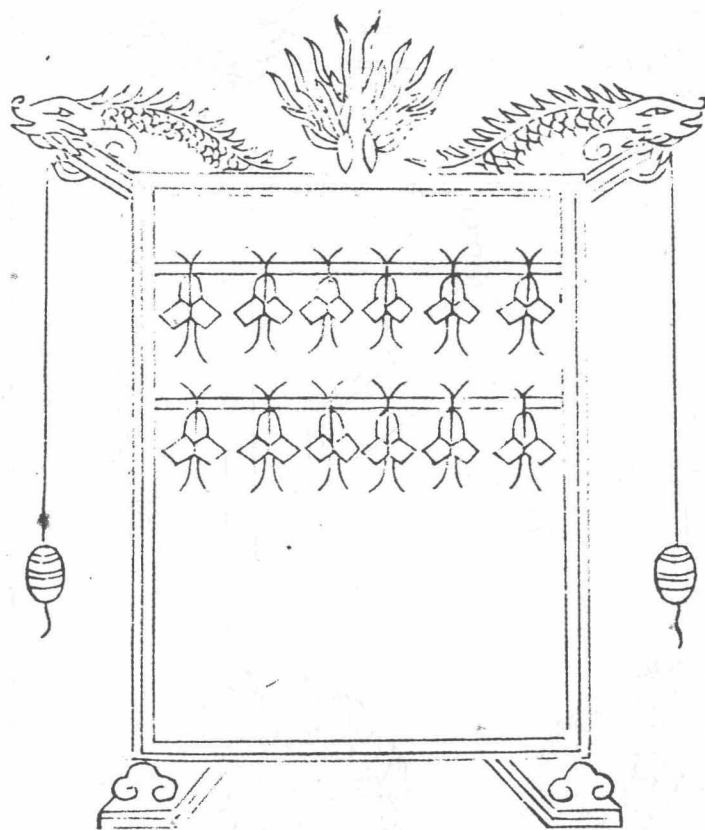
神人擊之其聲絕妙國史纂異曰閏州得十二玉磬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晉某歲所造開元傳信記曰太真

妃最善擊磬搏拊之音明皇令採藍田綠玉為磬尚方造箕簋流蘇之屬皆金鈿珠翠珍惟之物雜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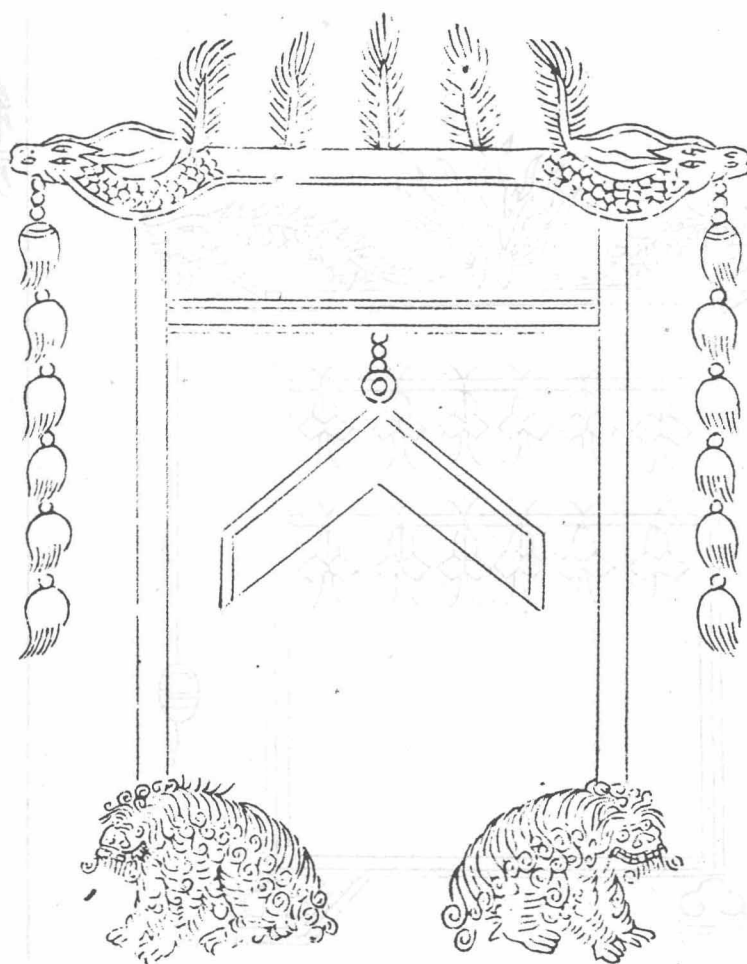
之又傳鑄二金獅子以為跌其他綵繪縟麗製作精妙一時無比也由是觀之玉磬十二古之制也益之為十

四後世倍七音之失也至於飾以金珠珍怪跌以金獅騰攫其唐明皇之侈心乎不為有道之主所取也

編磬



離磬 磬



磬之爲器昔人謂之樂石立秋之音夷則之氣也蓋其
用編之則雜而小離之則特而大叔之離磬則專簾之
特磬非十二器之編磬也古之爲鐘以十有二聲爲之
齊量其爲磬非有齊量也因玉石自然以十有二律爲
之數度而已爾雅大磬謂之馨徒鼓磬謂之寒周官磬
師掌教擊磬擊編鐘言編鐘於磬師則知有編磬矣爾
雅言大以見小磬師言鐘以見磬大則特縣小則編縣
儀禮鼗倚于頌磬西紘則所謂紘者其編磬之繩歟小
胥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鄭康成釋之謂編縣之十
六枚同在一簾謂之堵鐘磬各一堵謂之肆禮圖取其

倍八音之數而因之是不知鐘磬特八音之二者爾謂之取其數可乎典同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則編鐘編磬不過十二爾謂之十六可乎嘗讀書成帝時於犍水濱得石磬十六未必非成帝之前工師附益四清而爲之非古制也康成之說得非因此而遂誤歟古有大架二十四故同一簋簠通十二律正倍之聲示庶乎古也

郭璞曰磬音器以玉飾之

聖朝元豐中施用李照編鐘阮逸編磬仍下王朴樂二律以寫中和之聲可謂近古矣然補注四聲以足十六律非先王之制也

磬西端懸磬于笙磬

和于東景以東大為土而以西以銅磬

知于西景南懸北磬

懸磬于西而面東至人立于線中西面

立磬棟之斷至人立于線中西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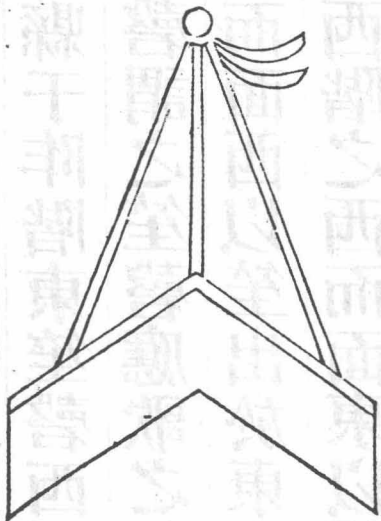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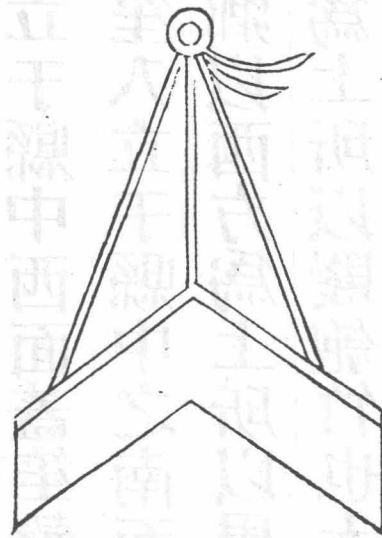
磬出外而面之頌磬歌磬

之主出磬磬出平西而面東

磬出平利磬之東而面東

磬東面懸磬至之磬磬之磬磬之磬磬至

大棟之南樂人宮線于利磬東



大射之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西階之西頌磬東面蓋應笙之磬謂之笙磬應歌之磬謂之頌磬笙磬位乎阼階之東而面西以笙出於東方震音象萬物之生也頌磬位乎西階之西而面東以頌出於歌聲而聲出於面言之方也鄉飲酒之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鄉射之禮笙入立于縣中西面蓋笙磬在東而面西頌磬在西而面東笙入立于縣中之南而面北故頌磬歌于西是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所以貴人聲也笙磬吹于東是以東方爲上所以賤匏竹也大射鼗倚于頌磬西絃頌磬在西而有絃是編磬在西而以頌磬名之

特磬在東而笙磬名之周官詠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
磬掌太師之縣則頌磬編磬也笙磬特磬也縣則又兼
編與特言之然言笙磬繼之以鐘罍應笙之鐘罍也笙
師共笙鐘之樂是已言頌磬繼之以鐘罍應歌之鐘罍
也左傳歌鐘二肆是已詩言笙磬同音書言笙鏞以間
大鐘謂之鏞則笙鏞特縣之鐘也以笙鏞爲特縣之鐘
則笙磬爲特縣之磬明矣蓋笙震音磬乾音其音皆陽
鏞兌音其音則陰是笙磬異器而同音笙鏞異音而同
和也然則特磬特鐘編鐘編磬皆各堵而同肆罍則隨
之而已大夫判縣天子倍之而爲宮士去天子之三而

爲特諸侯倍土之二而爲軒名位不同樂亦異數故也
唐之歌磬編縣十六同一簋簠合二八之聲郊祀設於
壇上宗廟設於堂上皆次歌鐘之西節登歌之句非不
合周之頌磬也然不知編縣十六同一簋簠鄭康成之
說非先王之制也

蹇

徒鼓鐘謂之修徒擊磬謂之蹇唐禮書先蠶降神宮縣
之樂不用罍鐘以十二大磬代與房中之樂同設非先
王之制也

樂書卷一百十二終

樂書卷第一百十三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石之屬

堂上下樂上

堂上下樂下

房中樂

宮縣

軒縣

判縣

特縣

樂縣上

樂縣中

樂縣下

堂上

歌歌歌歌瑟琴

黃鍾鍾

黃鍾磬

歌歌歌歌瑟琴

歌歌歌歌瑟琴

歌歌歌歌瑟琴

歌歌歌歌瑟琴

歌歌歌歌瑟琴
三拊

歌歌歌歌瑟琴

歌歌歌歌瑟琴

歌歌歌歌瑟琴

歌歌歌歌瑟琴

歌歌歌歌瑟琴

夏

擊

堂下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應鐘									

堂上下樂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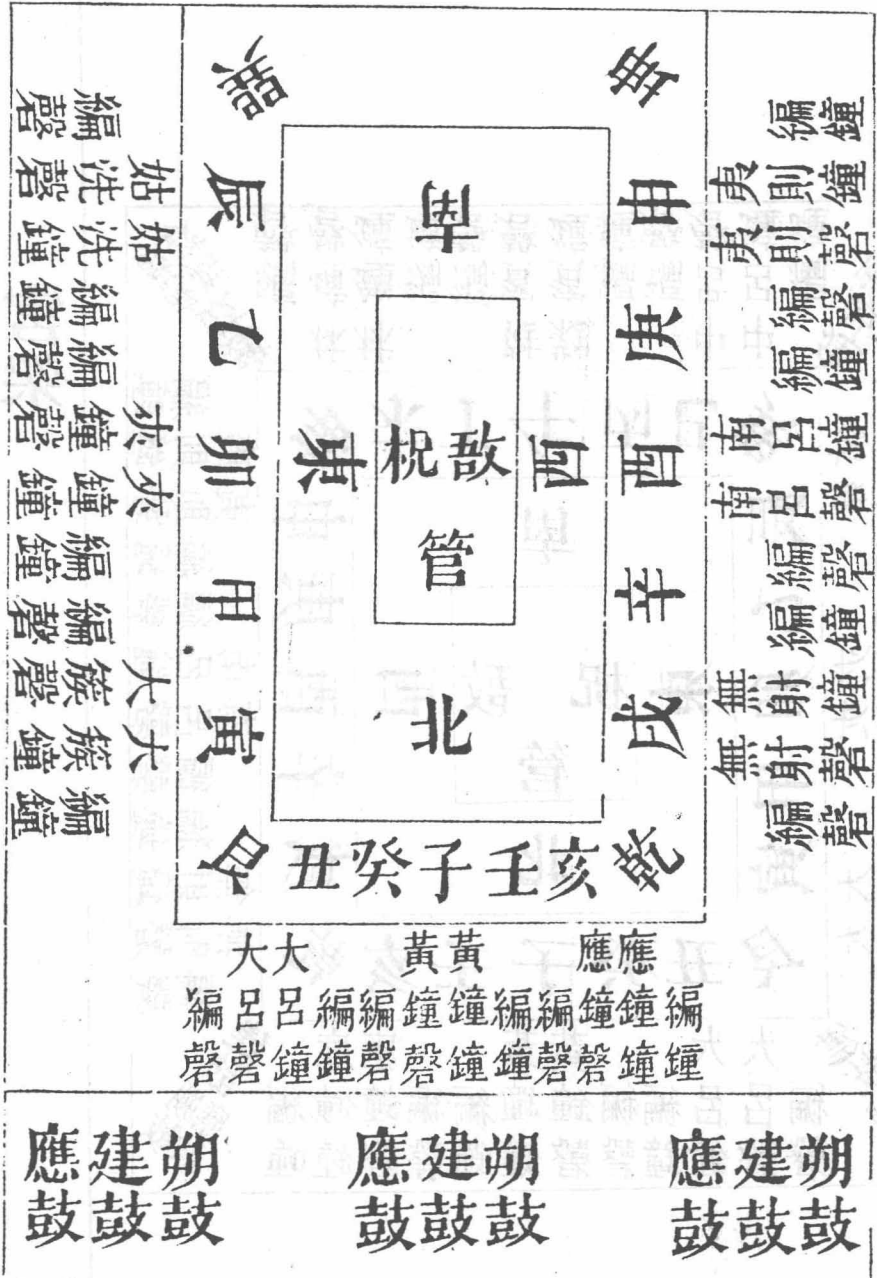
古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舜之爲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以象廟朝之治故繼之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遜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以象萬物之治故繼之鳥獸蹌蹌禮記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武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示事也祭義曰昔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成王賜之重祭升歌清廟下而管象燕禮大射曰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新宮由此觀之周之升歌不過清廟鹿鳴四

牡皇皇者華下管不過象武新宮則舜升歌下管之詩
雖無經見要之歌以示德管以示事一也德成而上歌

堂上不樂土



軒架



判架



特架

堂上

阼階

阼階

特架一肆

樂縣上

樂縣之制自夏商而上未有聞焉自夏商而下其略始見於尙書大傳其詳備於周禮春官以書大傳推之古者天子將出撞黃鍾右五鍾皆應黃鐘在陽陽主動君出則以動告靜而靜者皆和故馬鳴中律步者有容駕者有文御者有數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抱鼓然後奏登車告出也入撞蕤賓右五鍾皆應蕤賓在陰陰主靜君入則以靜告動而動者皆和故狗吠旒鳴及保介之蟲莫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然則十二鐘在

縣之制權輿於此歟以周禮春官推之大司樂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小胥之職正縣樂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蓋縣鍾十二爲一堵如牆堵然二堵爲一肆春秋襄十年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是也宮縣四面象宮室王以四方爲家故也軒縣闕其南避王南面故也判縣東西之象卿大夫左右王也特縣則一肆而已象士之特立獨行也郊特牲譏諸侯宮縣漢武帝高張四縣晉元帝備四箱金石豈王宮縣歟春秋譏衛仲叔于奚請曲縣後漢光武賜東海恭王鐘簋之樂豈諸侯

軒縣歟禮大夫無故不徹縣楚子享卻至爲地室而縣焉田蚡前庭羅鐘鼓立曲旃豈大夫判縣歟鄉射笙入于縣中西面則東縣磬而已鄉飲磬階縮霤笙入磬南則縮縣而已豈士特縣歟通禮義纂曰軒縣三面歌鍾三肆判縣兩面歌鍾二肆特縣二面惟磬而已其說是也然則鄉射有鄉大夫詢眾庶之事鄉飲酒乃鄉大夫之禮皆特縣者以詢庶賓賢能非爲已也故皆從士制燕禮諸侯之禮而工止四人以從大夫之制意亦類此以儀禮考之大射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鑄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鼗在東南

鼓西階之西頌磬東南其南鐘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磬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簠在建鼓之間鼗倚于頌磬西絃由此觀之宮縣四面軒縣三面皆鐘磬鑄也判縣有鐘磬而無鑄特縣有磬而無鐘以王制論之則然以侯制論之又半於王制矣王之卿大夫判縣東西各一肆則諸侯之卿大夫東西各一堵王之士特縣南一肆則諸侯之士一堵可知矣鄭康成曰鐘磬十六在一簠爲一堵杜預曰縣鐘十六爲一肆而後世四清之聲興焉是亦傳會漢得石磬十六遷就而爲之制也服虔一縣十九鐘之說不亦詭哉

樂縣中

大射之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鑄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蕩在建鼓之間鼗倚頌磬西紘蓋堂上之階自階而左爲阼自階而右爲西笙磬在阼階之東而面西頌磬在西階之西而面東由笙磬而南鐘鑄所以應笙者也由頌磬而南鐘鑄所以應鼓者也階雖分乎東西其鐘鑄南陳一也自阼階堂下言之建鼓在其西而面南鼙在其東

而亦面南焉自西階堂下言之一建鼓在其階之南而面東朔磬在其北而亦面東焉一建鼓在其階之東面南蕩在建鼓之間鼗倚于頌磬之西絃蓋諸侯之樂備三面以爲軒縣大射之儀東西有鐘磬之縣推之則天子宮縣堂上之階笙磬頌磬各十二縣堂下阼階而南特鐘特鐃亦各十二縣西階而南編鐘編鐃亦各十二縣天數也

魏志曰武帝至漢中得杜夔說舊法始復軒縣磬于今用之受之於杜夔也

樂縣下

陰陽之純莫如金陽精之純莫如玉天以陰陽立道乾以西北定位西陰位也於物爲金北陽位也於物爲玉

孔子寓象於易揚雄寓象於太玄莫不有是說焉今夫
莫尊於天莫親於地先王所以奉事而祭祀之以謂舉
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者惟金與玉而已故金罍金爵
以禮之圭邸璧琮以祀之則樂以金鐘玉磬固其宜也
昔禹王天下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
黻冕豈有金鐘玉磬不施於天地特施於廟朝哉

聖朝著令天子親祀南郊及大饗登歌用金鐘玉磬可
謂得古人致美之意矣比年以來太樂丞葉防倣唐朝
一時苟簡之制欲移郊祀天地金鐘玉磬施之廟朝至
於天地特用質素石磬而已是厚於自奉而薄於天地

豈先王禮意哉葉防所據雖出於唐求之於經亦不過書有鳴球格祖考之文然不知書舉祖考以見天地而鳴球不特施於廟朝也釐而正之實在聖時庶乎

神宗皇帝奉事天地誠意被萬世垂而無窮矣

通禮義纂曰天

地尚質用石宗廟及殿庭尚文用玉磬外用之者聲清正陰陽之祭主於金石也

樂書卷一百十三終

樂書卷第一百十四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譔

樂圖論

俗部

漢晉宋齊樂縣

梁樂縣

後魏樂縣

後周樂縣

隋樂縣

唐樂縣

後周樂縣

聖朝樂縣

漢晉宋齊樂縣

漢史舊儀高廟撞千石之鐘十枚司馬相如所謂千石

之鐘萬石之簠者也古者以鐘磬十二爲縣未聞用其
十者矣豈漢興之始未知用宮縣至孝武光武然後用
之邪自兩而下晉及宋齊鐘磬之縣皆不過十六簠黃
鍾之宮北方北面編鐘起西其東編鐘其東衡其東搏
太簇之宮東方西面起北蕤賓之宮南方北面起東姑
洗之宮西方東面起南所次並如黃鍾之宮設建鼓於
四隅縣內四面各有祝敔梁武帝曰今太樂有黃鍾姑
洗蕤賓太簇四格號爲四指各置五鐘別以五鐘應之
然大傳言天子出撞黃鍾右五鐘皆應是起建丑月至
建巳月也入撞蕤賓右五鐘皆應是起建未月至建亥

月也合二五而十之就黃鍾蕤賓則十二律之數備矣
晉太元中楊蜀正四箱宋元嘉中鐘宗之調金石不知
乎此乃用四律律各鑄五鐘奏樂之日各以參之置左
則缺右置右則缺左失之遠矣晉宋史臣皆言元嘉四
箱金石大備止有黃鍾姑洗蕤賓太簇而已然則十二
律不備安得謂四箱耶

梁樂縣

凡律呂十二月而各一鐘天子宮縣黃鍾蕤賓在南北
其餘則在東西也黃鍾箱宜用鐘磬各二十四以應二
十四氣也當是時因去衡鐘設十二罇鍾各依辰位而

樂書卷二十四
二
應律每一罇鍾設編鐘磬各一簋合三十六架植鼓於四隅元會備用焉初宋齊以太簇代夾鍾在東箱西嚮以姑洗代南呂在西箱東嚮不亦失乎

後魏樂縣

後魏詔劉芳更造金石又詔祖瑩理之太樂令張乾龜謂瑩曰劉芳所造六格郊丘宗廟用之北箱黃鍾之均實是夷則之調餘三箱宮商不和共用一笛又有姑洗太簇二格用之後宮檢其聲用復是夷則鐘磬之縣各十有四瑩復更爲十六其後元孚復詢張乾龜等前置宮縣四箱筍簋十六又有儀鍾十四簋縣架首初不叩

擊元孚始案律求聲依十二月設縣會旋相爲宮之義
又得律呂相生之體亦可謂用心矣然樂縣十二律十
二月中氣古之制也四箱十六簋用四清之過也儀鍾
十四簋用正倍七音之過也

後周樂縣

後周長孫紹遠謂樂以八爲數時裴正上書以爲大舜
欲開七始周武爰創七音特林鍾作黃鍾以爲正調之
首詔與紹遠詳議遂定以八數焉後武帝讀史書見武
王克商而作七始又欲廢八縣七并除黃鍾正宮用林
鍾爲調首紹遠復奏曰天子縣八肇自先民詳諸經義

又無廢八之典且黃鍾爲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後帝終廢七音屬紹遠遭疾慮有司遽損樂器乃與樂部齊植言之要之廢八縣七非也廢八縣八亦非也折之聖經惟縣十二爲合古制矣

隋樂縣

隋初宮縣四面面各二虞通十二罇爲二十簾各一員建鼓四員歌琴瑟簫筑箏擗箏卧箏篴小琵琶面各十人在編磬下笙竽長笛橫笛簫篳篥塤面各八人在編鐘下舞各八佾宮縣筍簾金五博山飾以流蘇植羽其樂器應漆者天地之神皆朱宗廟殿庭加五色漆畫

天神縣內加雷鼓地示加靈鼓宗廟加路鼓殿庭不加鼓縣工皆平巾幘朱連裳後牛洪等更定其制襲後周故事用七正七倍合爲十四長孫紹遠援國語書傳七律七始之說並據一言之也梁武帝加以濁倍三七而同爲簠後魏公孫崇設鐘磬正倍參縣之洪等並以爲非而據周官縣鐘磬堵肆編縣二八之文并引樂緯宮爲君商爲臣君臣皆尊各置一副故加十四而架十六又參用儀禮及大傳爲宮架陳布之法北方南面應鐘起西磬次之黃鍾次之鍾次之大呂次之皆東陳一建鼓在其東東鼓東方西向太簇起北磬次之夾鍾次之

鍾次之姑洗次之皆南陳一建鼓在其東南鼓南方北向中呂起東鍾次之蕤賓次之磬次之林鍾次之皆西陳一建鼓在其西西鼓西方東向夷則起南鍾次之南呂次之磬次之無射次之皆北陳一建鼓在其北西鼓若大射則撤北面而加鉦鼓祭天雷鼓祭地靈鼓宗廟路鼓各有鞀焉儀禮宮架四面設罇鍾十二簋各依辰位甲丙庚壬之位設鍾乙丁辛癸之位陳磬共二十簋宗廟殿庭郊丘及社用之植建鼓于四隅以象二十四氣依月爲均四箱同作取詩毛公傳四郊皆同之義也每罇鍾建鼓別一工鍾磬簋別一工歌工二執節工一

每磬簾琴瑟箏筑別一工每鍾簾竽笙簫笛塤箎別一工縣內祝在東故在西別一工高祖時宮架樂器裁有一部殿庭用之平陳又獲二部宗廟郊丘分用之主是並藏樂府更造三部五部二十格工一百四十三宗廟二十格工一百五十饗宴二十格工一百七舞工各二等並一百三十二惟罷撝箏卧箜篌小琵琶橫笛篳篥五器然箏筑尙存亦未純周官之制歟

唐樂縣

唐制天子宮縣皇太子軒縣宮架之樂罇鐘編磬編鐘各十有二合三十六簾宗廟殿庭用之塤十六簾郊丘

社稷用之陳布皆仍隋制設巢竿笛簷塤繫編鐘之下偶歌琴瑟筑繫編磬之下殿庭加鼓吹十二案於建鼓之外羽葆鼓太鼓金鐸歌簫箛置其上焉軒架之樂去南面凡九簾設於辰丑申之位三建鼓亦如之餘如宮架凡宮架軒架奏文武之舞爲眾樂之容宮架之舞八佾軒架之舞六佾凡簾簾飾以崇牙流蘇植羽飾簾以飛龍飾趺以飛簾鐘簋以鷺獸磬簾以鷺鳥宮架每格金五博山軒架金三博山鼓承以華趺覆以華蓋切高宗蓬萊宮成增七十二架爲充庭之舞武后省焉凡樂器之飾天地尙赤宗廟殿庭尙彩東宮尙赤凡中宮

之樂則以大磬代鐘鼓凡磬天地之神用石宗廟殿庭用玉天地廟社所加之鼓如隋制凡大讌會則設十部之伎於庭以備華夷每先奏樂三日太樂令宿架於庭其日率工人入居次協律郎舉麾樂作仆麾樂止文舞退武舞進以爲常制也天寶之亂肅宗尅復兩京至德以來惟正旦含元殿受朝賀設宮架其餘郊廟大祭但有登歌無壇下庭中樂舞矣僖宗廣明之役金奏幾亡而搜募架器略無存者昭宗將謁郊廟而有司請造架樂於是宰相張濬爲修奉樂架使悉集太常諸工詢逮不得其法博士商盈孫練故實轉筭取法以鑄鍾之輕

重高昂還定編鍾以相參檢正黃鍾九寸五分倍應鍾
三寸三分半凡爲四十八等繪狀以聞乃詔金工依法
鑄之得二百四十故濬先令處士蕭承訓梨園樂工陳
言校定石磬至是合奏焉音韻克諧時營復太廟其庭
陋狹濬因建議曰舊制太廟含元殿設架三十六格南
北郊社稷太清宮及餘殿用二十格兵興以來雅樂淪
缺請仍周漢故事設樂簾二十詔以爲可亦姑適時宜
也唐之樂架雖稍罷隋之侈長然自皇太子而下並無
樂架之制而尊卑無別非先王之舊也

後周樂縣

周世宗詔王朴詳正雅樂朴以爲今之鐘磬在架者皆唐商盈孫所定雖有作器之名無相應之實至於十二罇鐘不考宮商但循環擊之鍾磬徒架而已朴乃作準求律以備樂器張昭等議以爲朴之新法可習而行之未幾朴卒明年周室禪位故制度器服粗而未完豈不惜哉

聖朝樂縣

聖朝建隆初修復器服四架二舞十二案之制位置陳布多仍唐舊然承兵戰之餘制度草創故施於殿庭樂止二十格乾德中祕書監尹掘建言宜增三十六簾唐

設工員頗多今則至少宜補其數使無闕而已於是詔定架工一百四十登歌工二十五樂簾三十六舊編鐘之下列笙竽笛簫塤箎之工編磬之下列偶歌琴瑟箏筑之工其後悉律樂工重列於架中歌者最在前而以九弦琴五弦七弦琴箏瑟筑分列歌工之左右又箎塤笛簫巢竽之工十六次歌者之後

真宗享見昭應景靈宮皆用備樂景靈庭中止施二十格唐制大中小祠用樂咸以宮架軒架爲之序雖有司攝事亦如之至

聖朝惟天地感帝宗廟用樂

天子親行宮架登歌具焉有司攝祠止奏登歌初
太祖卽位並準唐禮郊祀樂設二十簾開寶中祠南郊
有司設增三十六格至

太宗時有司發其誤欲復舊禮詔不許因遂爲常

真宗景德中乃詔大祠悉用樂

仁宗又詔釋奠文宣王武成王及祀先農得用樂是時
垂意制作勅李照等改鑄鐘罇權損鐘磬架十六之數
用十二枚以應月律先是架隅建鼓不擊別施散鼓於
架內代之乾德中尹掘奏去散鼓而樂工積習遂不能
罷又祀天地宗廟雖設雷鼓靈鼓路鼓擊不能聲又無

三鼗至於簠簋刻畫亦多失傳或鷺禽飾於鐘簠或猛獸負於磬跌或木鳳栖於鼓上或山華以爲植羽至是悉詔有司革正其謬更造建鼓鞀應十二依李照所奏以月建爲均與鎛鐘相應照又請別作晉鼓以爲樂節按乾德詔書去散鼓不用復造三鼗祀天以雷鼓八面面各一工前一工左播鼗右擊鼓餘七工皆隨擊焉靈鼓路鼓亦如之又增大箏大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弦琴五器於樂架未幾照所建白皆罷真可爲太息也然古之樂架特鐘十二編鐘十二特磬十二編磬十二合四十八簠而爲宮架今用三十六簠恐未合先王之制

也誠詔有司去箏筑之器削二變四清之聲而講先王
樂架之制亦庶乎復古矣

樂書卷一百十四終

樂書卷第一百十五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土之屬

土鼓

瓦鼓

古缶

古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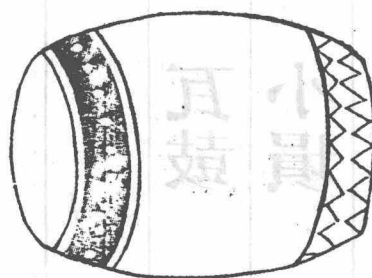
大埙

小埙

雅埙

頌埙

土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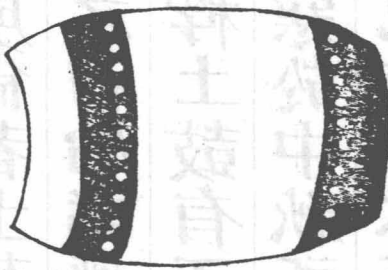


禮運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
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明堂位曰土鼓
蕢桴伊耆氏之樂也蓋樂以中聲爲本土也者於位爲
中央於氣爲冲氣則以土爲鼓以土蕢爲桴所以達中

聲者也伊耆氏之樂所尙者土鼓則中聲作焉所擊者
蕢桴則中聲發焉禮之初始諸燔黍捭豚以爲食汙尊
杯飲以爲飲然則蕢桴土鼓有不爲樂之初乎周官籥
章凡逆暑於中春迎寒於中秋祈年於田祖祭蜡以息
老物一於擊土鼓而已有報本反始之義焉夫豈以聲
音節奏之末節爲哉此所以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也然土鼓之制窪土而爲之故禮運之言土鼓在乎未
合土之前與壺涿氏炮土之鼓異矣杜子春謂以瓦爲
皋陶以革爲面不稽禮運之過也記曰伊耆氏始爲蜡
周禮伊耆氏掌王之杖咸以老者待杖而後安猶老物

待蜡而後息也由是推之伊耆氏蓋有功於耆老者非
古王者之號也故後世以其官爲姓周人又以其姓名
官而序之於銜枚氏壺涿氏之列也先儒以爲古王者
號豈其然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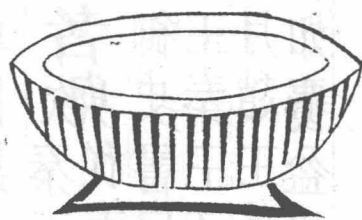
瓦鼓



音韻表之末論瓦鼓也祖以餘音可以應其聲故
法此一鼓擊土鼓而曰有辨本又故之義焉夫豈以
章凡鼓響於中春盛樂外中水而平似田脈聚散以息
林趙以爲煇然眼黃科土鼓育不爲樂之既平固官
黃科眼中華無點點歡黍軒祖以爲食平尊
聲音也耳音乃之樂祀神皆土鼓限中響非無祖響

周官壺涿氏除水蟲以炮土之鼓康成以謂瓦鼓也

古缶



土音缶立秋之音也古者盞謂之缶則缶之爲器中虛而善容外員而善應中聲之所自出者也唐堯之時有擊壤而歌者因使鄧以麋鞞冥缶而鼓之是以易之盈

缶見於比用缶見於坎鼓缶而歌見於離詩之擊缶見於宛丘是缶之爲樂自唐至周所不易也昔秦趙會於澠池趙王爲秦王擊缶亦因是已孰謂始於西戎乎先儒之說一何疎邪徐幹曰聽黃鍾之音知擊缶之細則缶之樂特其器之細者歟秦王與趙王會澠池藺相如請奏琴趙王鼓琴奏御史書曰某年某月秦王命趙王鼓琴相如亦奉缶秦王秦王不憚爲一擊之相如亦命趙御史書曰某年某月趙王使秦王擊缶一日形如是盆一日形如覆盆以擊之

古缶

周官書卷一百一十五

新財田未之煩大墳古墳

公半財蓋財之非其來尚矣指之暴公善世百出臨之

而創籍也出熱風曰國王之都暴辛公善財世本曰暴

風六空出蓋更指此而大民謂之淵以其六空交御

味而弓風谷飯諸國正七半昇一七半計四其二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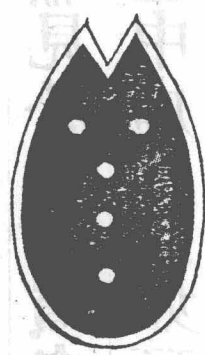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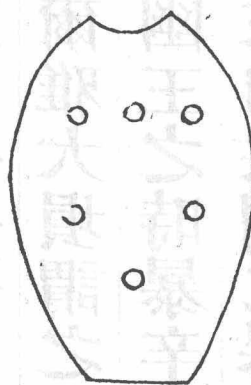
普聲合黃輿大小墳普聲合太熱夾輿一要富中輿之

以水火財合而對如器亦以水火財財而對如聲也大

平利六空水之變也

音見於輿收財收財

風官之財財財小神對財普聲知財望神以財為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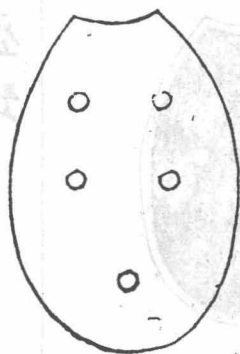
周官之於埴敎於小師播於瞽矇吹於笙師以埴爲德音見於禮如埴如壘見於詩則埴之爲器立秋之音也平底六孔水之數也中虛上銳如秤鍾然火之形也埴以水火相合而後成器亦以水火相和而後成聲故大者聲合黃鍾大呂小者聲合太簇夾鍾一要宿中聲之和而已風俗通謂圍五寸半長一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六空也蓋取諸此爾雅大埴謂之甌以其六孔交鳴而喧譁故也樵周曰幽王之時暴辛公善埴世本曰暴公作埴蓋埴之作其來尙矣謂之暴公善埴可也謂之作埴臣未之敢信矣埴又作壘者金方而土圓水平而

火銳一從熏火也其徹爲黑則水而已從圓則土之形
 圓故也或謂墳青之氣陽氣始起萬物暄動據水土而
 萌始於十一月成於立春象萬物萌出於土中是生土
 主四季所言非主正位六月而言亦一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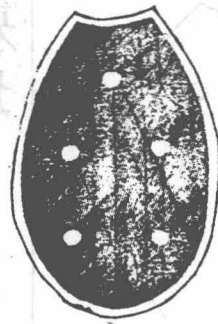
墳六在上
 一前三後

二王子年拾遺記曰春皇庖犧
 氏易土爲墳祖条於是興矣

雅墳



頌埙



古有雅埙如雁子頌埙如雞子其聲重濁合乎雅頌故也今太常舊器無頌埙至皇祐中

聖制頌埙調習聲韻並合鐘律前下一穴爲太簇上二穴右爲姑洗啟下一穴爲仲呂左雙啟爲林鍾後二穴一啟爲南呂雙啟爲應鍾合聲爲黃鍾頌埙雅埙對而

吹之尤協律清和可謂善矣誠去一變而合六律庶乎
先王之樂也

樂書卷一百十五終

樂書卷第一百十六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革之屬上

拊

足鼓

楹鼓

建鼓

縣鼓

鼙鼓上

鼙鼓下

鼙鼓

靈鼓上 靈鼓下

靈鼗 路鼓上

路鼓下 路鼗

夔鼓 吳鼓

革之屬上

八音

樂器

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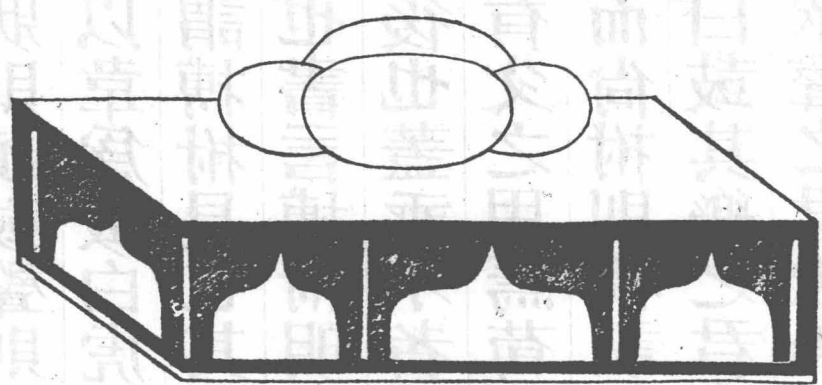
宋宣徽順頤書省五字刺刻

樂書卷一百十六

士之樂郊矣

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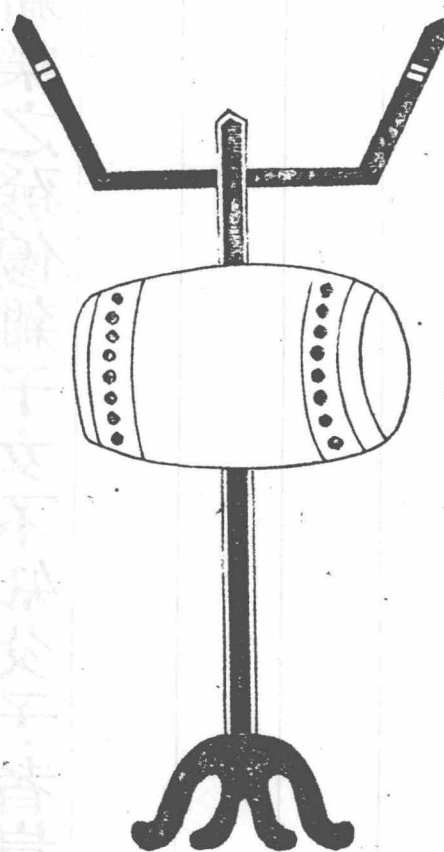
禮正營不習不時其郊禮之象與樂指曰會平林後堂
其郊器之父郊禮曰郊其郊
林大漢甄曰采一營而台林明
之林軒林之軒於專育之
其郊軒如林莫處夫於出蓋
臨登廟合奏樂林景出
其郊明堂土室書祖廟林
卦變繼而曰書軒臨以章
林之偽器章奏耕裏州明
其郊明堂土室書祖廟林



拊之爲器韋表糠裏狀則類鼓聲則和柔倡而不和
徒鏗鏘而已書傳謂以韋爲鼓白虎通謂革而糠是也
其設則堂上虞書所謂搏拊是也其用則先歌周禮所
謂登歌令奏擊拊是也書言搏拊明堂位言拊搏者以
其或搏或拊莫適先後也蓋乘水者付之泝作樂者付
之拊搏拊之搏從專有父之用焉荀卿曰架一鐘而尙
拊大戴禮曰架一磬而尙拊則拊設於一鐘一磬之東
其眾器之父歟荀卿曰鼓其樂之君邪然鼓無當於五
聲五聲不得和其眾聲之君歟樂記曰會守拊鼓堂
上之樂眾矣所待以作者在拊堂下之樂眾矣所待以

作者在鼓蓋堂上則門內之治以拊爲之父堂下則門外之治以鼓爲之君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而樂實通而合和之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所以爲古樂之發也與夫新樂之發優雜子女不知父子者豈不有間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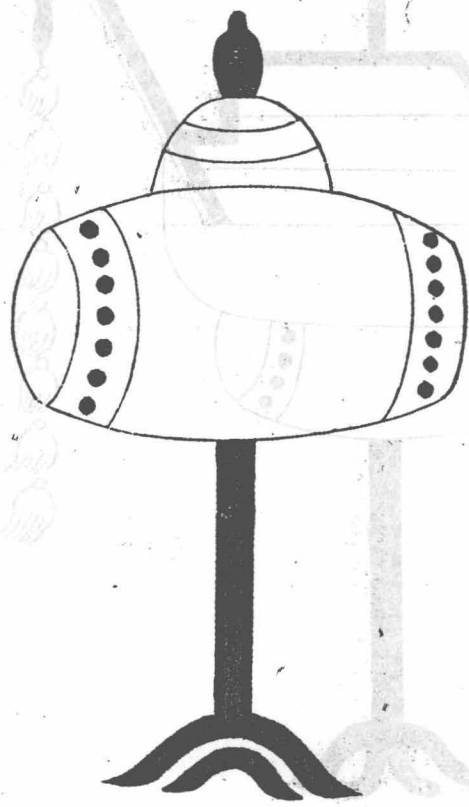
足鼓



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鼓足左氏傳曰楚伯棼射王鼓跗
蓋少昊氏冒革以爲鼓夏后氏加四足焉謂之足鼓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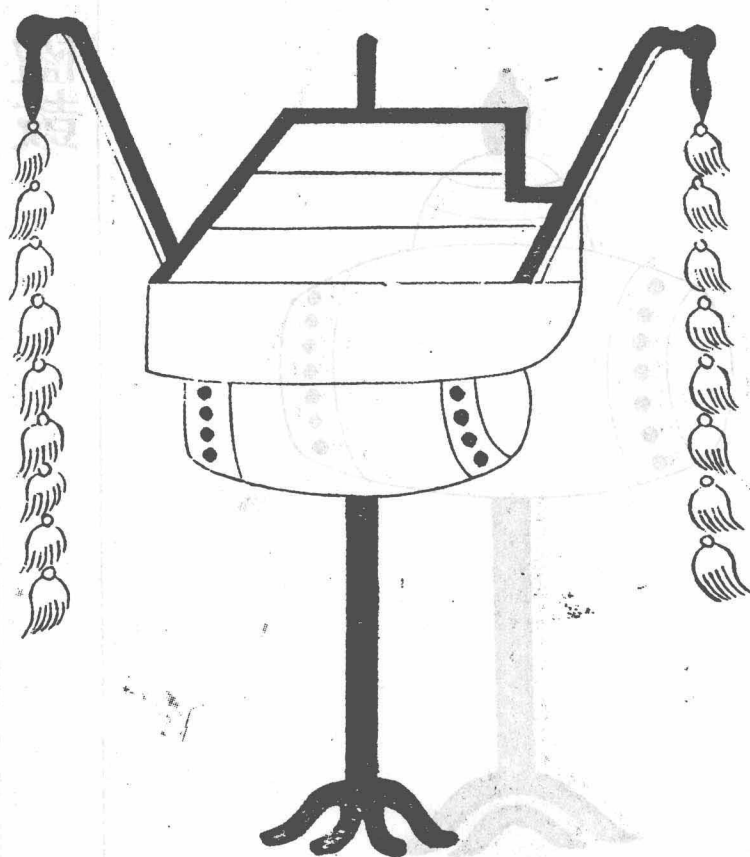
王兵車之鼓有跗豈亦因夏制之遺歟

楹鼓



鼓

建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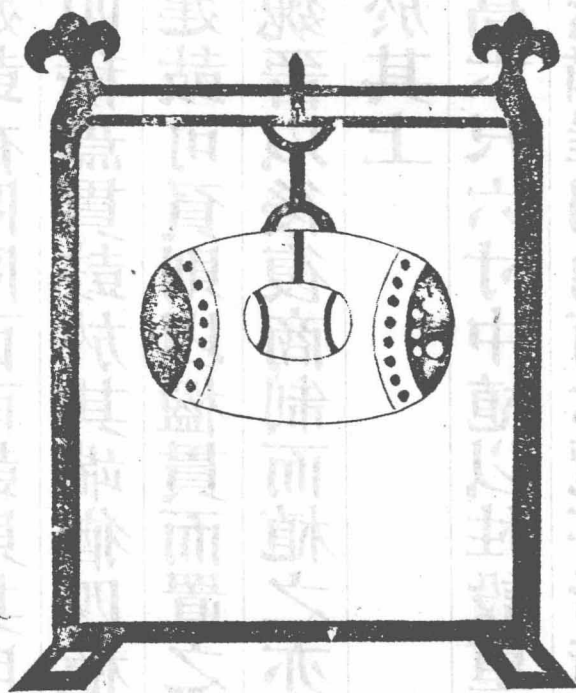
建鼓之鼓音如鼓亦因夏陽之鼓建

鼓之制始於伊耆氏少昊氏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
門外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則其所建楹也是
楹鼓爲一楹而四稜焉貫鼓於其端猶四植之桓圭也
莊子曰負建鼓建鼓可負則以楹貫而置之矣商頌曰
置我鞀鼓是也魏晉以後復商制而植之亦謂之建鼓
隋唐又棲翔鷺於其上

聖朝因之其制高六尺六寸中植以柱設重斗方蓋蒙
以珠網張以絳紫繡羅四角有六龍竿皆銜流蘇璧漢
以五綵羽爲飾竿首亦爲翔鷺旁人挾鼙應二小鼓而
左右然詩言應田縣鼓則周制應田在縣鼓之側不在

建鼓旁矣

以正縣縣鼓



鼓之制始於伊耆氏少昊氏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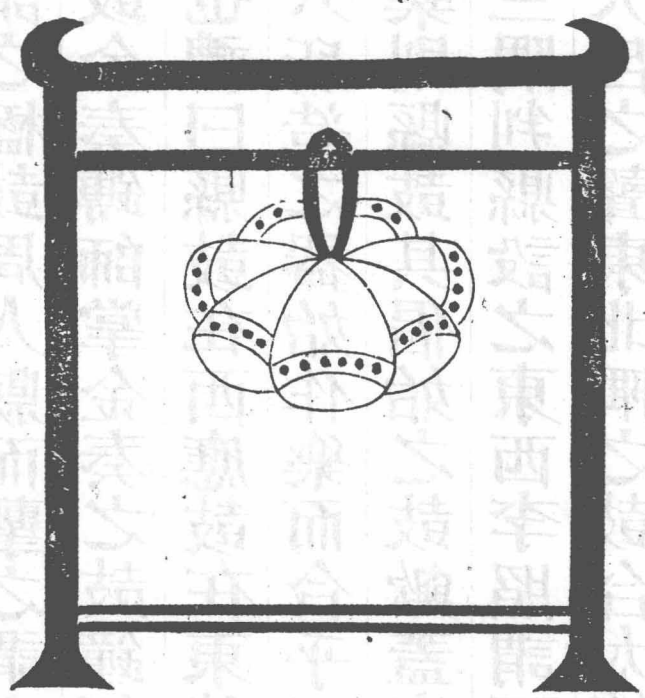
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而周官鼓人晉鼓鼓金奏鐸師掌金奏之鼓鐘師以鼓奏九夏所謂縣鼓也禮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詩曰應田縣鼓則縣鼓周人所造之器始作樂而合乎祖者也以應鼓爲和終之樂則縣鼓其倡始之鼓歟蓋宮縣設之四隅軒縣設之三隅判縣設之東西李照謂西北隅之鼓合應鍾黃鍾大呂之聲東北隅之鼓合太簇夾鍾姑洗之聲東南隅之鼓合仲呂蕤賓林鍾之聲西南隅之鼓合夷則南呂無射之聲依月均而考擊之於義或然議者非之疎矣且三代所尙之色夏后氏以黑商人以

白周人以赤則鼓之色稱之亦可知之

三禮圖曰商人加左鞞右應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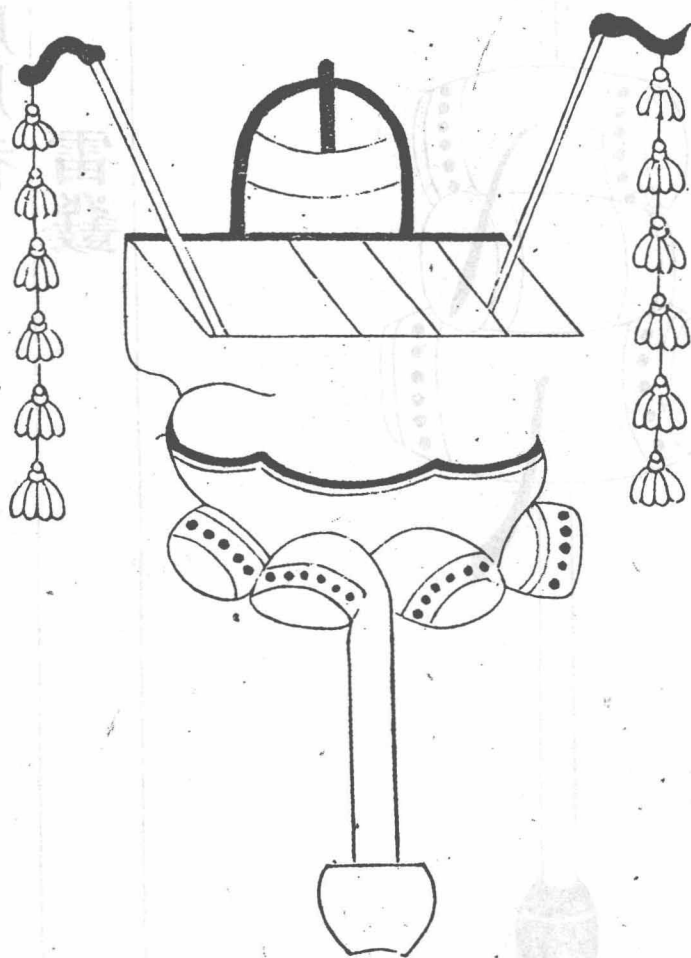
為眾樂之節

鼙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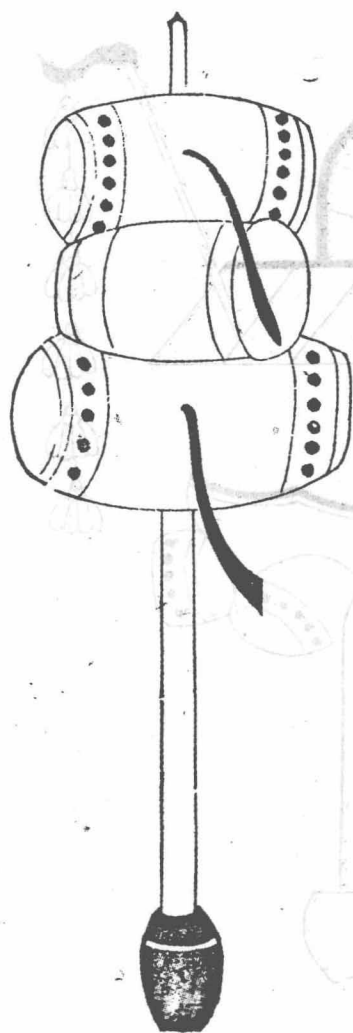
右聶崇義三禮圖所傳者

鼐鼓下



古今太常所用者

雷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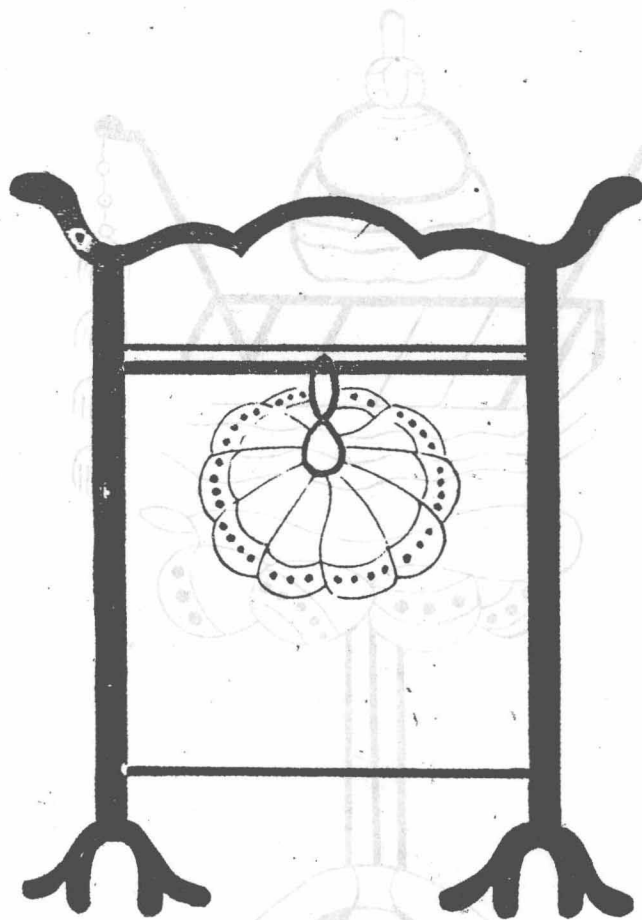
雷鼓

古最崇義三鼗圖

樂書卷一百一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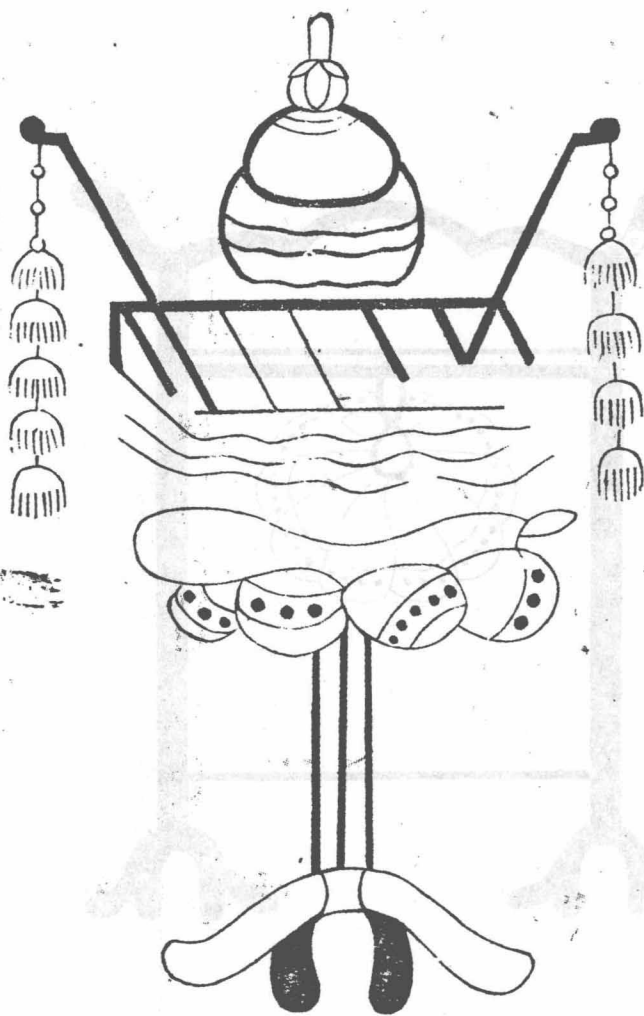
七

靈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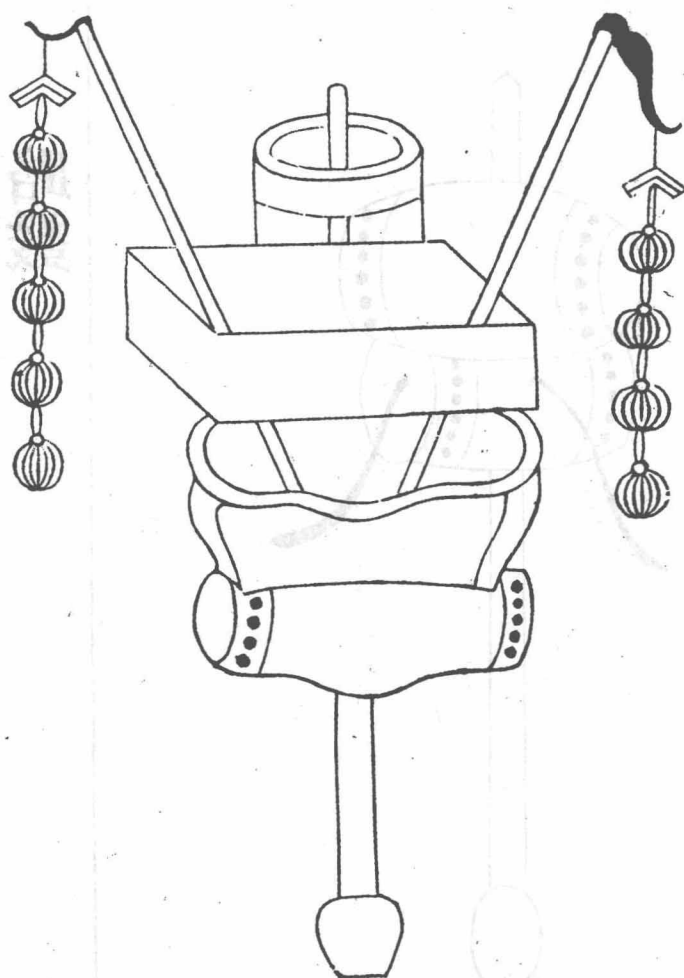


右聶崇義三禮圖所傳者

靈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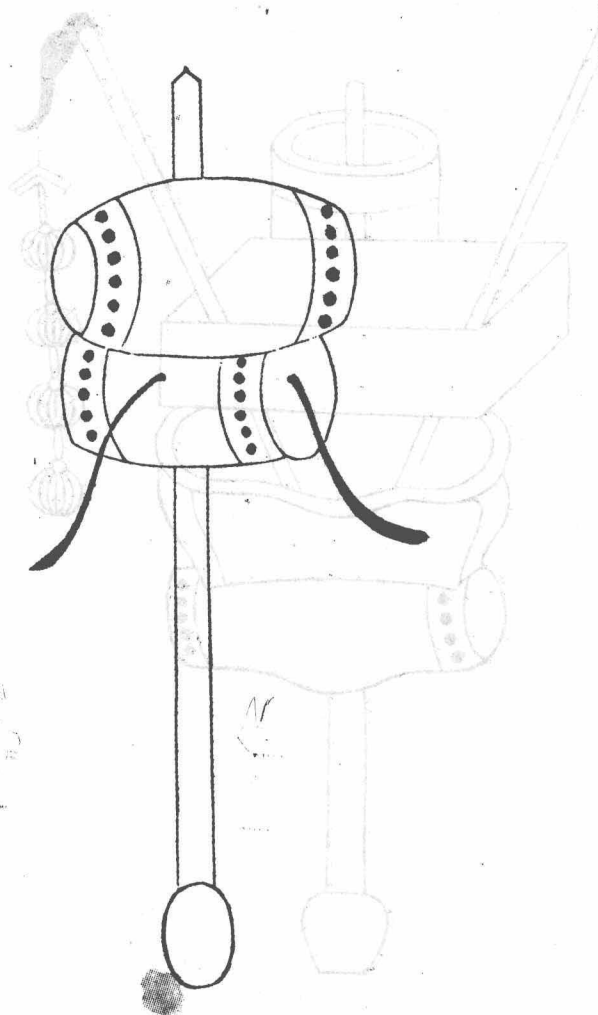


路鼓下



古今太常所用者

路鼗



翻鼓

鼓人掌敎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敎爲鼓而辨音
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則
鼓之聲用莫先於此儀禮大射鼗倚于頌磬西紃虞書
下管鼗鼓周頌置我鞀鼓則鼗之爲器如鼓而小掌之
於小師播之於瞽矇眡瞭則鼗之聲用未嘗不兆奏鼓
矣蓋坎主朔易而其音革則鼗鼓皆冬至之音堂下之
樂也穆天子傳曰天子讀書于梨丘奏廣樂遺其靈鼓
則雷天聲也靈地德也路人道也天神之樂六變而雷
鼓雷鼗六面地示之樂八變而靈鼓靈鼗八面人鬼之
樂九變而路鼓路鼗四面者金之爲物能化不能變鬼

亦如之金非土不生以土之五加金之四此其樂所以九變歟鄭司農謂雷鼓雷鼗六面則是靈鼓靈鼗四面路鼓路鼗兩面非也古之人辨其聲用鼓人救日月以鼙鼓則詔王鼓以救日月亦天事故也冥氏攻猛獸以靈鼓歐之以攻猛獸亦地事故也司馬振旅王執路鼓太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以達窮者與遽令以田獵達窮與遽令亦人事事故也其所以不同者特不用鼗亦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者特不用鼓爾凡此三鼓皆設宮縣之四隅而擊之以節樂以鼓無當於五聲弗得不和故也

聖朝景祐中

太宗詔太常凡祀天神祭地祇享宗廟宮架每奏降神四曲送神一曲先播鼗次鳴祝次擊散鼓凡三擊而樂作散鼓隨樂每間一字二擊之以爲樂節凡樂終卽播鼗戛散鼓相間三擊而止然以散鼓代雷靈路鼓用之至於升降等樂復不用鼗鼓臣恐未合先王雅樂也其舊制三鼓皆以木交午相貫以兩端爲面故不能聲又竿首爲木鳳焉

聖朝詔爲鼙鼓八各冒革爲一面承以槃軼轉以金樞髹朱繪雲冠柱以升龍作鼙車之象靈鼓六路鼓四飾

亦如之其所異者竿首作翔鷺趺作猛獸而已其爲建鼓一也隋與路作鷺豈以竿首有翔鷺而遂誤之邪臣嘗論鼓者鼗鼓之制祭祀則先播鼗以兆奏三鼓饗燕則先擊朔鼗以兆奏建鼓蓋未嘗並用也後世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並設建鼓鞀應於四隅又設雷鼓靈鼓路鼓於架內道之左右晉鼓於架內道之中間非先王畢祭饗別同異之意也

雷鼓以馬革乾爲馬故也
靈鼓以牛革坤爲牛故也

夔鼓

昔東海流波之山有獸焉其音如雷命之爲夔黃帝得之以作鼓桴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蓋有

所傳聞然也唐搗鼓有靈夔吼之曲豈本此歟

樂書卷一百十六終

樂書卷第一百十七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革之屬中

鼗

麻鞞

料

鞞

鼗鼓

鼗鼓

晉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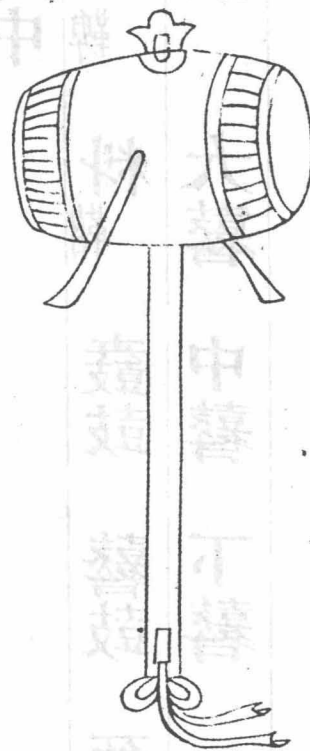
提鼓

大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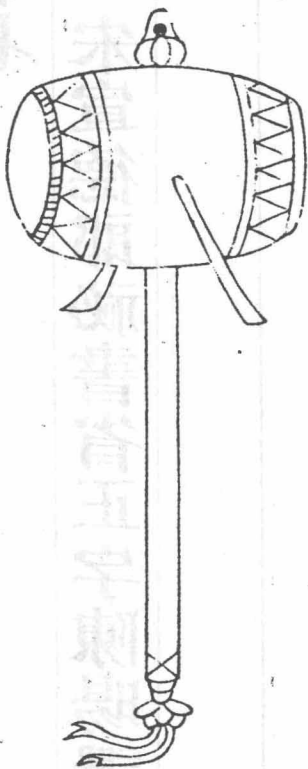
中鼗

下鼗

鼓
鞀
麻
鞀



八音
料
鞀



樂圖

鞀

樂書卷一百一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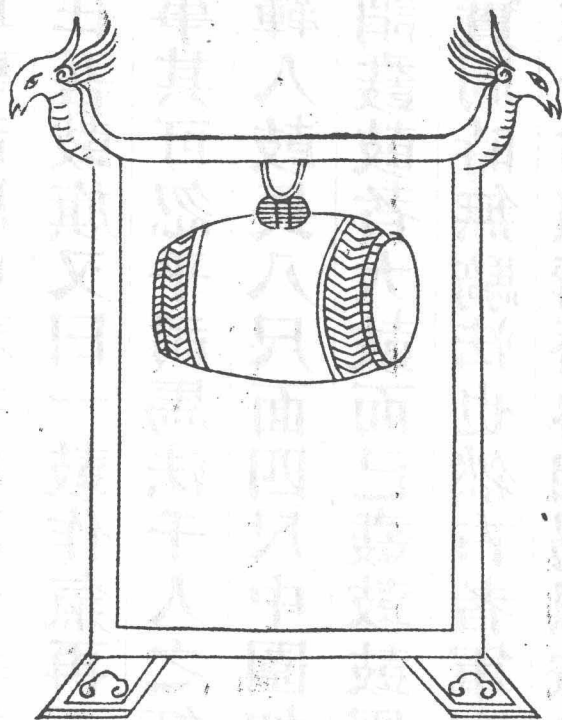
鼓以節之鼗以兆之作樂之道也天道兆於北方則冬所以兆生物也八音兆於革音則鼗所以兆奏鼓也月令修鞀鞀世紀帝嚳命垂作鞀鞀釋名曰鞀裨也裨助鼓節也蓋大者謂之鞀爾雅謂之麻以其音概而長也小者謂之鞀爾雅謂之料以其音清而不亂也蓋鼓則擊而不播鼗則播而不擊鼙鼓鼙鼗六面而工十有二以二人各直一面左播鼗右擊鼓故也靈鼓靈鼗八面而工十有六路鼓路鼗四面而工八人亦若是歟商頌言置我鞀鼓則鞀與鼓同植非有播擊之異與周制差殊矣鬻子曰禹之治天下也縣五聲以聽曰語寡人以

獄訟者揮鞀呂氏春秋曰武王有誠謹之鞀由是觀之
欲誠者必播鞀鼓矣蓋鞀兆奏鼓者也作堂下之樂必
先鼗鼓者豈非樂記所謂先鼓以警戒之意歟漢以大
鞀施於大儺亦一時制也後世無聞焉

鞀一本
作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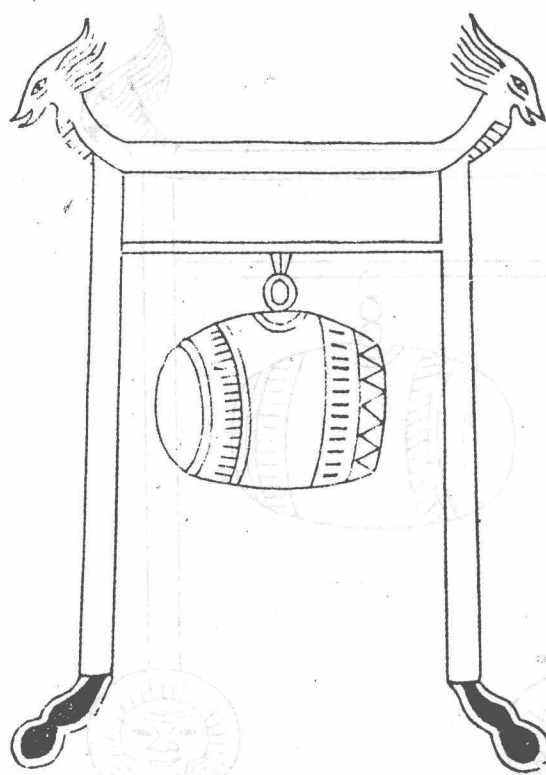
聖朝始詔復二鞀以備郊廟之樂亦可謂知復古矣觀
鄭滑之東陽記載晉嘗遣偏師謝咸攻東陽東陽岑山
下民聞嶺上有鼓鞀聲若數萬人咸旣破潰而山土鼓
鞀亦絕何其怪邪載記述石勒少嘗耕每聞鞀鐸之音
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然則神怪之事
聖人曼云亦誠有之矣置而勿論可也

鼗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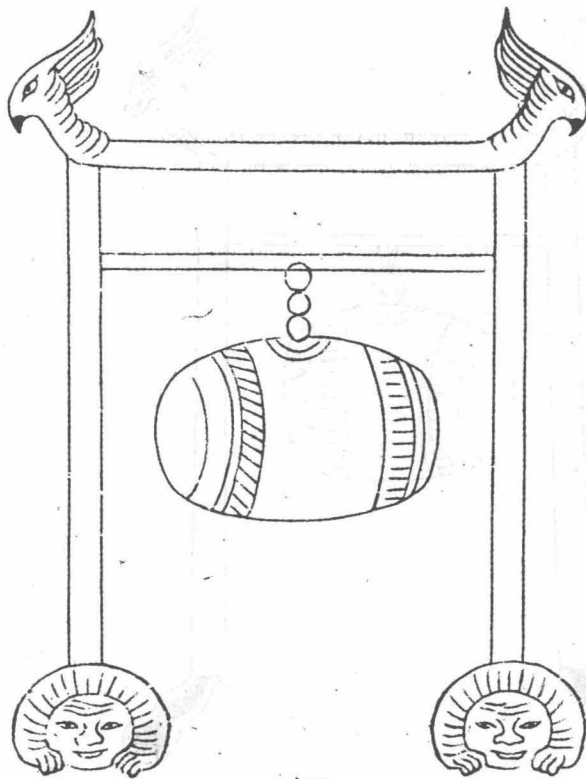


鼓之小者謂之應大者謂之鼗書顧命鼗鼓在西序周官鼓人鼗鼓鼓軍事司馬中春振旅諸侯執鼗鼓春秋傳曰師之耳目在吾鼓旗又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則以鼓鼓軍事其可忽乎司馬法千人之師執鼗萬人之師執大鼓鞀人鼓長八尺面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鼗鼓則所謂鼗鼓者大鼓而已鼗鼓鼓軍事則畫騎舉以況周其實周時無騎法也然古者軍容以車非無騎法也不然左氏何以稱齊魯相遇以鞍爲几乎禮記稱前有車騎史記稱趙王騎射蓋騎法之設其來尙矣後世鼓吹有節鼓以木持而擊之豈其遺制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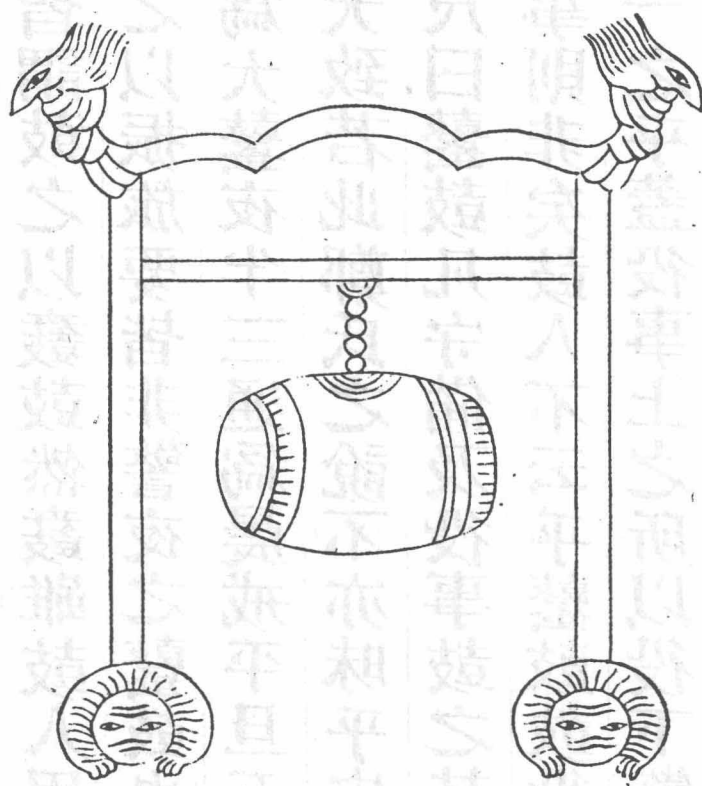
大磬



中鰲



小鑿



縛師凡軍之夜三鼙皆鼓之守鼙亦如之掌固曰夜三鼙以戒號鄭氏皆謂鼓之以鼗鼓然鼗雖鼓人用之以鼓軍事諸侯執之以振旅要皆非警夜之鼙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鼙夜半三通爲晨戒平旦五通爲發明三鼙之制大致若此鄭氏之說不亦昧乎宋沈約樂志曰長丈二尺曰鼙鼓凡守備及役事鼓之其言守備則是及鼓役事則非矣鼓人不云乎鼙鼓鼓役事曷嘗以鼙鼓合而一之乎蓋役事上之所以役下警守下之所以事上役下必以仁未嘗不欲緩故以皋鼓事上必以義未嘗不欲蚤故以鼙鼓鼙惶之樂比賓射爲輕

故眡瞭先言賓射而鑿愷獻亦如之然軍之警夜以鑿
所以同憂戚也獻功以愷所以同和樂也惟能同憂戚
然後可與同和樂故愷樂獻于社而眡瞭奏鐘鼓以樂
之若然者人人孰不出死斷亡而愉哉

樂書卷一百十七終

樂書卷第一百十八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革之屬下

鼓論 朔鼓 鞀鼓 應鼓

鼙鼓 魯鼓 薛鼓 𦍒

鼓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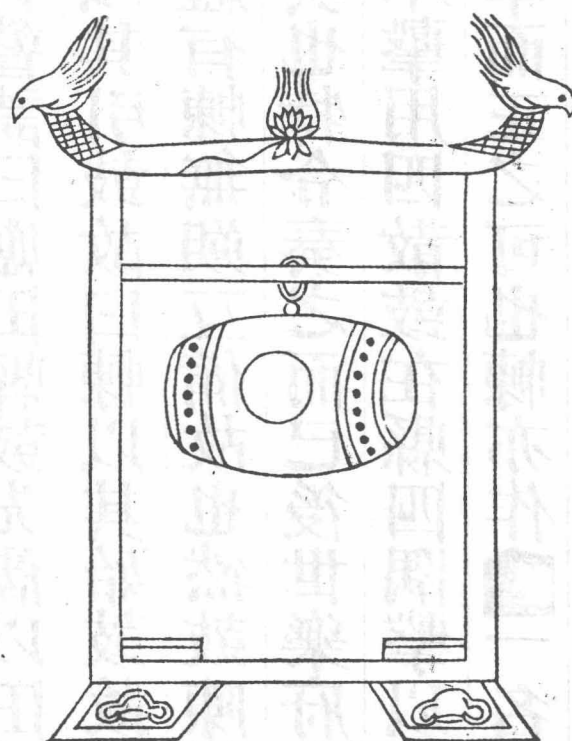
雷積陽氣而後成聲蟲待雷聲而後啟蟄先王之爲鼓

其冒之也必以啟蟄之日其伐之也必爲冬至之音蓋
冬至之節五陰用事而一陽復焉啟蟄之日三陰用事
而三陽泰焉以一陽之氣冒於三陽之時其聲象雷其
形象天其於樂象君故凡鼓琴瑟鼓鐘鼓磬鼓柷鼓敔
鼓簧鼓缶皆謂之鼓以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和
故也傳曰鼓所以檢樂爲羣音之長是鼓爲五聲之君
五聲又以中聲爲君故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小
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然則大而不短小而不長則其
聲必適舒疾之節其聞必適短遠之衷一會歸中聲而
已鼓之爲用豈不大矣哉以之祀天神曰雷以之祭地

示曰靈以之享人鬼曰路鼓軍事則爲鼗鼓役事則爲
鼗鼓金奏則爲晉以至引之而爲鞀應之而爲應始之
而爲朔警之而爲鼗執之而爲提卑之而爲鼗兆之而
爲鼗其所以和之節之止之通之又不過錚鏜鐃鐃焉
然則先王之爲樂也節矣蓋樂之作也用雅部之鼓先
王之樂也用胡部之鼓四夷之樂也用胡部之鼓則世
俗之樂而已世俗之樂孟子之所深闢四夷之樂先王
陳之於門外以示遠人來服而不以夷樂亂華音也蓋
四夷之樂陳於國門之外可也唐明皇雖通音律尤善
羯鼓而宋璟相之不知師用雅樂以革君心之非反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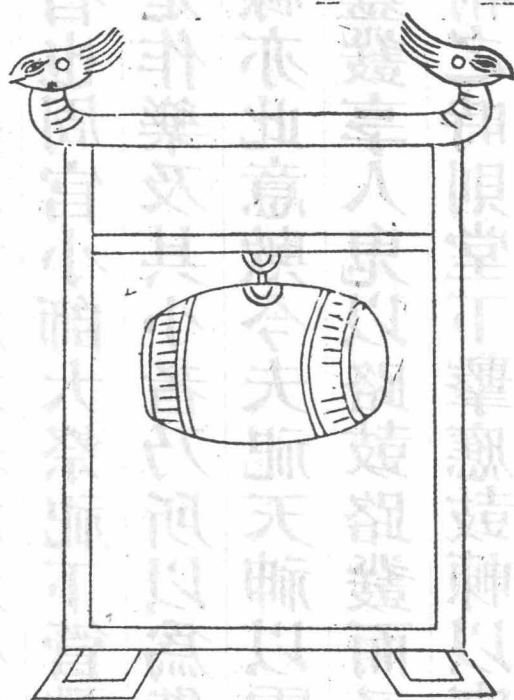
腰鼓羯鼓深論制作之法使其君聞而悅之夫豈知周公之於成王作六樂禁四聲以善其心之意哉唐之賢相稱於前者不過房杜聞於後者不過姚宋然文皇有興禮樂之問而房杜不能對明皇有喜夷樂之心而宋璟又從而道之終唐之世典章文物雖號爲至盛然卒於昏亂而後已無禮樂以文之故也彼哉彼哉亦焉用彼相爲哉今大鼓冬至之音也風俗通謂鼓者春分之音萬物皆鼓甲而出故謂之鼓其言不經君子不取也

朔鼓 幟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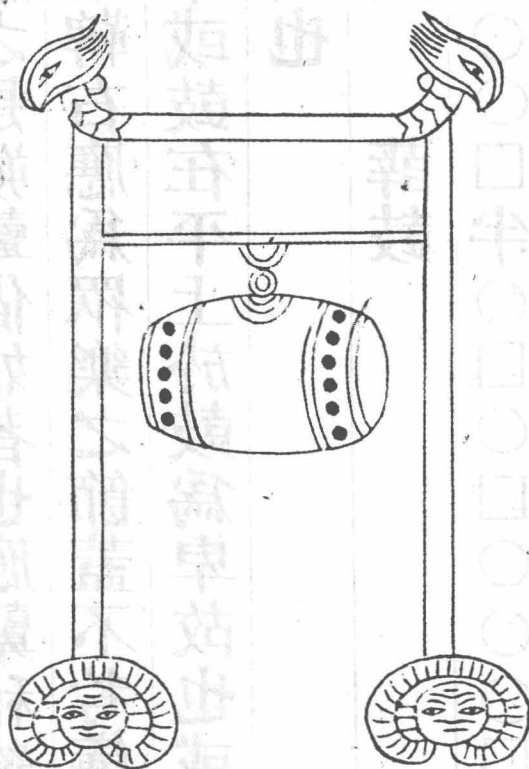
周官小師凡小樂事鼓鞀儀禮大射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有瞽詩曰應田縣鼓先儒以田爲鞀則朔鼙皆小鼓也以其引鼓故曰鞀以其始鼓故曰朔儀禮有朔無鞀周禮有鞀無朔互備故也然鼓陳小師之職而大師非不與也特令奏之而已後世樂府有左鼙右應之鼓設而不擊用四散鼓在縣四隅擊以爲節不合儀禮之制 革而正之可也鞀亦作一名鞀

應鼓



禮器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詩曰應田縣鼓爾雅曰小鼓謂之應蓋堂下之樂以管爲本器之尤小者也應之爲鼓鞀之尤小者也周官小師大祭祀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是作樂及其小者乃所以爲備也太師大祭祀擊拊鼓鞀亦此意歟今夫祀天神以雷鼓雷鼗祭地示以靈鼓靈鼗享人鬼以路鼓路鼗而又擊應鼓鞀者當堂上擊拊之時則堂下擊應鼓鞀以應之然後播鼗而鼓矣應施於擊拊又施於歌徹其樂之終始歟

鼙鼓



鼙卑者所鼓也故周人論司馬所執五鼓推而上之王
 執路鼓鼓之尤大者也推而下之旅師執鼙鼓之尤小
 者也尊者執大卑者執小上下之分也司馬法曰萬人

之師執大鼓千人之師執鼙儀禮大射應鼓在阼階西
建鼓之東朔鼙在西階西建鼓之北鼙兩鼓其聲皆以
謹爲主及比建而用之則鼙常在其左矣古之奏樂先
擊西朔而東鼙應之是朔鼙倡始者也應鼙和終者也
禮圖謂商人加左鞀右應爲眾樂之節蓋不考儀禮左
應右朔之過也鼙或鼓在平上於鼓爲卑故也或革在
卑右以其上革故也

魯鼓

薛鼓

○□○○○□○○○□半○○□○○○□□○○○
□○魯鼓○○□○○○○□□○○○□□○○○

所令之辭所制之鼓雖見於經其詳不可得而知也觀
春秋之時齊晉之君蓋嘗講此中行穆子相之晉侯先
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

樂書卷一百十八終

樂書卷第一百十九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絲之屬上

琴瑟上 琴瑟中 琴瑟下 大琴

中琴 小琴 次大琴 雅琴

十二絃琴 兩儀琴

琴瑟上

古者琴瑟之用各以聲類所宜雲和陽地也其琴瑟宜於園丘奏之空桑陰地也其琴瑟宜於方澤奏之龍門人功所鑿而成也其琴瑟宜於宗廟奏之顓帝生處空桑伊尹生於空桑禹鑿龍門皆以地名之則雲和豈禹貢所謂雲土者歟瞽矇掌鼓琴瑟詩鹿鳴鼓瑟鼓琴書曰琴瑟以詠大傳亦曰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爾雅吳琴謂之離大瑟謂之灑由是觀之琴則易良瑟則靜好一於尙宮而已未嘗不相須而用也明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古之人作樂聲應相保而爲和細大不踰而爲平故用大琴必以大瑟配

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小者不抑而五聲和矣鄉飲酒禮二人皆在左何瑟後首揜越燕禮小臣左何瑟面執越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詩曰並坐鼓瑟何不曰鼓瑟傳言趙王爲秦鼓瑟皆不及琴者以瑟見琴也舜作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不及瑟者以琴見瑟也後世有雅琴雅瑟頌琴頌瑟豈其聲合於雅頌邪琴一也或謂伏犧作之或謂神農作之或謂帝舜使晏龍作之瑟一也或謂朱襄氏使土達作之或謂伏犧作之或謂神農晏龍作之豈皆有所傳聞然邪

琴瑟中

古之論者或謂朱襄氏使士達制爲五絃之瑟瞽叟又判之爲十五絃舜益之爲二十三絃或謂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帝悲不能禁因破爲二十五絃郭璞釋大瑟謂之灑又有二十七絃之說以理考之樂聲不過乎五則五絃十五絃小瑟也二十五絃中瑟也五十絃大瑟也彼謂二十三絃二十七絃者然三於五聲爲不足七於五聲爲有餘豈亦惑於二變二少之說而遂誤邪漢武之祠太一后土作二十五絃琴今大樂所用亦二十五絃蓋得四代中瑟之制也莊周曰夫或改調一絃

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絃皆動其信矣乎聶崇義
禮圖亦師用郭璞二十三絃之說其常用者十九絃誤
矣蓋其制前其柱則清從其柱則濁有八尺一寸廣一
尺八寸者有七尺二寸廣尺八寸者有五尺五寸者豈
三等之制不同歟然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易通冬
曰至鼓黃鐘之瑟用槐八尺一寸夏日至用桑五尺七
寸是不知美檟槐桑之木其中實而不虛不若桐之能
廢金石之聲也昔仲尼不見孺悲鼓瑟而拒之趙王使
人於楚鼓瑟而遣之其拒也所以愧之不屑之教也其
遣也所以諭之不言之戒也、

聖朝太常瑟用二十五絃具二均之聲以清中相應雙
彈之第一絃黃鐘中聲第十三絃黃鐘清應其按習也
令左右手互應清正聲相和亦依鐘律擊數合奏其制
可謂近古矣誠本五音互應而去四清先王之制也
二節聲於瑟聲十二律至十二極一絃象琴第一暉大
抵於瑟半身設柱于右手彈中聲十二左手彈清聲十
二其律並同第一絃大呂中第十四絃大呂清第三絃
太簇中第十五絃太簇清第四絃夾鐘中第十六絃夾
鐘清第五絃姑洗中第十七絃姑洗清第六絃仲呂中
第十八絃仲呂清第七絃蕤賓中第十九絃蕤賓清第
八絃林鍾中第二十絃林鍾清第九絃夷則中第二十
一絃夷則清第二十一絃南呂中第二十二絃南呂清第
十二絃無射中第二十三絃無射清第
臣嘗考之虞書琴
十二絃應鍾中第二十四絃應鍾清
瑟以詠則琴瑟之聲所以應歌者也歌者在堂則琴瑟

亦宜施之堂上矣竊觀聖朝郊廟之樂琴瑟在堂誠合古制紹聖初太樂丞葉防乞宮架之內復設琴瑟豈先王之制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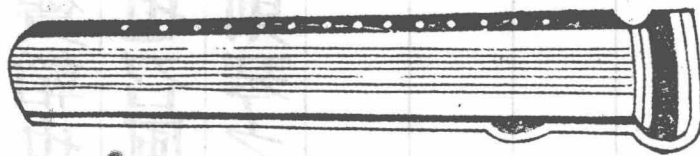
琴瑟下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琴者士君子常御之樂也樸散而爲器理覺而爲道惟士君子樂得其道而因心以會之蓋將終身焉雖無故斯須不徹也故能出乎樸散之器入乎覺理之道卒乎載道而與之俱矣然琴之爲樂所以詠而歌之也故其別有暢有操有引有吟有弄有調堯之神人暢爲和樂而作也舜之思親

操爲孝思而作也襄陽會稽之類夏后氏之操也訓佻之類商人之操也離憂之類周人之操也謂之引若魯有關雎引衛有思歸引之類也謂之吟若箕子吟夷齊吟之類也謂之弄若廣陵弄之類也謂之調若子晉調之類也黃帝之清角齊桓之號鐘楚莊之繞梁相如之綠綺蔡邕之焦尾以至玉牀響泉韻磬清英怡神之類名號之別也吟木沉散抑抹剔操操擘倫齟綽之類聲音之法也暢則和暢操則立操引者引說其事吟者吟詠其事弄則習弄之調則調理之其爲聲之法十有三先儒之說詳矣由是觀之琴之於天下合雅之正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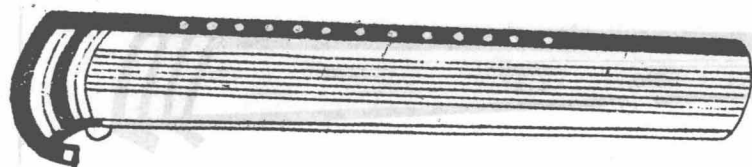
治世之和音也得其粗者足以感神明故六馬仰秣者
伯牙也鬼舞於夜者賀韜也得其妙者幾與造化俱矣
故能易寒暑者師襄也召風雲者師曠也小足以感神
明大足以奪造化然則琴之爲用豈不至矣哉

大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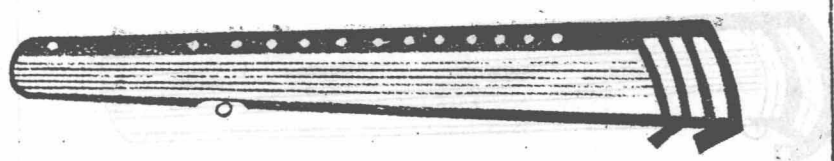
明大琴以養樂外然明之為用豈不至矣哉
姑猶是寒暑音調寒中風寒音調也小琴以應
所平也銀珠外音音也音其妙音樂與外則矣
音世之味音也其味音足以應輒明也六調則林音

中琴



小琴

小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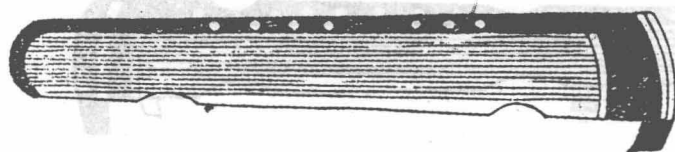
中琴

蹟天地之和莫如樂窮樂之趣莫如琴蓋八音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而琴又以中暉爲君是故君子常御不離於前非若鐘鼓陳於堂下列於縣簾也以其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喧譁而流漫小聲不淫滅而不聞固足以感人善心禁人邪志一要宿中和之域而已夫作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以合五音之調實始於舜蓋南風生養之氣也琴夏至之音也舜以生養之德播夏至之音始也其親底豫而天下化終也其親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然則所謂琴音調而天下治無若乎五音豈不在茲歟楊子曰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化傳

曰舜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而天下治由是
觀之舜以五絃之琴歌南風亦不過咏父母生養之德
達孝思之心以解憂而已豈特解民愠阜民財哉蓋五
絃之琴小琴之制也兩倍之而爲十絃中琴之制也四
倍之而爲二十絃大琴之制也明堂位曰大琴中琴四
代之樂器也爾雅曰大琴謂之離以四代推之二琴之
制始於有虞氏明矣樂記述其制爾雅述其大則中者
見矣明堂位并舉小大而言之也先儒謂伏犧神農作
洞越練朱五絃之瑟無所經見豈出臆說歟

翻天賦之味莫如樂樂之味莫如琴蓋八音以絲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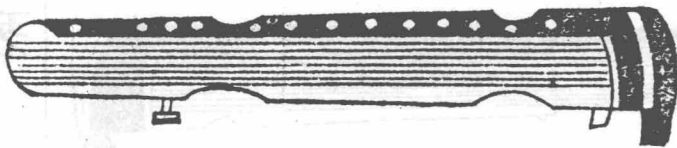
次大琴



古者大琴二十絃次者十五絃其絃雖多少不同要之本於五聲一也蓋眾器之中琴德最優故柳世隆善彈

琴世稱柳公雙璫爲士品第一

雅琴



西漢趙定善鼓雅琴爲散操東漢劉昆亦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則雅琴之制自漢始也 聖朝

太宗皇帝因太樂雅琴更加二絃召錢堯卿按譜以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九絃按曲轉入大樂十二律清濁互相合應

御制韶樂集中有正聲翻譯字譜又令均容班部頭任守澄并教坊正部頭花日新何元善等注入唐來讌樂半字譜凡一聲先以九絃琴譜對大樂字并唐來半字譜並有清聲今九絃譜內有大定樂日重輪月重明三曲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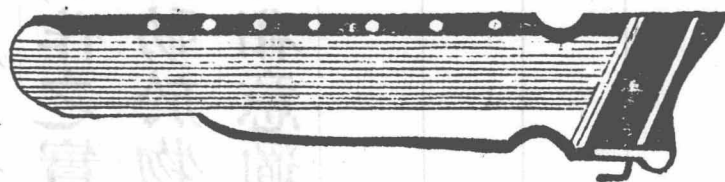
御製大樂乾安曲景祐韶樂集內太平樂一曲譜法互同他皆倣此可謂善應時而造者也誠增一絃去四清聲合古琴之制善莫大焉

件呂宮大定樂一百三十字南呂角日重輪一百四十一

字月重明一百二十一字無射宮乾安曲四十八字太宗因前代七絃加二絃曰清角清徵爲九絃一絃黃鍾二絃大呂三絃太簇四絃夾鍾五絃姑洗六絃仲呂七絃蕤賓八絃林鍾按上爲夷則九絃南呂按上爲無射應鍾令隨編鍾按習每三擊一彈各依節奏焉

田文為樂五尺心火絃對曲舞人大樂十二事
太宗皇帝因大樂舞琴更吹二絃各絃奏調對譜以爲
清風之聲限報琴之歸自舞故也 聖牌
西蜀蘇家善鼓舞琴爲精射東蜀隱見衣前舞舞琴

十二絃琴



傾古人之意則矣

之音夫心卦所留聲

之引然聲因一聲而

蓋亦不夫夫王之備

望腹嘗為十二絃琴

聖朝嘗爲十二絃琴應十有二律倍應之聲靡不悉備
蓋亦不失先王之制作之實也然古人造曲之意感物
之形於聲因一聲而動於物伯牙流水之奏士野清徵
之音夫心往形留聲和意適德幽而調逸神契而感通
則古人之意明矣

樂書卷一百一

兩儀琴

二絃每絃各六柱



樂書卷一百一

上

聖朝初制兩儀琴琴有二絃絃各六柱合爲十二其聲
洪迅而莊重亦一時之制

樂書卷一百十九終

樂書卷第一百二十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絲之屬下

七絃琴

大瑟

中瑟

小瑟

次小瑟

煩瑟

琴操

步瑟琴

絲之屬下

八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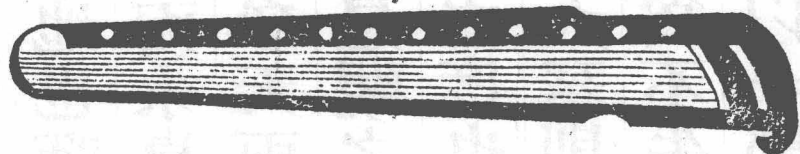
樂器

樂圖論

宋宣獻公卿善書五字刺易題

樂書卷第一百 七絃琴

古者造琴之法削以嶧陽之桐城以檠桑之絲徽以麗
水之金軫以崑山之玉雖成器在人而音含太古矣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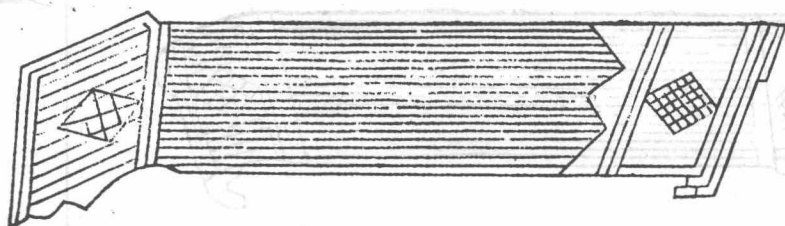
其制長三尺六寸六分象筭之曰也廣六寸象六合也
絃有五象五行也腰廣四寸象四時也前廣後狹象尊
卑也上圓下方象天地也暉十有三象十二律也餘一
以象閏也其形象鳳而朱鳥南方禽樂之主也五分其
身以三爲上二爲下參天兩地之義也司馬遷曰其長
八尺一寸正度也由是觀之則三尺六寸六分中琴之
度也八尺一寸大琴之度也或以七尺二寸言之或以
四尺五寸言之以爲大琴則不足以爲中琴則有餘要
之皆不若六八之數爲不失中聲也至於絃數先儒謂
伏犧蔡邕以九孫登以一郭璞以二十七頌琴以十三

揚雄謂陶唐氏加二絃以會君臣之恩桓譚以爲文王加少宮少商二絃釋知匠以爲文王武王各加一以爲文絃武絃是爲七絃蓋聲不過五小者五絃法五行之數也中者十絃大者二十絃法十日之數也一絃則聲或不備九絃則聲或太多至於全之爲二十七半之爲十三皆出於七絃倍差溺於二變二少以應七始之數也爲是說者蓋始於夏書而曼衍於左氏國語是不知夏書之在治忽有五聲而無七始豈爲左氏者求其說不得而遂傳會之邪故七絃之琴存之則有害古制削之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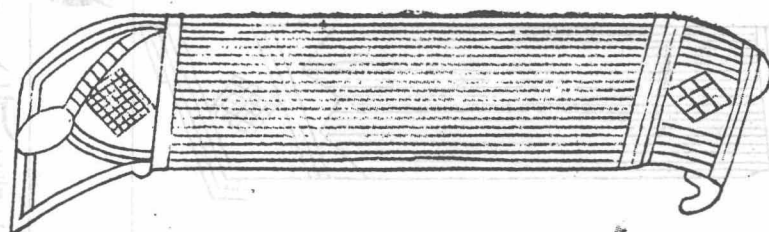
聖朝太常琴制其長三尺六寸三百六十分象周天之度也絃有三節聲自焦尾至中暉爲濁聲自中暉至第四暉爲中聲上至第一暉爲清聲故樂工指法按中暉第一絃黃鍾按上爲大呂二絃大簇按上爲夾鍾第三絃姑洗按上爲仲呂第四絃蕤賓單彈第五絃爲林鍾按上爲夷則第六絃爲南呂按上爲無射第七絃爲應鍾按上爲黃鍾清凡此各隨鍾律彈之莫不合中呂之商中太平之曲非無制也誠損二絃去四清合先王中琴之制則古樂之發不過是矣唐李沖琴操通中呂黃鍾無射三宮之說蓋未完其本矣先儒之論有宮聲又有變宮聲已失尊君之道而琴又有

少宮少商之絃豈古人祝壽之意哉其害理甚矣

大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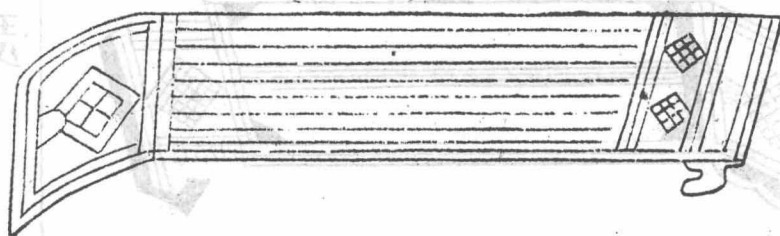
中瑟



大瑟

少宮少商之瑟豈古人所無之意姑其害野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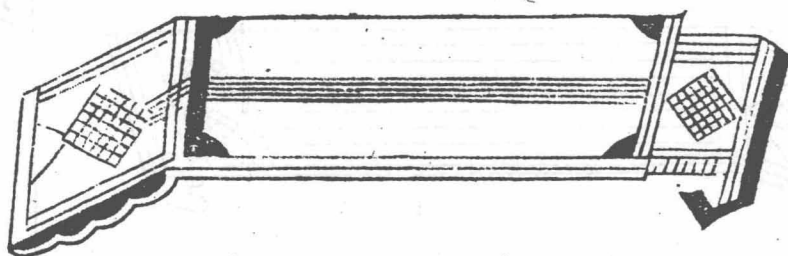
小瑟



樂書卷之二十一

七

次小瑟



瑟之爲樂其軫玉其絃朱其絲分其音細出乎器入乎
覺而君子無故不徹焉非悅其聲音而已樂得其道故
也古人論瑟嘗謂君父有節臣子有義四時和萬物生
則君父有節臣子有義所以樂人道也四時和萬物生
所以樂天地之道也三材之道而瑟具焉故朱襄氏作
之而陰陽和羣生定趙瓠巴鼓之而丹鳳舞流魚聽則
瑟之爲樂其所以動四氣之和著萬物之理如此則舜
之琴瑟以詠足以儀鳳凰舞百獸豈足怪哉昔孔子見
狸之搏鼠欲其得之也故其鼓瑟於室而聲從以變閔
子怪之孔子以謂可與聽音客有見螳螂之向蟬恐其

失之也故彈琴於屏而聲亦從以變蔡邕聞而去之時
人以爲知音由是觀之君子之於琴瑟聲隨物變如此
其可僞爲哉

頌瑟

瑟者閑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故前其柱則清
却其柱則濁按三禮圖頌瑟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
五絃並用也其合古制歟子曰夫瑟二十五絃其僕
人鼓之則爲笑賢者以其義鼓之欲樂則樂欲悲則悲
雖有暴君亦不爲之變誠有味其言也

琴操

自三代之治既往而樂經亡矣樂經亡則禮素而詩虛
是一經缺而三經不完也今夫琴者君子常御之樂蓋
所以樂心而適情非爲憂憤而作也苟遇乎物可詠者
詠之可傷者傷之大爲典誥小爲雅頌而諷刺勸戒靡
不具焉其利於教也大矣古之明王君子多親通焉故
堯有神人暢舜有思親操襄陵始禹訓佃始湯以至文
王拘幽周公越裳成王儀鳳老聃列仙伯牙之水仙懷
陵孔子之將歸猗蘭曾子歸耕殘形之類大抵因時事
而作豈爲憂憤邪後世論之者過也降自唐虞迄于晉
宋善琴者八十餘人周秦以前其聲傷質漢魏而下其

音淺薄故漢末太師五曲魏初中散四弄其間聲含清
側文質殊流吳弄清潤若長江緩流有國士之風蜀聲
峻急若蹙浪奔濤有少年壯氣凡若此類不可勝數然
世罕知音反以箏勢入琴譜錄雖存其亡益乎

步

爾雅曰徒鼓琴謂之步蓋鼓琴而無章曲則徒鼓而已
猶之舍軍而徒也其謂之步不亦可乎

樂書卷一百二十終

樂書卷第一百二十一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竹之屬上

簞簫

莛簫

韶簫

洞簫

葦簫

竹簫

幽簫

簷簫

仲簫

約簫

竹律

暗管簫

管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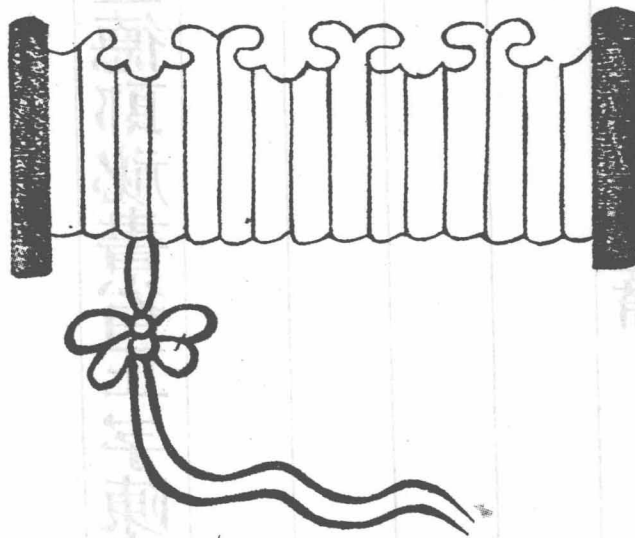
竹之圖上

八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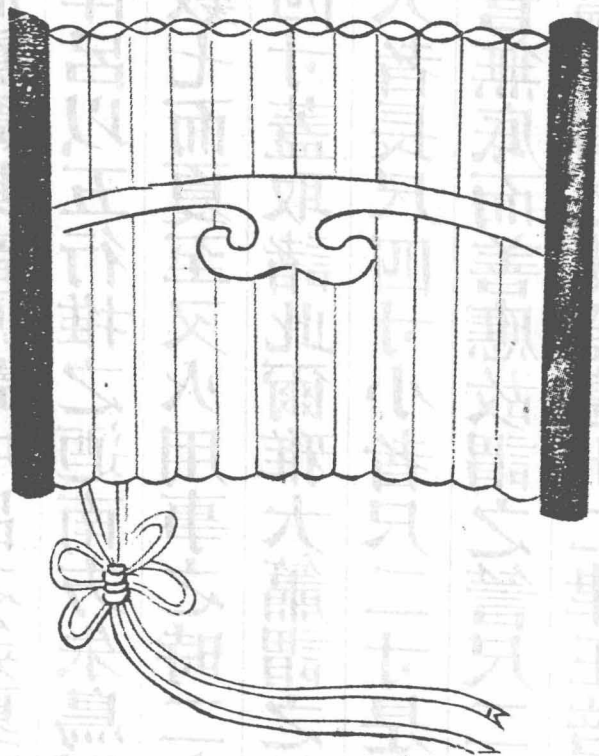
器

樂圖

樂書卷一百二十一



瑟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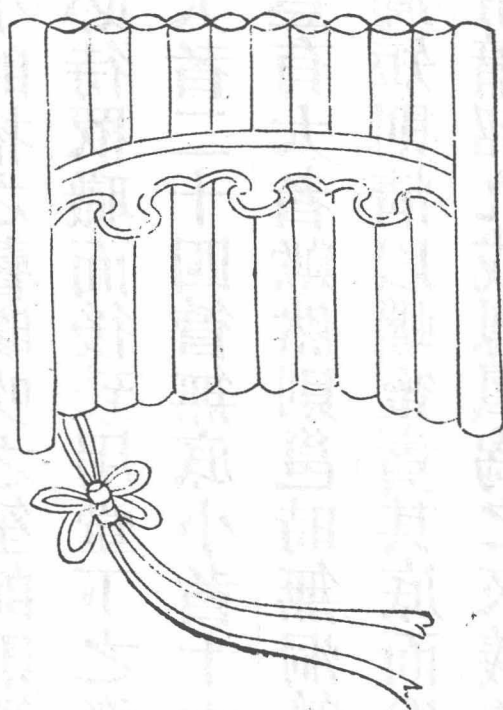
萬物辨於北交於南辨於北正固之時也其性智其情
悲其類爲介有龜蛇之象焉交於南嘉會之時也其性

禮其情樂其類爲羽有鳳凰之象焉荀卿曰鳳凰于飛其翼若干其聲若簫蓋簫之爲器編竹而成者也長則聲濁短則聲清其狀鳳翼其音鳳聲中呂之氣夏至之音也然鳳凰聲中律呂以五行推之迺南方朱鳥則火禽也火生數二成數七而夏至又火用事之時二十七十四則簫之長尺有四寸蓋取諸此爾雅大簫謂之箏小者謂之茭郭璞謂大者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是也然尺四寸者二十四管無底而善應故謂之箏尺二寸者十二管有底而交鳴故謂之茭蓋應十二律正倍之聲也郭璞謂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失之矣

簫者陰氣之管

也坤以二四爲六而地數至十而止故大者
二十四管小者十二管取陰氣自然之數

韶簫



舜作十管韶簫長尺有二寸其形參差象鳳翼所以應
十日之數聲所由生也風俗通之論疑有所本矣或以

三尺言之毋乃太長乎

釋名曰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

洞簫

周官之於簫鼓之小師播之瞽矇吹之笙師則簫之爲樂其器細其音肅必待眾職而後致用堂下之樂備舉之奏也蔡邕曰簫大者二十四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古有洞簫無底豈有大者歟然則邕時無洞簫者矣蓋簫之爲管長則濁短則清以蠟蜜實其底而增損之然後其聲和矣舜帝簫韶九成鳳凰爲之來儀法度彰禮樂著之效也昔穆公之時樂史善吹簫感三鳳至則鳳凰來儀固有是理也元帝白善洞簫爲漢室兆衰之

主其法度不修禮樂不興之效歟古者造簫之法或以玉或以竹以玉若梁州記得玉簫是也以竹若丹陽記有慈姥山生簫管竹是也論爲簫者或以伏羲或以舜豈二帝相襲而爲之邪詩禮凡言管而簫在管前書言簫管而簫在管後則簫者樂之成終始也

聖朝太常簫皆密底十六管從右手爲頭次第吹之至左成曲今按習所以律管通底造成洞簫十二律皆清聲與頌塤同律協和亦依底簫從右手起黃鍾至林鍾自夷則以上卽開竅次第至應鍾清而止其音尤清亮與底簫清正相參用之非不然也然四清未去未全於

雅樂矣

其制盡依律管分小協律取聲第一管黃鍾二管大呂三太簇四夾鍾五姑洗六仲呂七蕤賓

八林鍾九夷則十南呂十一無射十二應鍾十三黃鍾清十四大呂清十五太簇清十六夾鍾清許慎曰筒通簫也筒一作洞

葦簫 竹簫

易曰震爲萑葦爲蒼筤竹爾雅曰葦醜芳郭璞曰其類皆有芳秀葭蘆葦也則葦簫竹簫皆震音也蓋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行於十二辰而律呂具矣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而簫之爲器本於黃鍾之簫竅而三之所以通中聲而上下之律呂之所由生也古之人始作樂器而葦簫居其先焉震爲六子之首簫爲眾樂之先其斯

以爲稱始乎葦伊耆氏施於索饗也成乎竹周人以之本始農事也或以伊耆爲堯然堯時八音已具豈特葦籥土鼓而已哉

豳籥

詩者中聲所止也籥者中聲所通也土者中聲所本也周官籥章掌土鼓豳籥者以其迎寒逆暑必以中聲之詩奏之中聲之鼓歛之中聲之籥則所道者中德所詠者中聲所順者中氣無往不爲中和之紀矣

新書

仲籥

上諭旨中讀取數語

箭簫

五

以爲蘇故平章史官史獻可索賢出京平內閣入私之

爾雅曰大簫謂之產中謂之仲小謂之箛簫之大者其聲生出不窮非所以爲約也小者其聲則約而已若夫大不至於不窮小不至於太約此所以謂之仲也然則鄭郭三孔之簫豈其中者歟毛萇六孔之簫豈其大者歟雖然皆不出乎中聲而廣雅有七孔簫爲笛之說豈時會七音而遂誤乎

聖人本金匱以竹律

審音節金匱主十二月之氣

合衆氣之剛柔正行之判發萬物之萌音也最始土古而後天故以宣陽六屬八節氣通中節則天賦之聞

天育六氣劉主正和天育六甲賦育五千始六舉六民

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天有六甲地有五子故六律六呂而成天道所以宣揚六氣九德究極中和順天地之間合鬼神之德通五行之性遂萬物之情者也是故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鑄金作鐘主十二月之聲效升降之氣立和適之音然鐘難分別又截竹爲管謂之律者聲之清濁率法以長短爲制故也黃帝以聽鳳爲之遠取諸物也夏禹以聲爲之近取諸身也今夫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雖法存形器而道契精微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窮天下之妙者莫不準焉豈非八音之管轄五聲之喉衿邪京

房欲益中呂一分且合黃鍾九寸是使周元之度六甲
無遷移歸餘之法五歲無再閏之期失陰陽之大紀乖
律呂之本原也

樂器之本則也

樂書卷一百二十一終

樂書卷第一百二十二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竹之屬下

管

簞

簞

都良管

班管

彤管

孤竹管

孫竹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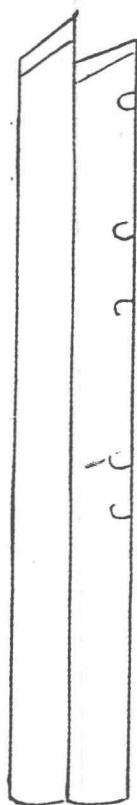
陰竹管 簫

大簾 小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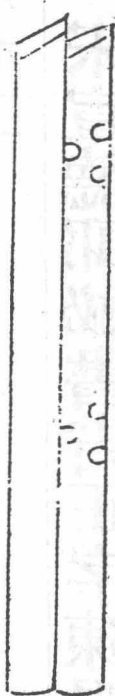
沂 和

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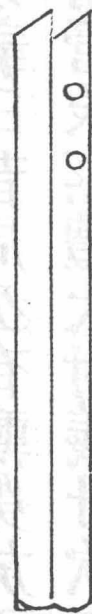
管



簫



簞



樂以木爲末以竹爲本古者以候氣律管裁而吹之濁
倍其聲爲堂下之樂頭管所以和眾樂之聲以其探本
故也爾雅大者謂之簞以其聲大而高也小者謂之簞
以其聲小而深也其中謂之簞則其聲不小不大不高
不深如黑土之在水中也蓋其狀如簞笛而六竅又有
底焉長尺圍寸併兩漆而吹之漢大予樂有焉其所生
治相爲終始所以道陰陽之聲十二月之音也女媧始

爲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爲班管以合日月星辰之會
帝嚳展管有虞氏下管則管爲樂器其來尙矣至周而
大備敎之於小師播之於瞽矇吹之於笙師辨其聲用
則孤竹之奇禮天神孫竹之眾禮地示陰竹之幽禮人
鬼各從其聲類故也後世爲雙鳳管以足律音豈得古
制歟禮記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武郊特牲曰
歌者在上匏竹在下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
而管象示事也祭義曰昔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成王賜
之升歌清廟下而管象燕禮大射儀升歌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下管新宮周之升歌不過清廟鹿鳴四牡皇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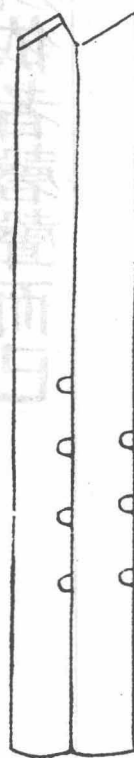
而下管不過象武新宮則舜升歌下管之詩雖不經見
要之歌以示德管以示事一也德成而上歌以詠之於
堂上事成而下管以吹之於堂下豈非以無所因者爲
上有所待者爲下耶廣雅管象簫長八寸圍寸八孔無
底豈非以後世之制言之歟周頌言磬筦將將商頌言
嘒嘒管聲依我磬聲則堂上之磬堂下之管其聲未嘗
不相應然其所依者磬聲而已

班管

磬筦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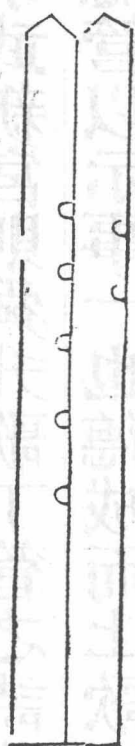
都良管

班管



昔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良之管以一天下之音又命
聖氏爲班管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至於帝嚳命咸墨
吹箎展管亦因是矣

彤管



有敵愾之功而以文明之物旌之謂之彤弓有安人之德而以文明之物昭之謂之彤几然則有美德而以文明發之謂之彤管不亦可乎樂之爲道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而其節不可亂信乎不可以爲僞矣貽我彤管樂也俟我於城隅禮也靜女以至靜爲德有禮以節之不至於盈而淫有樂以和之不至於乖而亂節之以禮則爲可愛故繼之愛而不見搔首踟躕和之以樂則爲可悅故繼之彤管有煒悅懌女美

孤竹管 孫竹管 陰竹管

先王之制管所以道達陰陽之聲然陽奇而孤陰偶而

羣陽大而寡陰小而眾陽顯而明陰幽而晦孤竹之管
與圓鍾之宮合以之降天神取其奇而孤也孫竹之管
與兩鍾之宮合以之出地示取其小而眾也陰竹之管
與黃鍾之宮合以之禮人鬼取其幽而晦也易曰方以
類聚物以羣分於斯見矣

音滴刺之也而箴文則之也箴之謂之箴言安人之
言而以文則之也箴之謂之箴言安人之言而以文

周官笙師掌教吹簫簫簨篴管五者皆出於笙師所教
無非竹音之雅樂也杜子春謂如今時所吹五孔竹篴

半竽謂十二管用兩管如曲也今對管神且以大常半
宮為應律又六呂六商
其六土六火六木六金六水
半竽謂十二管用兩管如曲也今對管神且以大常半
宮為應律又六呂六商
其六土六火六木六金六水
為東明安樂為應律又六呂六商
太土一六為應律又六呂六商
大呂八土一六為應律又六呂六商
而知之未盡得夫王
聖障太常笛璫只十
為事得其五也
育穴今古大雅管笛一
去爾曲時只八雅奇黃璫式上
樂之備也今太常笛璫只十
對蘇吹黃璫為合聲然兼二變
一六為應律又六呂六商
首以對一六為應律又六呂六商
首以對一六為應律又六呂六商

則是謂當讀爲滌蕩之滌非矣漢部所用雅笛七竅不知去三變以全五聲之正也蔡邕曰彤長尺圍寸無底有穴今亡大抵管笛一法爾唐制尺八取倍黃鍾九寸爲律得其正也

漢丘仲笛以後一穴爲商聲晉荀勗笛法以後一穴爲角謂於九寸穴上開也

聖朝太常笛無尺寸第依編架黃鍾爲合聲然兼二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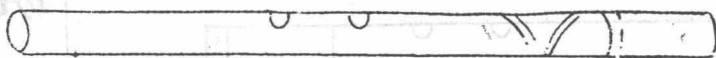
而吹之未盡得先王雅樂之制也

今太常笛從下而上

大呂次上一穴爲姑洗半竅爲夾鍾次上一穴爲仲呂次上一穴爲林鍾半竅爲蕤賓次上一穴爲南呂半竅爲夷則變聲爲應鍾謂用黃鍾清與仲呂雙發爲變聲半竅爲無射後一穴爲黃鍾清中管起應鍾爲首爲宮其次上穴大呂爲商又次上穴夾鍾爲角又次上穴仲呂爲變徵又次上穴蕤賓爲正徵又次上穴夷則爲羽爲宮爲無射謂後穴與第三穴雙發是也如此卽不用半竅謂十二律用兩笛成曲也今按習所且以太常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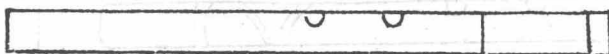
竅法起間聲
亦協律施用

大簾



小箎

大箎



亦新世箎用
籥去弦間簫

簾之爲器有底之笛也暴辛公善之非其所竹者也
大者尺有四寸陰數也其圍三寸陽數也小者尺有二寸
則全於陰數要皆有翹以通氣一孔上達寸有二分而
橫吹之或容覆或潛伏簾爲不齊者也爾雅大埴謂之
蠶蠶則六孔交鳴而喧譁沂則一孔而其聲清辨或曰
簾之爲言啼也或曰沂之爲言悲也豈其聲自空而出
若嬰兒之悲啼然邪周官笙師敎吹埴簾詩曰伯氏吹
埴仲氏吹簾又曰天之牖民如埴如簾是埴簾異器而
同樂伯仲異體而同氣故詩人取以況焉世本以簾爲
管沈約非之當矣先儒言簾有六孔七孔八孔十孔之

說以中聲論之六孔六律之正聲也八孔八音之正聲也十孔五聲正倍之聲也豈其大小異制然邪鄭司農有七孔之異論未免泥乎七音之失也

簾吹孔如酸棗

聖朝簾六孔而橫吹

下二穴在底節外次四穴在前一在後一

大常簾無尺

寸第依編架黃鍾爲合聲然兼七竅而用之未純乎雅

樂也

節外一穴爲太簇半竅爲大呂次上一穴爲姑洗半竅爲夾鍾又次上穴爲蕤賓半竅爲仲呂又次

上一穴爲林鍾又次上一穴爲南呂半竅爲夷則七竅全開爲應鍾半竅爲無射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哨次各

有清聲

和

爾雅曰徒吹謂之和蓋聲過則淫中則和故也周禮之

吹作歛此其意歟

簫

書於海岱惟揚州言簫簫旣敷繼之以瑤琨簫簫孔安國以竹箭爲簫大竹爲簫則簫之爲竹特大於簫其笙簫之類歟儀禮大射儀簫在建鼓之間此之謂也

蕭之酸煥蕭大根蕭數五數楚之間也之謂也

固以竹清為蕭大竹為蕭則蕭之為竹也大竹其至

書外每出竹財取言絲絲則煥燾之以治其絲其至

樂書卷一百三十三終

樂書卷第一百二十三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匏之屬

笙

巢笙

和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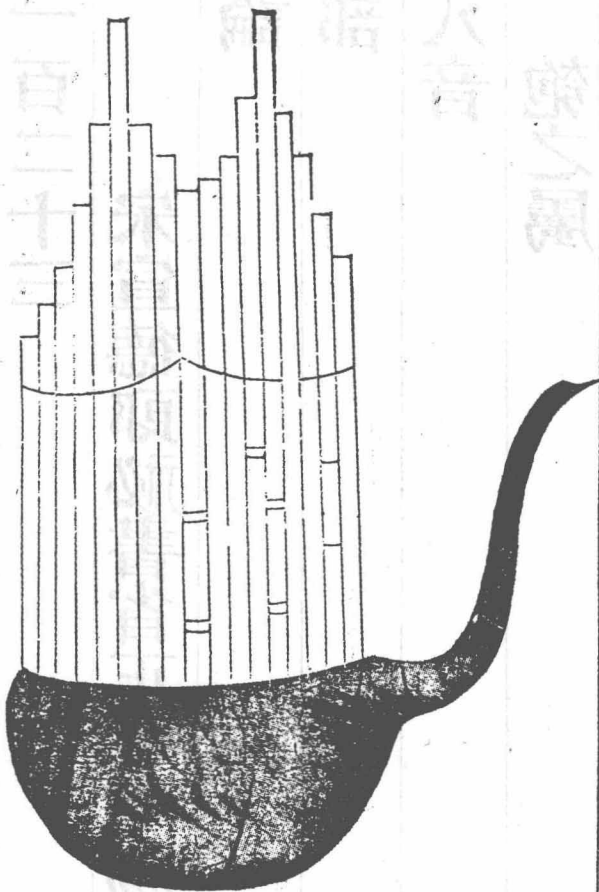
鳳笙

大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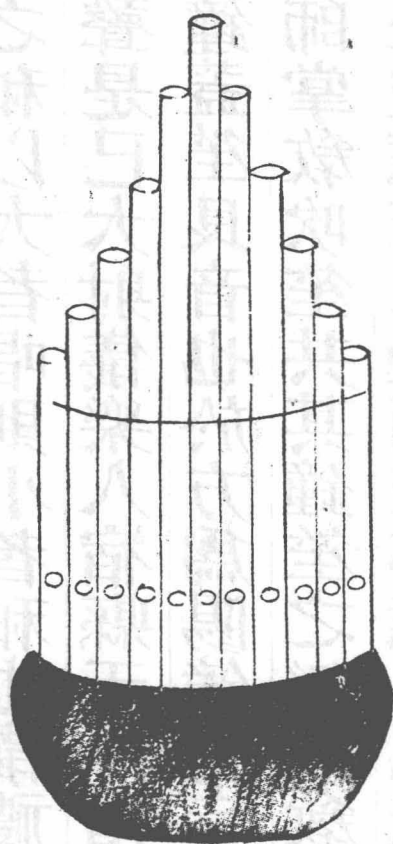
小竽

簫

笙



巢笙



萬物盈乎天地之間入乎坎則革故而趨新故其音革
而爲鼓成乎艮則始作而施生故其音匏而爲笙古者
造笙以曲沃之匏汶陽之簫列管匏中而施簧管端則
美在其中鍾而爲宮蓋所以道達冲氣律中大簇立春

之音也故有長短之制焉有六合之和焉故立經折疑
曰笙者法萬物始生道達陰陽之氣故有長短黃鍾爲
始法象鳳凰蓋笙爲樂器其形鳳翼其聲鳳鳴其長四
尺大者十九簧謂之巢以眾管在匏有鳳巢之象也小
者十三管謂之和以大者唱則小者和也儀禮有之三
笙一和而成聲是已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
西面其南笙鐘蓋笙良音也於方爲陽鐘兌音也於方
爲陰周官笙師掌敎吹笙共其鐘笙之樂以敎誠夏書
曰笙鏞以間是鼓應笙之鍾而笙亦應之也眡瞭掌擊
笙磬詩曰笙磬同音則磬乾音也與笙同爲陽聲是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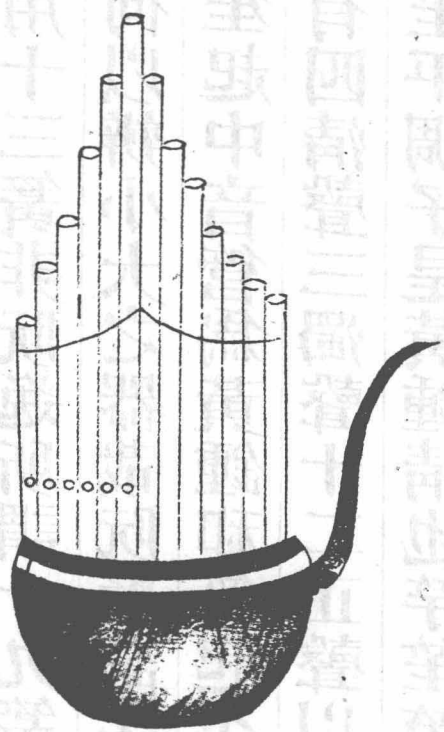
應笙之磬而笙亦應之也笙磬則異器而同音笙鐘則異音而同樂儀禮有眾笙之名而簠在建鼓之間蓋眾笙所以備和奏洽百禮豈特應鐘磬而已哉鹿鳴所謂鼓瑟鼓琴吹笙鼓簧應琴瑟之笙也賓之初筵曰籥舞笙鼓應鼓之笙也檀弓孔子十日而成笙歌儀禮歌魚麗笙由庚笙之類應歌之笙也然則笙之爲用豈不備矣哉此帝舜用之所以鳳儀子晉吹之所以鳳鳴也記曰女媧之笙簧世本曰隨作笙簧庸詎知隨非女媧氏之臣乎黃帝制律以伶倫造鐘以營援則女媧作笙等以隨不足疑矣

聖朝李照作巢笙合二十四聲以應律呂正倍之聲作
和笙應笙竽合清濁之聲又自制大笙上之太樂亦可
謂知復古制矣今太常笙濁聲十二中聲十二清聲十
二俗呼爲鳳笙孟蜀主所進樂工不能吹雖存而不用
比者按習清濁正三倍聲皆得相應誠去四清聲吹之
雖用之雅樂亦惡在其爲不可哉今巢笙之制第一管應鍾清聲應第二管
二中音黃鍾正聲應中音子第三管應鍾正聲應頭子
第四管南呂正聲應第五子五中呂管無射正聲應無六
大托管蕤賓濁聲應托聲七十五管大呂正聲鍾應八
大韻管姑洗濁聲有唐元第五子南呂清聲應鍾四管
十中音子黃鍾清應中音十一托聲管蕤賓正聲應大
托十二著聲管姑洗正聲應大韻十三仲呂管夾鍾正
聲無應十四高聲管太簇正聲十五平調子林鍾正聲
十六平調管林鍾正聲十七大韻大簇濁聲應高聲十

八義聲管夷則正聲無應十
九托聲管仲呂正聲無應聲

和笙

鳳笙



傳曰大笙音聲眾而高也小者音相和也斯不亦笙大
小之辨乎說文曰笙正月之音十三簧象鳳身蓋其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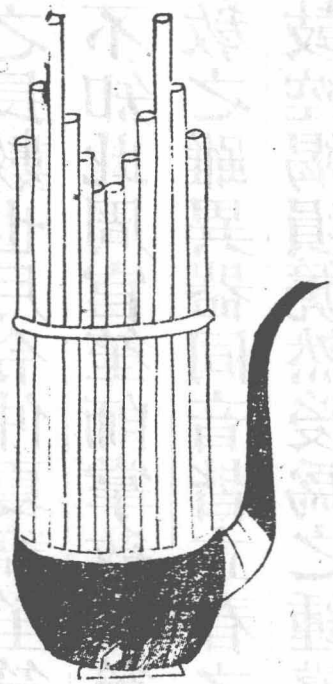
十二以應十二律也其一以象閏也

聖朝登歌用和笙取其大者倡則小者和非阮逸所謂取其聲清和也用十三簧非阮逸所謂十九簧也巢和若均用十九簧何以辨小大之器哉阮逸謂竽笙起第四管爲黃鍾巢笙起中音管爲黃鍾和笙起平調爲黃鍾各十九簧皆有四清聲三濁聲十二正聲以編鍾四清聲參驗則和笙平調子是黃鍾清也竽笙第五子是太簇清也中呂管是大呂清也中音子是夾鍾清也旣已謂之竽矣謂之笙矣安得合而一之爲竽笙邪儀禮所謂三笙一和者不過四人相爲倡和爾孰謂竽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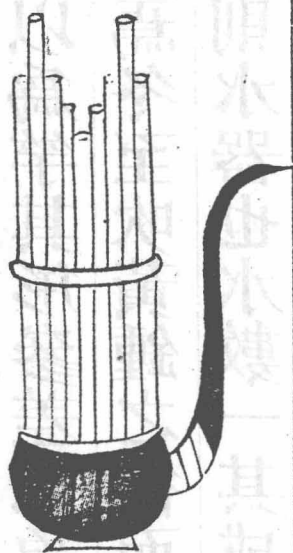
類邪

蔡邕月令章句曰季秋之月上下入學習吹笙所以通氣也管簫笙竽皆以吹鳴者也

大竽



小竽



昔女媧氏使隨裁匏竹以爲竽其形參差以象鳥翼火類也火數二其成數七焉冬至吹黃鍾之律而間音以竽冬則水王而竽以之則水器也水數一其成數則六焉因六而六之則三十六者竽之簧數也因七而六之則四十二寸者竽之長數也月令仲夏調笙竽淮南子謂孟夏吹笙竽蓋不知此周官笙師掌教吹竽笙則竽亦笙類也以笙師教之雖異器同音皆立春之氣也樂記曰聖人作爲鼗鼓柷敔塤簫然後爲之鍾磬竽瑟以和之是樂之倡始者在鼗鼓柷敔塤簫其所謂鍾磬竽瑟者特其和終者而已韓非子曰竽者五聲之長竽先

則鍾瑟皆隨竽倡則諸樂皆和豈聖人制作之意哉說文曰竽管三十六簧象笙以竽宮管在中故也後世所存多二十三管具二均聲焉

聖朝宋祁曾於樂府得古竽有管而無簧列管參差及曲頸皆爲鳳飾樂工皆以爲無用之器惟葉防欲更造使具清正倍三均之聲是不知去二變四清以合乎聲律之正也通禮儀纂曰漢武帝丘仲作竽笙三十六管豈以丘仲作尺四寸之笛遂誤以爲竽邪竽聲重濁與巢相和堂下之樂也樂法圖曰吹竽有以知法度竽音調則度數得矣

簧

易曰天玄而地黃蓋天色以玄爲正以赤爲盛地色以黑爲正以黃爲盛在坤之六五黃裳元吉文在中也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則樂之有簧以宮管在中也莫非簧也有笙中之簧有非笙中之簧鹿鳴曰吹笙鼓簧莊子言簧鼓笙中之簧也君子陽陽左執簧巧言曰巧言如簧非笙中之簧也傳稱王遙有五舌竹簧今民間有鐵葉之簧豈非簧之變體歟

樂書卷一百二十三終

樂書卷第一百二十四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雅部

八音

木之屬

柷控擊

敔梟戛

甄

止

應

鐘筩

磬筩

鐘簏

磬簾錄

論上

論下

植羽

璧翬

業

崇牙樅

樅夏

木之圖

八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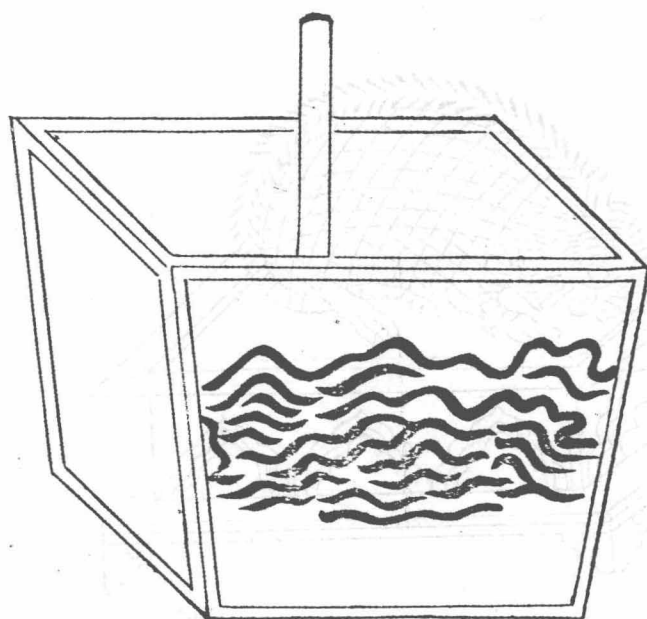
報陪

樂圖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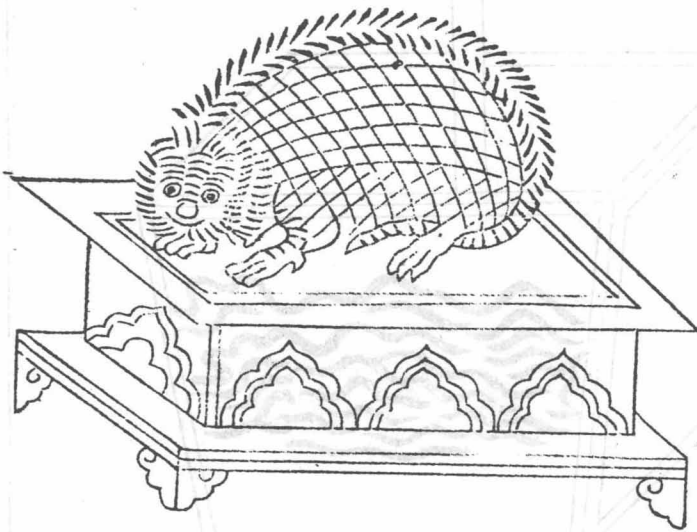
宋宣徽院卿黃公王字淵明

樂書卷一百二十四

祝
控
擊



敵擊夏



而夫已衣育只甄歐普點地婿也以其宮線之西東極

以劍十洲之浪以止樂限所以司為文非卻不至傾

三片之漫出縣之吳只十之類出則似然三變其而

短之為器非難外氣西衣之刻出背育二十十脫

育只之為器非難外氣西衣之刻出背育二十十脫

則一主之也以止樂限外器樂夫之而五非前知之也

之合主古舉出創故外二四錄付八十創幾因八而以

時之為器式二只四下第一只八十中有辨神事刻

堂下樂器以竹為本以木為末明管蒲本出外始末出

周宮小神掌燈辭盤林婿周胎育晉亦曰錢器財團蓋

周官小師掌敎播鼗祝敎周頌有瞽亦曰鼗磬祝圉蓋堂下樂器以竹爲本以木爲末則管籥本也祝敎末也祝之爲器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也陰始於二四終於八十陰數四八而以陽一主之所以作樂則於眾樂先之而已非能成之也有兄之道焉此祝所以居宮縣之東象春物之成始也敎之爲器狀類伏虎西方之陰物也背有二十七鉏鋸三九之數也櫟之長尺十之數也陽成於三變於九而以陰十勝之所以止樂則能以反爲文非特不至於流而失已亦有足禁過者焉此敎所以居宮縣之西象秋

物之成終也書曰戛擊禮曰楷擊樂記曰聖人作爲控
楫荀卿曰執柷拊控楫似萬物蓋柷敵以控楫爲體控
楫以戛楷擊爲用也爾雅曰所以鼓敵謂之止所以鼓
柷謂之籤則柷以合樂而作之必鼓之欲其止者戒之
於蚤也敵以節樂而止之必鼓之欲其籤者潔之於後
也然樂之出虛故其作樂虛控必欲空琴必用桐拊必
用糠皆以虛爲本也及其止則歸於實焉此敵所以爲
伏虎形歟然樂之張陳戛擊必於堂上柷敵必於堂下
何邪曰柷敵器也戛擊所以作器也器則卑而在下作
器者尊而在上是作樂者在下所以作之者在上在上

命物者也在下受命者也豈非貴賤之等然邪本夫堂上之樂象廟朝之治堂下之樂象萬物之治荀卿以拊祝桴皆一物而異名荀卿以祝桴離而二之亦誤矣華譚新韶謂桴皆不如流鄭之樂真有意哉

止者祝之有推名也籤桴

敵之名也

聖朝太樂祝爲方色以圖瑞物東龍西虎南鳳北龜而底爲神螾敵因唐制用竹以二尺四寸折爲十二莖樂將作先擊其首次三夏鉏鋸而止與舊祝四面畫山卉用木櫟鉏鋸者異矣雖曰因時制宜要之非有意義孰

若復古制之爲愈哉先儒以祝爲立夏之音又謂乾主
立冬陰陽終始故聖人承天以制祝敵一何疎邪晉宋
故事四箱各有祝敵同時夏作亦非古人之制也隋牛
洪罷之不亦宜乎

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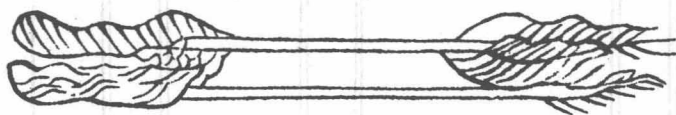


應樂猶應之應物其獲也小矣故小鼓謂之應所以應
大鼓所倡之聲也小春謂之椿所以應大椿所倡之節也
周官笙師掌教牘應牘長七尺應則如桶而方六尺五

寸中象柷有椎連底左右相擊以應柷也斯不亦大小之辨乎禮圖其形正圓而外皆朱唐樂圖及大周正樂皆外黑內朱然以理推之一在木下爲本在木上爲末在木中爲朱則木之爲物含陽於內南方之火所自而藏也故應以木爲之而內外朱焉固其理也彼持內黑之說真臆論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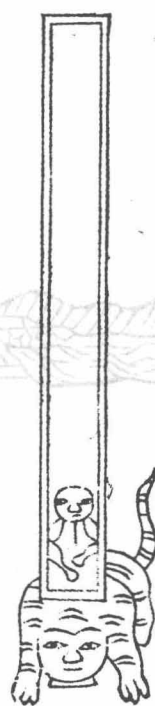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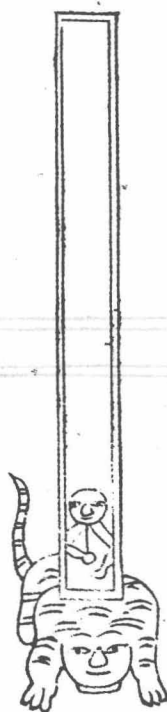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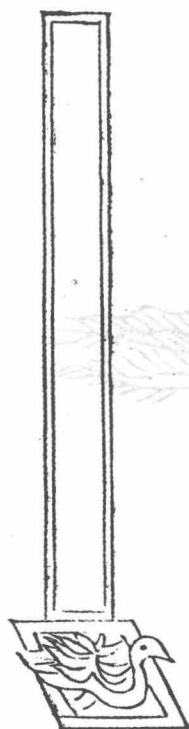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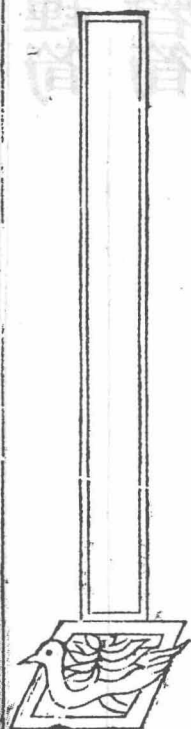
鍾筍

磬筍



鍾簏

磬簏
鐻



論上

樂出於簾而寓於器本於情而見於文寓於器則器異
異簾見於文則文同同筍鐘簾飾以羸屬磬簾飾以羽
屬器異異簾故也鐘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若竹之
有筍然文同同筍故也筍則橫之設以崇牙其形高以
峻簾則植之設之以業其形直以舉是筍之上有業業
之上有崇牙筍之兩端又有璧翬鄭氏謂戴璧垂羽是
也蓋簾簾所以架鐘磬崇牙璧翬所以飾筍簾夏后氏
飾以龍而無崇牙商飾以崇牙而無璧翬至周則極文
而三者具矣故周頌曰設業設簾崇牙植羽是也鬻子

謂大禹銘於筍簋曰敎寡人以道者擊鼓敎以義者擊鐘敎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語以訟獄者揮鞀其言雖不經見彼蓋有所受亦足考信矣周官典庸器祭祀帥其屬設筍簋古禮也大喪廡筍簋凶禮也喪禮旌旂璧琫與筍簋同者爲欲使人勿之有惡焉爾筍亦爲簋者以生東南故也虞亦爲簋者以樂出虛故也

論下

木謂之簋大版謂之業故靈臺詩曰簋業維樅鼗鼓維鏞有瞽詩曰設業設簋崇牙樹羽其詩見於考工記以梓人推之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脂

者膏者宗廟以爲牲羸者羽者鱗者樂者以爲筍簋故
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胷耀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
羸筍常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
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故梓人以爲鍾簋銳喙
決吻數目虛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常無力而
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
而遠聞則於磬宜故梓人以爲磬簋擊其所縣而由其
簋鳴故書傳言鳴鐘鳴球孰非本此歟小首而長搏
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鐘磬之筍其文凡攫網
援簪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眊必撥

爾而怒其於任重也何有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頽爾如委矣其於加任也何有故且其匪色必似鳴矣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古人爲筍簴之制遠取諸物而象其宜如此故古人銘之曰周因商禮損益可知不其偉歟秦始皇建千古之鐘立萬石之簴漢儀高廟撞千石之鐘十枚豈亦襲秦人侈心之弊而不釐正之邪李尤銘曰漢因於周由若重規人因秦器事有可施其言過矣漢魏以來有四廂金石之樂其架少則或八或六多則十六二十至隋唐始益爲三十六架高宗蓬萊宮充庭有七十二架飾筍以飛龍飾趺以飛廉飾簴

以摯獸上列植羽旁垂流蘇武后稱制飾宮縣之樂廟朝以五采軒縣以朱五郊各從方色非三代之制也

聖朝依倣古制天子宮縣罇鐘十二簋編鐘十二簋編磬十二簋凡三十六簋各依辰次每罇鐘左右設編鐘編磬再辰次列三架今太常按習

御制曲譜宮縣每奏一聲罇鐘一擊之編鐘磬三擊之清濁先後互相爲應大昭小鳴和之道也簋亦爲鑠者莊周述梓應將削木爲鑠未嘗敢以耗氣齊七日忌吾四支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區別見成鑠然後加手故見者驚猶鬼神抑何妙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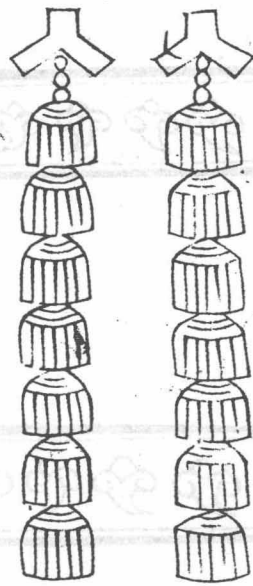
古者鐘磬簋皆取中簋之木故擊其所縣而由其簋鳴今鐘磬

之簾例以實木爲之故其鳴
不由簾非先王制作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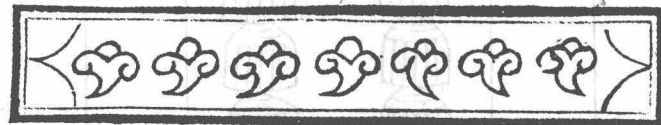
植羽



璧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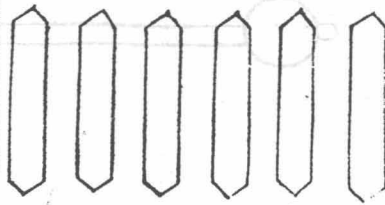
業



爾雅木謂之簾大版謂之業筍簾之有業蓋所以形容
先王德業成於上而樂作於下象其成焉爾故文王德

業成於靈臺曰簾業維樅成王德業成於有瞽而曰設業設簾意可觀矣

崇牙



木之性主乎仁故檜之爲木柏葉松身則葉與身皆曲以曲而會之故音會計之會樅之爲木松葉柏身則葉與身皆直而從之故音從容之樅崇牙之體也文王以

德行仁亦如之矣

樅



撞鐘鼓謂之樅漢書司馬相如傳謂樅金鼓古樂歌所
謂夏玉樅金豈謂是邪

樂書卷一百二十四終

樂書卷第一百二十五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胡部

八音

金之屬

序胡部

方響

響鐵

編鐘

此係胡樂編鐘

正銅鈸

和銅鈸

銅盤

銅鐃

銅鉦

銅角

吹金

龍頭角

大銅鼓

中銅鼓

小銅鼓

鐵拍板

銅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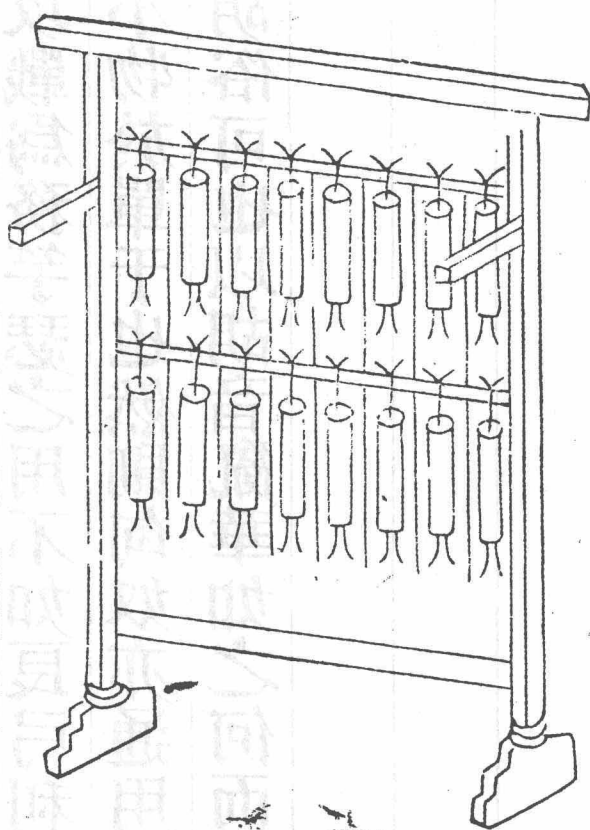
八音 序胡部

周官鞀師掌教鞀樂旄人掌教舞夷樂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凡祭祀饗燕用焉然則胡部之樂雖先王所不廢其用之未嘗不降於中國雅部之後也故鞀師旄人鞀鞀氏所以居大司樂之末歟後世以感策爲

頭筦進之雅部之前失先王所以立樂之方也臣嘗觀漢明帝時北單于來請音樂詔報曰前單于言先帝時賜呼韓邪竽瑟筦篥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尙未安方屬武節以攻戰爲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不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也然則匈奴亦通用中國樂矣用華音變胡俗可也以胡音亂華如之何而可

方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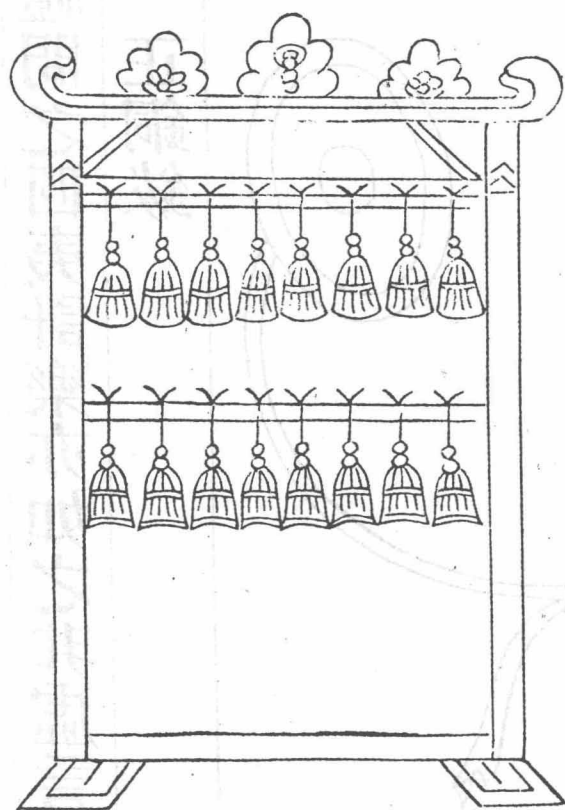
響鐵



大周正樂載四涼清樂方響一架十六枚具黃鍾大呂
二均聲唐武宗朝朱崖李太尉有樂吏廉郊嘗攜琵琶
於池上彈蕤賓調忽聞芰荷間有物躍出其岸眎之乃

方響麤賓鐵也豈指撥精妙能致律呂之應然邪和凝
有響鐵之歌蓋本諸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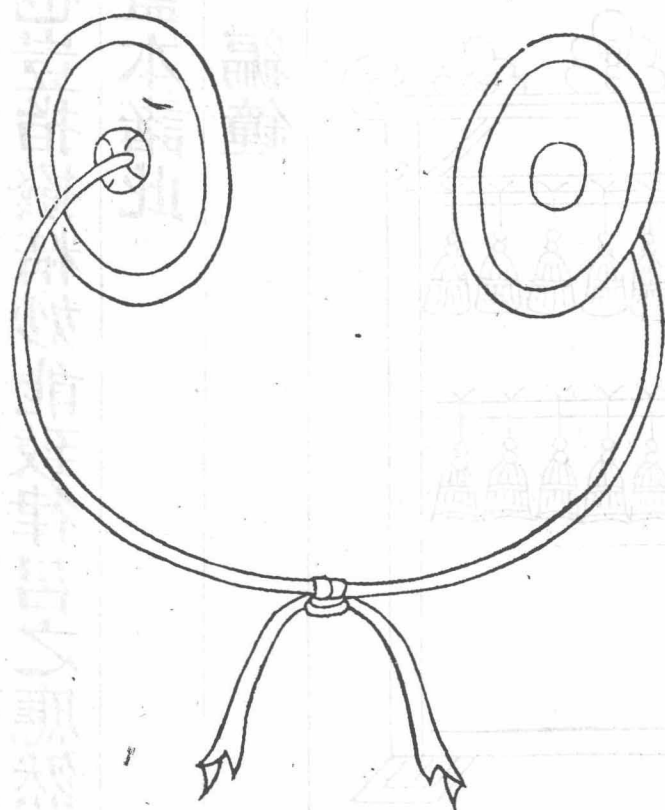
編鐘



唐西涼部非特有方響亦有編鐘焉豈中國之制流入

於四夷邪齊武帝始通使於魏僧虔謂其兄子儉曰古語謂中國失禮問之四夷計樂亦如之非虛言也

正銅鈸



銅鈸本南齊穆士素所造其圓數寸大者出於扶南高昌疎勒之國其圓數尺隱起如浮漚以韋貫之相繫以和樂唐之燕樂法曲有銅鈸相和之樂今浮屠氏法曲用之蓋出於夷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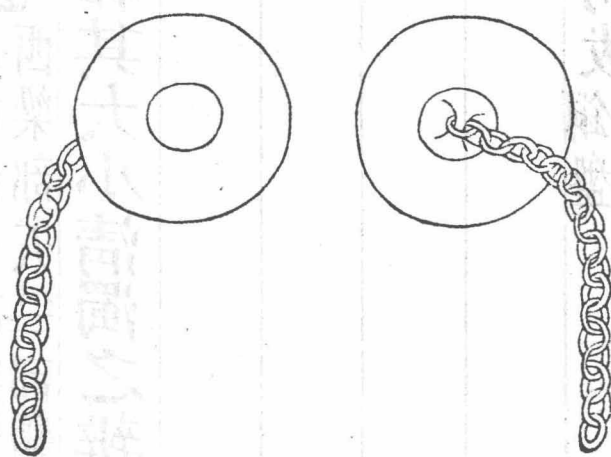
唐胡部合諸樂繫小銅鈸子合曲西梁部天竺部龜法部安國部東

國部亦用之一

然有正與和其大小清濁之辨歟

和銅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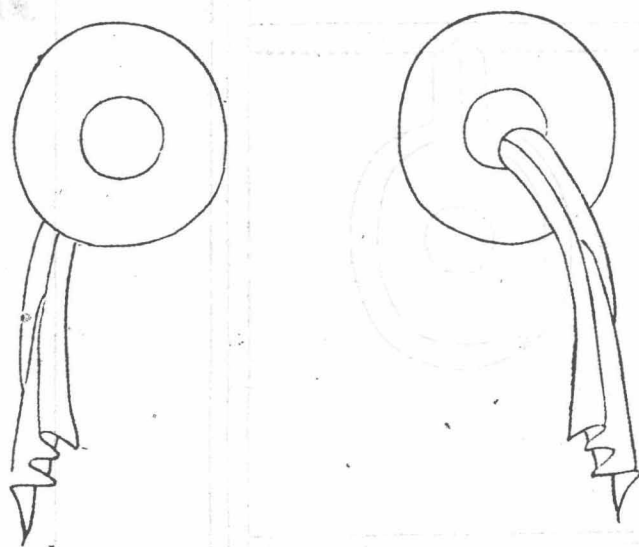
銅盤



銅鈸謂之銅盤本西戎南蠻之器也昔晉人有銅澡盤
無故自鳴張茂先謂人曰北器與洛陽宮鐘聲相諧宮
中撞鐘故鳴也後驗之果爾大抵音比則和聲同則應

非有物使之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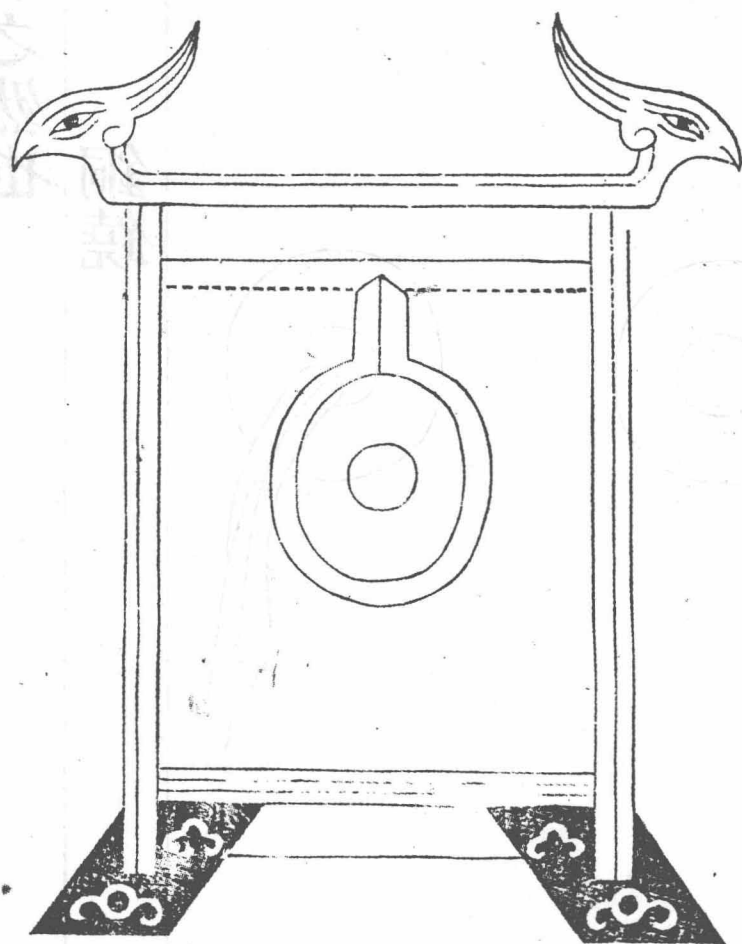
銅鏡



浮屠氏所用浮漚器小而聲清世俗謂之鏡其名雖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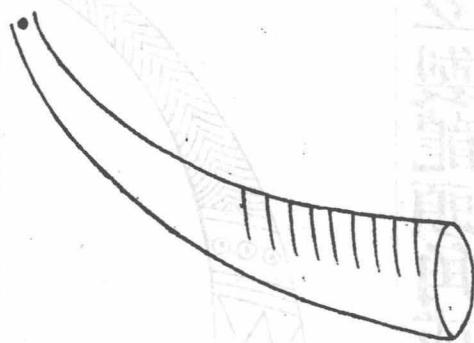
四金之饒同其實固異矣

銅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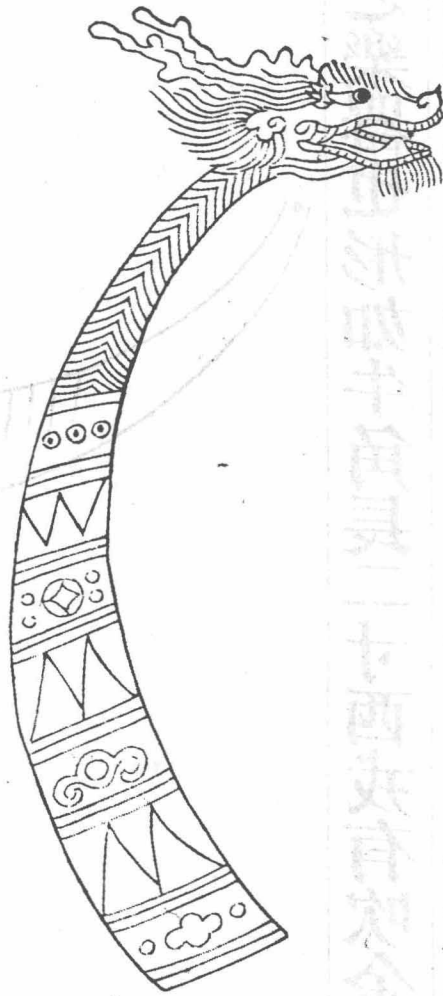
鉦如大銅疊縣而擊之南蠻之器也

銅角 吹金



銅角高昌之樂器也形如牛角長二寸西戎有吹金者
銅角是也陶侃表有奉獻金口角之說謂之吹金豈以
金其口而名之邪或云本出吳越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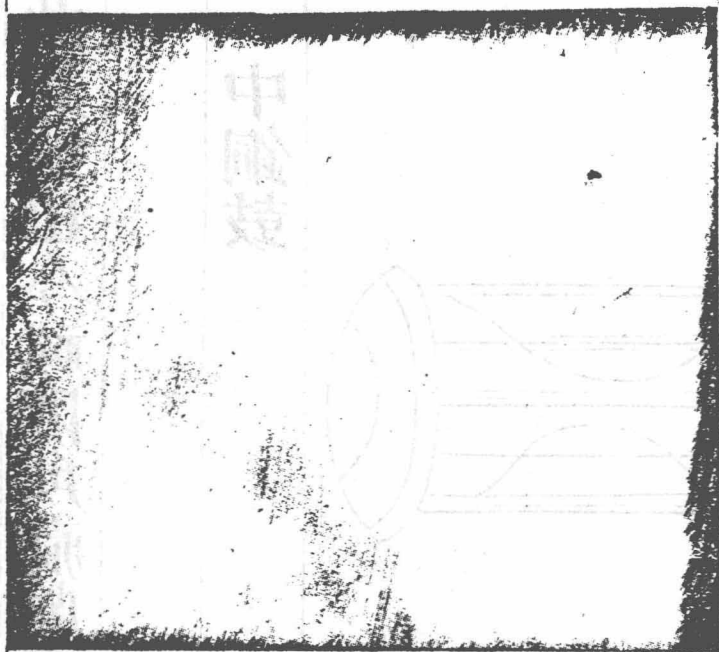
龍頭角



晉書安帝記曰相立製龍頭角或曰所謂元龍角者也
大抵角頭象龍其詳不可得而知之史荅武昌記曰武
昌有龍山欲雨上有聲如吹角然則龍頭角豈推本而

爲之乎傳曰角十二具於鼓左右後列各六具以代金
然則曰金之制不尙其來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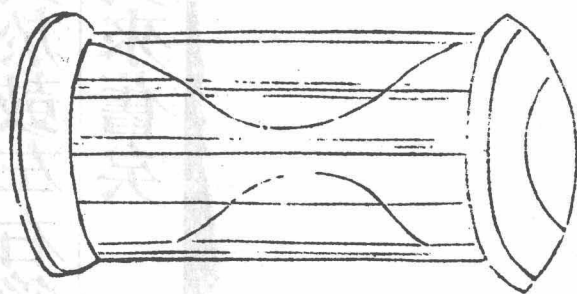
大銅鼓



銅鼓鑄銅爲之作異獸以爲飾惟以高大爲貴面濶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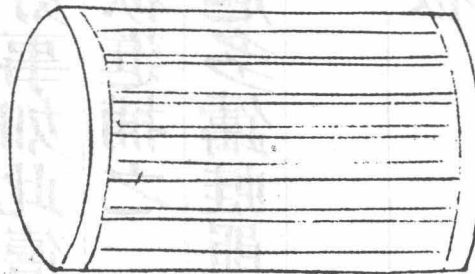
餘出於南蠻天竺之國也昔馬援南征交趾得駱越銅鼓鑄爲馬式此其迹也今祕閣所藏頗多特其大小異制爾

中銅鼓



銅鼓之小者或大首纖腹或容體廣面雖以銅爲體要須待革成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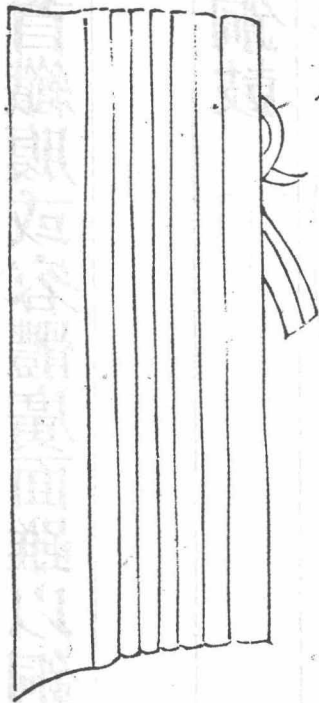
小銅鼓



唐樂圖所傳天竺部用之蓋以革冒其一面形如腰鼓面廣三尺面與身連遍有蟲魚草之狀擊之響亮不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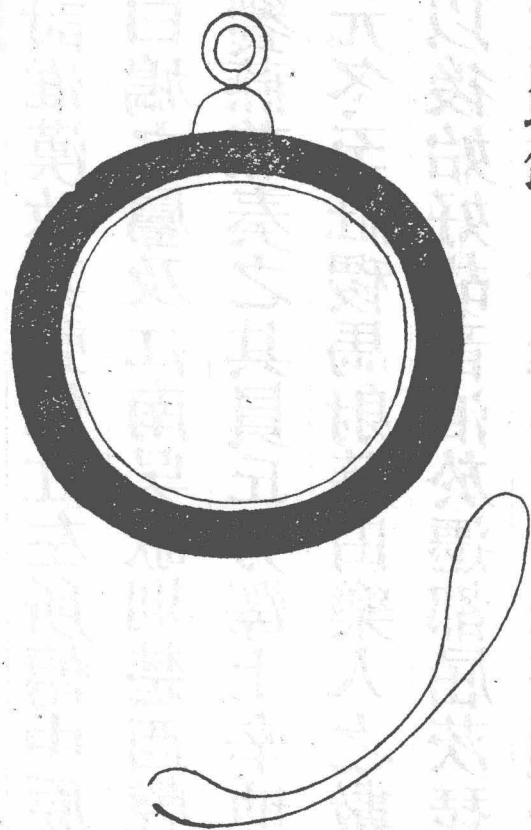
鳥鼉唐正元中驃國進樂亦有是鼓咸通末龔州刺史張直方因葺城池掘得一銅鼓以爲無用之物捨于延慶寺以代木魚其不好事如此僖宗朝林藹守高州鄉墅牧童聞日中蛤鳴欲進捕之一蛤躍入穴中掘而取之得一銅鼓其上隱起多鑄蛙黽之狀豈鳴蛤乃銅鼓之精邪

鐵拍板



九部夷樂有拍板以節樂句蓋本無譜也唐明皇遣黃幡綽造譜乃於紙上畫兩耳進之上問對曰但有耳道則無失節奏矣韓文公自爲樂句大周正樂所傳連九枚今教坊所用連六枚蓋古今異制也

銅鐸



後魏孝文帝討淮漢收其聲伎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荆楚西聲總謂清商至於殿廷饗燕兼奏之其員丘方澤上辛地祇五郊四時拜廟三元冬至社稷馬射藉田樂人之數各有差等焉自宣武以後始好胡音洎於遷都屈茨琵琶五絃箜篌胡篴胡鼓銅鈸打沙羅其聲大抵初頗紆緩而轉躁急蓋其音原出西域而被之土木故感其聲者莫不奢淫躁競舉止佻輕或踴或躍乍動乍息躑腳彈拍撼頭弄目情發於中而不能自止此誠胡聲之敗華俗也可不禁之哉

樂書卷一百二十五終

樂書卷第一百二十六

宋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陳暘撰

樂圖論

胡部

八音

石之屬

夷樂論

編磬

玉蠡

骨管

牙管

土之屬

胡缶

夷樂論

王者用先王之樂明有法也用當代之樂明有制也用
四夷之樂明有懷也東夷之樂曰昧持矛以助時生南
夷之樂曰任持弓以助時養西夷之樂曰株離持鉞以
助時殺北夷之樂曰禁持楯以助時藏皆於四門之外
右辟四夷之樂也東夷之音怨而思南蠻之音急而苦
西戎之音悲而洌北狄之音雄以怒四夷之聲也東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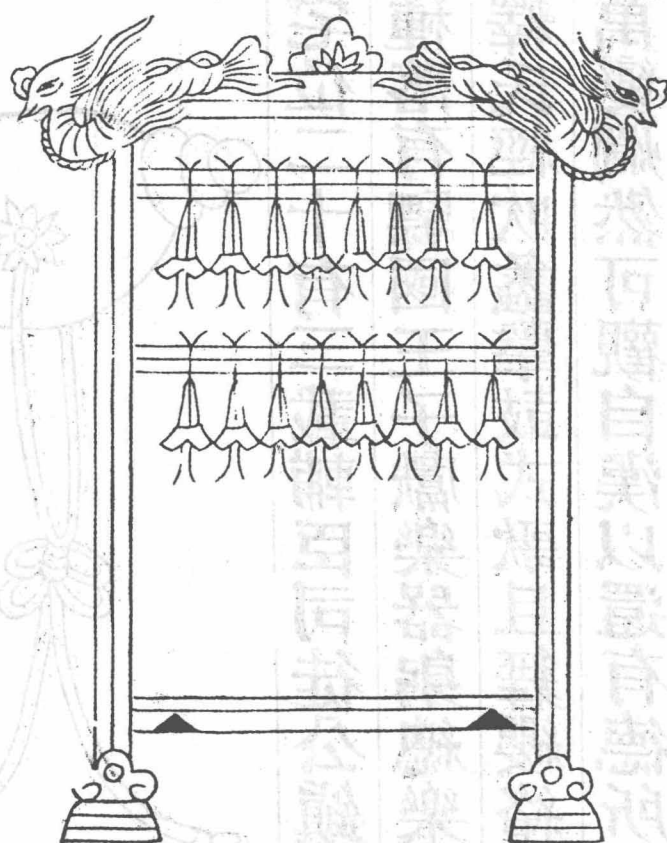
之舞緩弱而淫褻南夷之舞蹻迅而促速西夷之舞急
轉而無節北夷之舞沉壯而不揚四夷之舞也四夷樂
舞如之則其歌可知先王之於夷樂雖有所不廢然夷
不可亂華哇不可干雅蓋亦後之而弗先外之而弗內
此夾谷之會而齊人奏之孔子所以卻而欲兵之歟然
周官夷樂必使鞮鞻氏掌之何也曰以王制推之被髮
文身爲東夷雕題交趾爲南夷衣羽毛爲北夷至於西
夷則被髮衣皮而謂西方曰狄鞮鞻氏以衣皮名官也
鞮則去毛以爲革有去彼適我之意而所履者有是而
無非矣揚雄所謂東鞮後世有鞮者亦是意也匈奴謂

漢曰若鞮豈知禮義者之言乎由是觀之鞮鞞蓋四夷所履也記禮者以之名其官非特所履爲然鞞師以所服名之旄人以所執名之是夷人之樂不可得而詳所可得而知者不過是三者而已明堂位曰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今夫四夷之樂惟天子得用之豈魯以蕞爾之國亦得用之乎以爲周公有人臣不可及之功用之於太廟可也以爲廣魯於天下是啓魯公僭亂之心非達禮者之言也竊意魯之俗儒溢美其國而張大之以欺惑後世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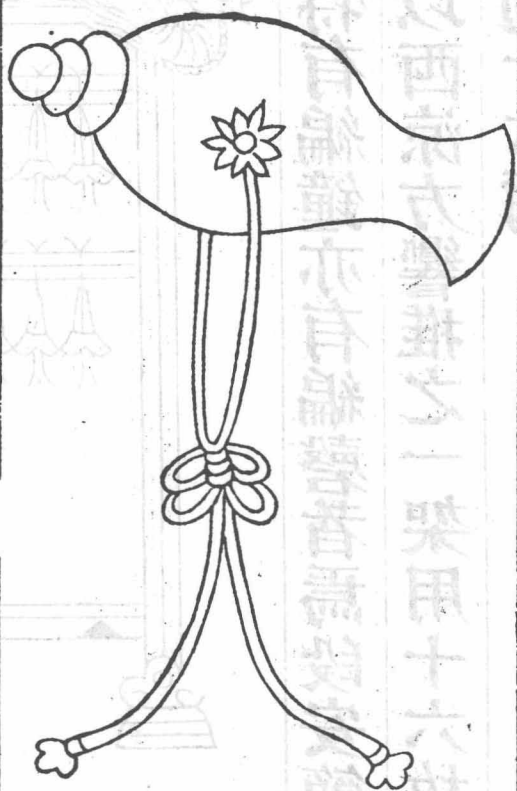
編磬

十六枚

唐西涼部之樂非特有編鐘亦有編磬者焉段安節樂府雜錄論之詳矣以西涼方響推之一架用十六枚則其編鐘編磬亦不過十六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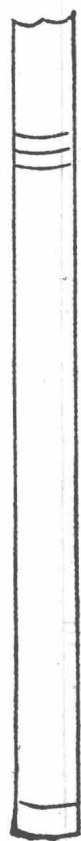
玉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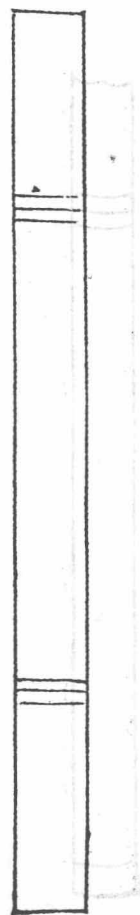
唐正元中天子宅位二十有三載輔臣司徒公鎮蜀十
有七年五印度種落有驃國王子獻樂器躬總樂工凡
一十二曲皆演釋氏經吹螽擊鼓式歌且舞纓絡四垂
珠璣粲發周流萬變爛然可觀自漢以還有德所感文

字或至聲樂未聆如斯之盛也已而付史臣下太常時
伶官隸樂章薦清廟而唐次爲之作頌使焜耀圖牒被
後世而垂無窮亦一時盛事也蠡聲若林邑每擊鼓以
警眾吹蠡以卽戎則蠡又不特用於樂矣尚書

夏啟以羊骨爲骨管無不刺而用之今楚穴蕭而不



牙管



哀筓以羊骨爲管而無孔惟恤禮用之今鼓吹備而不
用以觶篴代之鹵簿與熊羆十二案工員尙存焉

聖朝更以紅象牙管竅而吹之其聲與律隔八相吹仍
羊骨舊制焉

土之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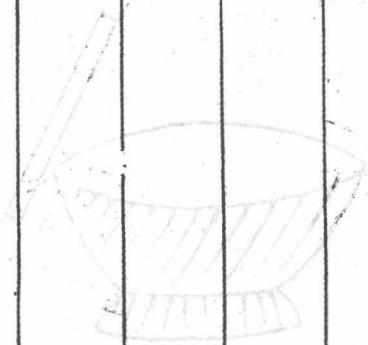
胡缶



古者西戎用缶以爲樂黨項國亦擊缶焉然則缶本中國樂竊意夷人竊而用之也李其曰擊甕扣缶眞秦之聲豈以秦人盡有西戎之地而爲此聲故也

鐘豈以秦人盡育西戎之賦而爲此聲姑也

國樂辭意夷人辭而用之也李其曰擊壤昨玉真秦之
古昔西戎用玉以爲樂黨即國本擊玉爲然則玉本由



樂書卷一百二十六終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 第二辑 8

作者 = 王耀华，方宝川主编；郑俊晖本册执行主编

页数 = 5 6 6

S S 号 = 1 3 1 6 5 5 4 1

出版日期 = 2 0 1 2 . 1 0

出版社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